

# 警 告

法帝里

里爾瓜

# 警 告

著 者 馮 斯 各  
譯 者 袁 意 可

# 目次

第一章：顯現的經過	一
第二章：見證人的履歷	八〇
第三章：敬禮	一二九
第四章：奇蹟	一五四
第五章：聖母無玷聖心	一九八

# 第一章：顯現的經過

## 聖瑪利亞之邦

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着。被譽為「和平教宗」的本篤第十五世，爲阻止戰爭用盡了一切的方法，仍是徒然。燎原的戰火，蔓延一國又一國，波及一洲又一洲，終至威脅了全世界，各國都有被牽入戰禍的危險。

一年以前不幸這小小的葡葡牙國，也加入了戰團。此後，它的青年天天送上前線，變爲砲灰；它那微小的物資，日趨枯竭。國內到處是饑饉災荒，遍地是疾病死亡。在這絕望的時候，從戰爭的紛亂中突然響起一個呼聲，相似報告和平的鐘聲：「到法蒂瑪去！到法蒂瑪去！」這聲音傳遍了全國，使每一個人都聽得到。

法蒂瑪是什麼呢？連熟悉葡國歷史地理的葡國通也未必知道。原來穆汗默德有一個愛女，死於六三二年，她的名字就叫作法蒂瑪。後來有一個著名的王朝，沿用她的名字稱爲法蒂米德朝，此外沒有聽說一個人，或是一座城是叫作這名字的。

然而，二十五年後的今日呢，完全不同了，這名字已經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不但在葡國國內，而且幾乎整個歐洲以及海外的許多國家，無不日趨喧嚷人口。

法蒂瑪是萊利亞教區所屬的一個小木堂村鎮，位於里斯本的北方，相距一一〇公里。地處賽拉達兩山脈之間，也差不多適在葡國的中心。在聖母顯現時，該村人口約有二千七百名之多。

法蒂瑪是一個很古的小村，這名字，如同該地其他很多的村名，是純粹的阿拉伯語。關於它起源的歷史，本因年久失傳，但在民間尚流傳着一個美麗的故事：

一五八八年葡國的大部國土——從泰哥到南境——尚處於阿民的統治之下。在一個若望節的早晨，有一隊阿拉伯的青年——內有騎士和女子——服裝華麗，騎着駿馬，由亞爾加瑟村到撒多河去；正在進行之中，突被埋伏的葡萄牙騎兵襲擊。這騎兵由威振摩兩人的赫明格斯將軍，混號「摩兩人的吞食者」所率領。阿拉伯的騎兵隊一部份奮勇抵抗而戰死，一部份（內中也有女子，）作了俘虜，被送往桑達蘭去；葡萄牙王國的創業者亨利桂茲，即駐紮於此。

國王深讚騎士的忠勇善戰，徵詢赫明格斯將軍願意要甚麼獎賞。

將軍答以：「願陛下神威致勝，小臣無功；但願求賜法蒂瑪為妻，以作紀念。」

法蒂瑪是亞爾加塞地方的姑娘，在被俘的女子當中，是最高貴的一位小姐。

國王允諾了他的要求，但是附有一個條件：她必須奉教也同意結婚才可。

法蒂瑪同意了。她受了公教的教育，領洗進教，取名歐倫納。在舉行結婚典禮時，國王將亞布得加斯城賜封赫明格斯，從此那城便更名歐倫納，即今日之歐倫是也。

逝水流年，光陰荏苒，而反撒拉才人的戰爭仍不斷進行着。歐倫納偏偏紅顏薄命，不幸芳齡夭折！赫明格斯將軍極為悲傷，矢志守節，遂棄俗修道，進了聖伯爾納德的修院。這修院在不久以前是國王敕建的，距歐倫城有三十公里之遙。

多年之後，修院院長把歐倫納的遺骸，遷葬於離歐倫六公里遠的一個小村子裏。他為恭敬聖母在那裏又建築了一座小堂和一座小型修院。從那時起，這小村子便叫作法蒂瑪。

這便是那故事的始末。

那修道院延續到十七世紀的末葉，小堂今日猶在。以後論法蒂瑪，歷史上也沒有甚麼記載。不過在十三世紀的時候，葡國的騎士爲保衛十字旗，在那地方同回族作過許多血戰，博得了極大榮譽。

一三八五年的聖母升天瞻禮之前夕，國王若望第一世率同葡萄牙的民族英雄，真福派肋拉，把加斯地里侵入葡國的勁敵擊敗。當時葡軍勢力單薄，對抗強敵，但他們依靠童貞聖母的保護，奮勇作戰，得了輝煌的勝利；由此一戰確定了葡國獨立的大局，也安下了將來擴展的基礎。國王若望把這勝利歸功於聖母，爲紀念此事，他命建造一座美麗的大堂，奉獻與「勝利之母」瑪利亞。此外又建築了一座修道院，附屬與大堂，名之爲「戰役」，這是地道的哥特式建築的一個珍品，委託多名我會的修士管理。會裏的神父把提倡當地人民，熱心念玫瑰經，視爲自己特別的任務。而人民也居德極願接受，爲此玫瑰經敬禮，在該處根深蒂固，至今不衰；不但在家庭中保持如故，即使在兒輩中間，亦習念不懈。爲將來領受聖母大量頒施的聖寵，正是一種很好的準備。

現在我們即開始敘述聖母在歐洲僻處的一隅，所顯的奇蹟，當然我們相似對其他的歷史事實一樣，要感覺自然的興趣，然而尤要以兒童天真的情緒歌頌聖母的光榮與慈惠。

### 第一次顯現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星期日

在法蒂瑪附近有一個小村子，名叫阿爾猶特崗。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有這小村裏的三個小牧童，在村前的高崗上牧羊。他們三個天天來在此處。其中最大的是露茜，（註一）女孩，十歲；方濟，

（註一）露茜生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廿二日。父親安多尼·里斯桑道斯（Antonio dos Santos），母親瑪利亞羅撒·里斯桑道斯（Maria Rosa dos Santos）。以後簡稱桑道斯夫婦（共姊妹六人，四個姐姐一個哥哥，露茜最小。

男孩，九歲；雅琴，女孩，僅七歲。方濟和雅琴是同胞兄妹，（註二）露西是他們的表姐。三個孩子是那麼天真，正如同他們牧放的小綿羊。他們雖不識字，但都會熱心念玫瑰經，也勉力學要理問答。他們當中只有露西一個人開過聖體。

那天他們把兩家的羊合成一羣——向他們多次這樣作法 趕往高四達依里亞（Cova da Iria）（註三）的草地上牧放。在那裏有露西亞家裏的一小塊田地，裏面栽着冬青樹和橄欖樹。孩子們快樂的玩着，時間很快地過去了，天已近中午。他們每天這時要向聖母致敬，今天依樣照作，跪在地上恭念玫瑰經後，仍繼續作他們最喜歡的遊戲；用從山坡上拾來的石子蓋成小屋。這或許正是一種預言，或是一種無意識的象徵吧？今日的法蒂瑪大堂正是蓋在那地方呢。

他們雖然極有與敵地遊戲着，但仍不忘注意羊羣，頻頻顧視着牠們。但是怎麼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打了一個閃！他們大吃一驚，往天空裏望去，卻沒有發見絲毫的雲霓。

「也許是山後來了暴風雨吧？更好我們還是回家去！」露西說。她的兩個玩友當然同意，因為剛才那明亮的閃光，使他們大為驚恐；於是他們就趕着羊羣，急忙地往村上走去。

但是他們剛走到半山坡裏，一棵大冬青樹下——這樹今日猶在——又打了一個閃，比頭一個更為強烈，照得他們目眩。他們滿懷恐懼的心情，更加緊步伐向前跑着，剛跑到小山的腳下，奇怪的很，他們就好像足下生了根，動也不能動了，他們嚇得目瞪口呆，不能說話。在他們前面，數步之地，一棵小冬青樹上，（註四）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子，驤然出現，身的周圍繞着光圈，光芒四射，比太陽還亮，她以極和藹的態度，安慰孩子們道：

「你們不要怕，我不加害於你們！」

孩子們仍呆站不動，出神地注視着。那奇特的女子像似十五到十八歲的一位妙齡少女，身穿雪

白的長衣，領間以金繩作結，下邊直垂足部，外面另罩着一件金邊的披紗，遮蔽着頭部和整個軀體。兩足僅踏多青櫛的梢葉，兩手捧在胸前，手上掛着一串白珠銀苦像的念珠。面部尤顯光輝，然而而在純潔溫柔的玉貌之間，略現一些愁容。（註五）

最後還是露茜壯着胆子，嗚嗚的問道：

「您是從那裏來的？」

「我是從天上來的。」

「您要我們作什麼？」

「我要你們每月十三號，如同今天這時，到這裏來，直到十月為止，一共六次。在十月裏我要告

（註二）方濟生於一九〇八年六月十一日；羅琴生於一九一〇年三月十一日。父名厄德勞爾伯多祿瑪爾道（Bert

manuel Pedro Marto），母名奧林匹亞亞耶蘇瑪爾道（Olimpia Von Jesus Marto）——以後簡稱瑪

爾道夫婦——共姊妹十一人，方濟和羅琴是最小的兩個。

（註三）高凹讀依里亞即是依里亞谷地的意思。它相似一個天然的圓劇場，直徑約長五百公尺，距法塔瑪約三公

里，以後我們簡稱依里亞，或依里亞盆地。

（註四）那小樹在第一次顯現時約有一公尺高。後來熱心的觀衆先把樹葉摘去，繼而把樹枝折下，最後連樹幹也

漸漸地截去了，直到完全沒有。

（註五）我見的那像，聖母似乎有兩件外衣。假使我會畫的話（即使你會畫，也畫不出來，因為我的言語，無法

形容），我要畫她穿一件簡單而雪白的衣服，外罩一件披紗，上面襯着下緣衣邊。它的光澤和漂亮我畫

不出。別的飾品不提，我但記得圍繞着披紗有一條細的金線，露在外面，相一道極明的日光。這比較與實際相差太遠，但我不會別的形容」。（羅蘭）

訴你們，我是誰，也說明我要你們作什麼。」

緘默了片刻以後，露茜又開始問道：「您既是從天上來的……我也能到天上去麼？」

「是的」，那美麗的女子答道。

「雅琴呢？」

「他也去。」

「方濟呢？」

那女子看了看方濟，以慈母的口吻，含有和緩的告戒說道：「他也去，不過他還需要多念玫瑰經……」

露茜又問起兩個女孩子的禍福，她們是在不久以前逝世的。那女子答以，一個在天堂一個在煉獄。然後她又繼續說道：

「你們要不要把你們奉獻與天主，準備作一切犧牲也接受他賜與的一切痛苦，為補贖有傷天主尊嚴的許多罪惡，為求得罪人的悔改，為賠償聖母無玷聖心所受的輕慢和侮辱？」

「是的，我們願意」，露茜以三人的名義，誠執地答道。

那女子顯出慈母的姿態，讓孩子們曉得，她對於他們純潔心靈的慷慨，表示極大的愉快。然後她預告她們，不久他們要遭受許多痛苦，但是天主的聖寵要時時堅固和安慰他們。

那女子在說最後幾句話的時候，展開她那捧著的手，射出一道奇妙的光，照到三個小見證的身上。據露茜說：「那光是和緩而有力的，可以沁透人的心胸，直達靈魂的最深處。藉着這光，我們在天主內，看見我們自己，比用最明亮的鏡子，照得還覺清楚。」

於是三個孩子跪下呼道：

「啊！至聖聖三，我欽崇您！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我愛慕您！」

那顯現者以後又命令孩子們，要每天恭念玫瑰經，如同剛才念的一樣，為世界求和平。

說完這些話以後，她便升起，向東方飄然而去。後來據露茜坦白的述說，那女子的足並不見動，她是一直的走着，直到消失在太陽的光中。

這時三個孩子也由出神而還醒。

可是羊羣呢？……在顯現的時候，方濟因為受不了那奇妙光輝的刺激，屢次轉眼他視，因此曾一度發覺，羊羣跑進鄰家的一塊豆地裏去了，那青嫩的豆苗是富有誘惑力的。方濟想馬上去把牠們趕出，但露西阻止他道：

「讓牠們去吧！這女子說，羊不吃豆苗。」

「怎麼？牠們到豆地裏去就是為吃豆苗——這次為甚麼不吃呢？」方濟驚奇地問道。因為他實在不忍打斷這享受天上之樂的時間，當然樂於從命。

這時他們三個才跑去把羊趕回草地裏，並視查豆苗是否受了損失，因為這事能惹出大亂子。微倖的很，「沒有發見一棵被吃的豆苗」，如同露茜後來所講述的一樣。

現在他們放心了。大家高興地互相交換着所得的印像。對這次的顯現，三人看的都極其清楚；方濟只聽見露茜的聲音，但沒有聽見那奇特女子的聲音；雅琴都聽見了，但沒有參加談話。露茜和顯現者的談話延續了十分鐘的工夫。

論這事他們若是說了，父母將有什麼意見呢？結果恐怕還得受責罰。為此最好是保守秘密，於是三人決定，不對任何人講述這事。

他們對遊戲已不感興趣。他們感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幸福。他們的靈魂第一次嘗着了天上之福，

而沈醉了；完全爲這事所征服，都默然無語，心內反復回憶着那數分鐘的幸福時刻。

最後雅琴打破沈默，相似一隻小綿羊，跳着一再喊道：

「那女子有多麼美麗，真美麗啊！」

「我敢打賭，你要洩漏這件事」，露茜表示擔心。

「不，不，請你放心好了，我什麼都不說」，雅琴如此担保。

夕陽將落之際，孩子們趕着羊羣回到阿爾猶特爾。在分手以前，露茜又重複囑咐了他們一番，切不要說出這事。

他們倆也懇誠的許下：「不，不，我們一定要保守秘密。」

## 雅琴洩漏秘密

回家以後，雅琴心中如同火炙。本來她一向有這習慣，每晚來家，總要把一日的經過，盡說給母親聽，今天遇見了這樣重大而非凡的事，怎能叫她不盡情吐露呢？「我簡直守不住了」，後來雅琴自己承認。她跑到母親懷裏，抱着母親的脖頸說道：「媽媽，今天我在依里亞盆地見了天主聖母。」

「你說什麼？你瘋了麼？你有這大的德行，天主聖母居然肯發現給你？」

雅琴害羞了，低下頭說道：「但是，媽媽，我真的見她了。」

停了一會她又道：

「媽媽，現在我要同方濟去念玫瑰經，這是聖母命我們念的。」

念完以後，這小姑娘又回到母親那裏：

「媽媽，我們應該天天念玫瑰經，這是聖母的意思！」

在吃晚飯的時候，全家在場，她母親問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雅琴便把一切經過述說的詳詳細細。方濟本來守着秘密，但是這時也只好證明妹妹說的都是事實。

翌日，雅琴的母親，瑪爾道太太去訪露茜的母親桑道斯太太，打問露茜在家是否透露過什麼消息。但露茜一言未提，也不會有過甚舉動，可以引起母親的注意。這時在母親的詢問之下，只得把所見所聞，誠實地說出。她的話與瑪爾道太太從她的孩子們的口裏所聽的完全一致。露茜很難過，因為她的表姊妹沒有保守秘密；否則她個人是總不會透露這消息的。

桑道斯太太靜思了片刻，但她越想，越相信這斷乎不能是真話。

同時這消息很快地傳出去了，幾日之內不但阿爾猶特爾全村，即是整個法蒂瑪也都知道了。這是可以料想到的，誰也不信孩子們的話，大都嘲笑他們，罵他們是騙子，而且刻薄的批評他們的父母，說他們不能約束自己的孩子。

桑道斯太太不能忍受了；她跑到本堂神父跟前訴說自己的痛苦。

「偏偏我遭遇這種不幸！」

「什麼不幸呢？」

「就是露茜叫我們成了全村譏笑的對象。」

「如果她說的是真話，那麼為你們還是一個大恩寵呢，別人都要羨慕你們的！」

「如果是真的，那也好了！然而不能是真的！若說露茜撒謊……這可是第一次啊！以前未有過。但是我要教給她說實話。」

回家之後，便開始了她的課程。那可憐的女孩子不止受了口頭的責斥……

露茜的母親憤憤不平地過了一夜，於是決意要使鄰人的議論停止，使自己的疑慮消除。

「露茜！」早晨她就喊道，「你趕快起來，到鄰家去承認，你欺騙了我們一總的人，聽懂了麼？」

母親縱然出命，誘勸，恫嚇，責打，而這女孩子，仍然是很柔順的，但所給的答覆總是一個莊嚴的緘默。若是母親逼她說話，她只說：

「我沒有撒謊，我真的見了聖母！」

桑道斯太太看出暫時沒有辦法，便叫孩子出去放羊；臨行她又叮囑孩子，要用整日的工夫好好的想想，已自做了什麼，末後她又憤然下了決定：

「我還未讓我的孩子說謊，如何這樣撒謊，我總愧不了你。今天晚上回來，你欺騙了誰，到誰那兒去認罪，求他寬恕！」

露茜帶着愁容，把羊趕往山上。她的表姊妹早在那裏等着她。他們見她滿面的淚痕，便喊道：「你怎麼了？出了什麼事情？」

「母親逼我承認，看見聖母是我說了謊；但是我怎能承認呢？」

「看，這是你的不是！」方濟轉臉對他小妹妹說道，「你為什麼不能閉口？」

雅琴哭了。她跪到露茜面前，併着手說道：

「你饒恕我吧！這是我的不對，但我許下，從此再不告訴別人什麼了。」

晚上露茜回家後，母親又開始責罵和恫嚇。

「若你不承認你是撒謊，我要把你禁閉在一個黑洞裏，叫你不得見天日。」

露茜的姊妹們都同她母親站在一道陣線上，跟着加油。這可憐的孩子當然願意聽母親的話，也同母親和好，但她怎能否認聖母呢？所以沒有別的法子，她只有把她的痛苦獻與天主，如同在顯現的時

候，聖母教給她的。別人都關心她，她只有自己跑到一個角落裏，痛快地大哭一場。

### 第二次顯現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六月十三日來到了，這是聖安多尼節的望日，全葡國都準備慶祝這節日，尤其在法蒂瑪地方更為熱烈，因為聖人是本堂的主保。

到了晚上雅琴偕着母親，撒嬌地說道：「媽媽，明天您不要去過安多尼節，最好您能同我們一齊到依里亞去，叫您也見見聖母。」媽媽回說：「你想怎麼？明天你不要往那裏去！因為毫無意義，聖母決不發現給你。」雅琴却說：「不，媽媽，十分可靠，因為聖母說了，她要來她也必然會來。」雅琴的媽媽不經意的說：「因此你才不去過安多尼節？」雅琴出神地說：「安多尼不美麗……啊，天主聖母太美麗了。我同露茜，方濟到依里亞去。若聖母叫我們去過安多尼節，好，我們就去。」

第二天瑪爾達夫婦很早就出了門，到彼得伊拉去趕年會。他們沒有注意孩子們的要求。孩子們說的話，他們也不在意。到依里亞去否，全由孩子們自己定奪。

在十一點鐘左右，孩子們就到聖母指定的地點去。跟着他們去的還有五十餘人，他（她）們是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想看看這閃動一時的奇聞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其中有一位日後述及當時的情景：「在約定的時間，孩子們來到依里亞盆地。在一棵多青樹下——這樹離顯現的地方約有五十步之遠，他們跪下唸榮福玫瑰經。念完之後，露茜起來整理衣襟和首帕，就好像要進聖堂的樣子，面向東方望着，等着顯現者的來臨。跟來的人問：「莫非這須等很久嗎？」她答道：「不久了」，但是別的兩個孩子以爲還有再念一分玫瑰經的時間，露茜却說：「已經打閃了，那女子卻要來到跟前。」說畢她很快地跑向小多青樹那邊去；別的同伴隨着她。

在顯現的時候，露茜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但我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回答的聲音。我只留心了

一件奇異事：那時是六月的天氣，冬青樹的葉子正生長得茂盛。據露茜說，那女子是向東方逝去的，當時我却見樹葉都向東聳起，好像是被衣襟拂動的樣子。」

## 天 上 的 消 息

露茜和顯現者的談話，約有十分鐘之久。

露茜這次又問了：「您要我做什麼呢？」

顯現者說，她到十月十三日還要來，直到那天，他們應該每天念玫瑰經。既而她又說：「我要你們學識字，然後我告訴你們我的意旨。」

有人請求露茜為一個病人祈禱，她便為他祈求。那女子答：「若這病人改過自新，年內即可痊愈。」

以下她告訴了孩子們一件秘密，或者更好說是第一件秘密，方濟還像在第一次顯現的時候一樣，沒有聽見顯現者的說話，「他的秘密」這句話是由露茜傳達給他的。

但那是一件什麼秘密呢？人雖然再三追問，孩子們終究不肯說出。他們只說，那關係他們個人的幸福，但並非現世的陞官發財的秘訣。

據人推測，聖母給他們啓示了將來的命運，但非身後的禍福，因為在第一次顯現的時候，她已許給了他們永福。或許是聖母請露茜棄俗修道，作修女；這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她會說，要他們學識字。關於方濟和雅琴，大約是告訴了他們早死的日期，因為孩子們每一談起死期來，便說的極其準確。

## 第一件秘密的揭示

今日我們知道，當時人們推測到的，僅是事情的外圍，不是核心。現在我們有露西奉神師之命寫下的親筆文件為證；在上面她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她在聖體台前，求耶穌指示，她該怎樣遵從神師的命令，因為神師叫她把天主賜與她把的恩寵——速聖母啓示的秘密也包含在內——都寫下來，作一個書面的報告。

耶穌讓她清清楚楚地聽見這話：

「寫吧，我的女兒，人命你寫的，儘管寫吧！速至聖童貞在顯現時，論這敬禮——聖母無玷聖心敬禮——所啓示給你的，也寫出來吧；但是其餘的部分，還得保守秘密！」

我們由最新的文件——這是露西奉萊利亞主教之命寫出來的——又知道了當時的全部對話，現在把它抄錄在下面：

露西繼續說：

「我求您把我們三個都帶往天堂裏去！」

「是的，不久我要來接方濟和雅琴去；但你還留在人間。耶穌要用你，叫人學着認識我，愛慕我。他要在世界上創立我無玷聖心的敬禮；行這敬禮的人，我許給他們得救之恩。天主要特別愛護他們，如同我欲與他御座前的美花。」

「那麼只叫我獨自個兒留在人間麼？」露西悽然問道。她心裏一定想起了，三星期以來所受的折磨。

「不，我的孩子。你很難過麼？……你不必灰心！我總不離開你。我的無玷聖心要作你的庇護，

要作引你到天主台前去的道路。」

聖母在說完幾話的時候，如同在第一次顯現時一樣，伸開她的手，射出一道光，照着他們；爾還光，他們在天主內看見自己。但是有不同的一點：方濟和雅琴站在升往天際的光帶內，這大約是表示他們不久將升天去的意思；而露茜則反是，她站在傾往地下的光帶內。在顯現者的右手裏托着一棵心；這心從各方都被外圍的荊棘刺透。他們認出，這是瑪利亞無玷聖心，它爲世間多數的罪惡所傷，要求補贖和賠償。

露茜還說：「我看，那天那光的目的，就是叫我們認識聖母無玷聖心，也灌輸給我們對它特殊的愛情。其他兩次光的用意，據我想，是爲叫我們認識天主，愛慕天主和至聖聖三的奧義。從那天開始，我們便真的感覺愛聖母無玷聖心的熱情。」

她結論說：「我們會說，聖母在六月裏啓示了我們一件秘密，我們心裏想的的就是那事。她並沒有叫我們保守秘密，不過我們覺着，主子願意叫我們這樣作。」

在顯現者離去之際，人們聽見一種聲音，相似在遠處的砲聲，或者如在偵查案內別人所供述的，相似一陣地下沉雷，由小冬青樹上發出；同時人看見一朵白雲升往天際。三個小見證以留戀的口光望著聖母在光帶中飄然上升；她的光輝如同啓開了天門，露茜大聲呼道：

「你們若要看她的話，看吧，她在那裏：：那裏：：。」說時她用手指着那一小塊白雲，這是衆人所都看見的。迨這雲彩消失的時候，她又喊道：

「現在完了，天門已經關閉！」

於是大家起身回去。到達法蒂瑪的時候，大禮彌撒剛剛完畢。在路上露茜勸人在家裏要天天念玫瑰經，因爲聖母很喜歡人這樣作。

## 第二次顯現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星期五

因為這次赴法蒂瑪過安多尼節的人很多，為此聖母顯現的消息便傳出了村外，附近的地方都知道了。在法蒂瑪的街頭巷尾，這事成了人們談話的主要資料。有少數的人，對於小見證們認識較深，固然不懷疑他們的誠實也相信顯現的事實；但大多數的人却表示懷疑或是完全不信。內中也有神職界的人，他們抱着後者的態度，而法蒂瑪的本堂神父費來拉為尤甚。他為徹查事情的原委，曾用了各種方法，但他仍表示，他總覺無事實根據。

也可能是魔鬼？

其間，小見證們的父母也漸漸的疑慮起來。瑪爾遜先生雖確信自家孩子的誠實，但他也不禁自問，「倘或不幸孩子們受了欺騙呢？」

瑪爾遜太太一天對孩子們說道：「你們防備點吧！如果你們還老是愚弄人的話，我究竟有動火的一天！叫你們間的各處的人都往依里亞跑。」

孩子們為自己辯護道：

「我們不強迫任何人前去。誰願去，就去；誰不願去，就不去。但是不信的人，等着吧，天主要罰他。媽媽，你若不信，天主也要罰你。」

瑪爾遜太太不說話了，這場風波於是安然渡過。

露茜的母親却是不容易被說服的。她認定自己的女兒是騙子，欺騙了所有的人；為此一有了機會，她便打罵她。最後還是本堂神父出面，勸這位暴躁的太太要節制自己。

一天桑道斯太太要同她的女兒到本堂神父那裏去。露茜論這事記載道：「我的母親心裏覺得輕快了，因為她希望本堂神父對顯現之事，他自己要負責。她對我說：『明天早晨我們去望彌撒，出堂後

你去見本堂神父。他要罰你，隨意處置你。他若能逼你承認，你撒了謊，我才滿意呢。」我的姊姊們都說母親辦的有理，他們不斷恫嚇我，叫我害怕，說本堂神父要如何如何處罰我。我把這些話告訴了方濟和雅琴，他們說：「我們也到本堂神父那裏去。他會對母親說過，叫領我們去見他，可是母親沒有說，他要罰我們。若是人家打我們，可怎麼辦呢？那麼我們就為愛天主，為罪人甘心忍受吧。」

翌日，露茜繼續說道：「我同母親到本堂神父那裏去。她在路上沒有說什麼。望彌撒的時候，我把我的苦惱奉獻給天主……彌撒後，我們走上神父屋前的台階時，母親對我說道：『你可不要再難為我了！你對本堂神父說，你撒了謊；下主日好叫他對衆人聲明，這樣事情就算完了。衆人都跑到依里亞去，守着一棵小冬青樹念經，這樣的事情誰聽說過！』」

她逃了門。

門開後本堂神父和竊地接待我，與母親和姊姊以前說的完全相反；他很安靜詢問事情的始末。然後他結論道：「我看這事不是從天上來的。天主與人默許一件事情，平常他命人都給神師說明。然而這孩子嚴守秘密。可能她是受了魔鬼的欺騙。將來真情終有大白的一日。」

這些話使我多麼難過，只有天主知道。

我開始懷疑，這些啓示莫非是從魔鬼來的？他要害死我。我把我的懷疑說給了我的表姊妹，但是雅琴說道：「不，這不是魔鬼，這不是他。因為魔鬼是醜陋的，他是在地下面，在地獄裏。但那女人是多麼美麗的啊……我們也看見她升往天際。」

主子用這話消除了我的懷疑。」

在一月之內，因為家人的不諒解，露茜又受了很多的苦，也正為此她重陷於憂懼生活中，並決意從此不再到依里亞盆地去。她喪失了犧牲和克己的意志，她心內竟自忖想，不如當衆聲明自己說了謊

話；這樣起碼以後得到安靜。可是她的表姊妹不贊成。他們說：

「這是不許可的。你不曉得麼，這是撒謊？撒謊是有罪的。」就在這種可怕的情景下，她又作了一場惡夢，使她更加心亂。「我夢見了一個魔鬼，他對我發出綽綽的笑聲，嘲笑我，受了他的欺騙，他要拉我下地獄。他已經用手爪把我捉住，我大聲疾呼聖母救助。聲音是這樣大的，以致把母親驚醒了。她關心地問我有了什麼事情。怎樣回答的，我忘記了；但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整夜再也沒有睡着，因為我身軀是嚇癱了似的。」

這時露茜完全為這恐怖所征服，唯一能稍微減輕她的痛苦的法子，就是隱避。她往往獨自一人跑到僻處一個角落裏，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同表弟表姊妹也不願共處了，多次她逃避他們；他們喊她，她也不答應。

七月十二日晚上，在法蒂瑪已聚集了一大羣人，準備第二天去看奇蹟。露茜對她的兩位同伴說，明天她不到依里亞去了。「我們去」，兩個小孩子答道，「聖母命我們去的！」

「最後不得已我就同聖母談話。」雅琴說着哭了。

「你哭什麼？」

「因為你不同我們一齊去。」

「不，我不去。若是那女子問起我來，你們就告訴她，我不來的原因，是因為怕她是魔鬼。」她說完就跑了，想藏起來，因為有許多人要看着她。

第二天到了該去的時候，她突然覺着有一種超人的力量，迫着她前去；她無法抗拒，只得去尋找她的同伴。他們正在他們的屋裏跪着念經也哭泣。

「你們爲什麼還沒滾有去？已經到時候了！」

「沒有你，我們不敢去。」

「我就同你們一齊去吧……」

三個孩子上了路。在依里亞盆地已經聚集了很多的人，孩子們很費力地才擠到小冬青樹下。七月十三日那天來參觀的人有兩千餘眾，還有另一說：有四千或五千之多。

## 與天上的再次交談

這次的顯現也和前兩次一樣，是在七月十三日的正午（註一）。露茜因為月來受了很大的痛苦，給她留下了一個印象。好相這些痛苦都是因為同這天上的客人談話得來的。為此這次她只默默的望着她。

事情並不像雅琴所想，她見了顯現者的態度，便小聲對露茜說道：

「露茜，還是你說話吧！你看看聖母已經來了，她想同你說話呢？」

於是露茜勉強說道：「您要我作什麼？」

那女子又重復了她的要求，叫他們下月十三日再到這裏來，要天天念玫瑰經為恭敬聖母，為求早日結束戰事，因為她這樣保證，只有聖母能幫助他們。

露茜求那女子，說明她的名子，而且顯一個奇蹟，為使眾人相信顯現的事實。

這要求披露了小見證的心意，尤其是民衆的願望。一個奇蹟，可以結束一切反對的論調，解除了孩子們的痛苦。可憐的孩子們！豈不知道這才是暴風雨的開始，以後還有更重的十字架等着他們呢！他們尚未看到。

這正如在露德顯現的時候，伯爾納德會求聖母顯一個奇蹟，叫她是下的玫瑰樹開花；但聖母只報

以微笑。

這次聖母給露茜的答覆却是要他們每月到這裏來；在十月裏她要顯一個大的奇蹟，爲使衆人相信露茜還求了別的許多事情，比如：求聖母治好一個窮苦的跛子，求使法蒂瑪的一個家庭回頭，求接奧杭拱亞地方的一個病人，早日升天。

聖母的答覆是：她不醫治那跛子也不救助他的貧苦。反而應該同他的家庭每日念玫瑰經（註二）。那病人不必心急，他很知道，什麼時候接他去好。其餘的人於下年將得所求之恩，但是他們應該念玫瑰經。

露茜謙遜地承認：因爲我的心，已完全冰冷，爲此她又重新鼓勵我們道：「你們要犧牲自己，要多次說，尤其在奉獻一件犧牲的時候：『耶穌，這是由於愛你，爲求罪人悔改，爲補償瑪利亞無玷聖心所受之侮辱。』」

在場的人忽然聽見露茜慘呼一聲，面現憂容。最後她問：「你不要我再作什麼了麼？」

「不，不要你作什麼了。」

「我也沒有要求了。」

據露茜說，這次顯現以後，她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心內得到了完全的平安。

顯現者消逝以後，小見證們由出神狀態而同醒。觀衆馬上將他們包圍，爭相詢問，瑪爾道先生怕

（註一）按當時葡國的時間是過午兩點三十分鐘，按天文的時間正是中午。

（註二）跛子名若奧，父親已死，母親尚在，現在他作聖堂管理人，爲此人都稱他爲「聖母的堂主人」。他的母親亦在裏面幫忙。他們的生活雖然不豐，但頗感幸福。

擠壞了孩子，便抱起雅琴來，衝開一條路，回家去了。

露茜却儘量答覆衆人的問題，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當時你爲什麼那樣難過？」

「這是一件秘密。」

「這秘密是苦還是凶呢？」

「這只關係我們三人的得救問題。」

「民衆呢？」

「爲一些人是吉，爲另一些人是凶。」

這次聖母試的給孩子們說了一件秘密，並禁止他們傳出。孩子們料想不到，他們即要由此大難臨頭；然而內中也自有天主照顧的按排。

## 第二件秘密

二十五年以後，公教當局認爲，爲人靈魂的好處，揭露那秘密——至少一部份——的時機已經成熟，爲此我們亦得在此轉載。

下面即是露茜「奉長上的命和天上的許可」所寫下的話：

「那秘密包含三項事，彼此間都有密切的連繫。此處我先發表兩項，第三項仍須保守着秘密。

第一項是地獄的顯示。

如上所述，聖母在說末幾句話的時候，像前兩月一樣，伸開兩手射出一道光來，透入地心。我看見一處，像似一片汪洋的火海，裏面沉着黑而燒壞的東西：魔鬼與靈魂；這些靈魂尙俱有人形，被燒成了透明的火炭一般。他們在火焰內被沖到高處，再紛紛落下，像似大火堆中的火星，沒有重量，

但亦不顯痛；這時他們發出可怕的呼號和痛苦絕望的哀聲，我嚇得戰慄。（衆人說我會慘叫了一聲，想必是在這時。）魔鬼們如怪獸一樣，瘳瘳可怕，也是透明地如同燒紅了的火炭。

這恐怖的鏡頭轉瞬即失。我們應該感謝天上的慈母，因為她已預許了我們天堂；否則一定會被這恐怖嚇死」。

第二項是關於聖母無玷聖心的敬禮。露茜繼續往下寫道：

「我仰視聖母彷彿是求她救助；她面現慈悲而帶憂愁的說：

「你們剛才看見了地獄，可憐的罪人們都向那裏奔去。為拯救他們天主願在世界上發起恭敬我無玷聖心之敬禮。人若能按我指示的去，將可救許多靈魂，和平亦即要到來，戰爭（係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但人若繼續侮辱天主，不久會有一個更激烈，更殘酷的戰爭（指第二次大戰）又起；即在下任教宗（庇約第十一世）任期內就要爆發。將有一夜你們將看到一種異光（註三），便知道這就是天主給的徵兆，昭示世人，因為人類罪大惡極，對這世界的懲罰已經臨頭；戰爭，飢荒，聖教會和教宗艱難。為挽救這些災難，我要來提倡，舉獻世界與我無玷聖心和每月之自贖禮七領補辱聖體的敬禮。如果世人實行了我的要求，那麼，和平即將實現，各國亦要回頭。否則，有一種反公教的宣傳，在世界上散佈謬論，於是戰爭再起，教難重來，很多義人要殉難，教宗要遭大難，多數國家

（註三）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念二十五日的夜間，全歐洲和北美洲的一部份都看見了一種異光，相似我們所

說的北極光，照的黑夜差不多如同白晝。露茜修女隨信那便是天主給的徵兆，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開始，便勉力實行聖母要求的條件。但不久她明白了，天主預定的，施恩報的日子還得來到。我們應該盡力設法，求天主使那日子早日來臨！

要滅亡（註四）……地平線上一切都是暗淡的……但只透出一線曙光，那便是我的無玷聖心要勝利。」

怎樣勝利呢？這或是秘密的一部份，到時候自會披露。但我們知道，聖母以奉獻世界為條件，預許葡國得保存信仰（註五），又國亦將發揚回頭，世界還享一段太平年月。

顯現者結束了一句：

「這事不要告訴任何人，只准告訴方濟」

稍停又說：

「你們念玫瑰經的時候，在每一端後要說：吁，我的耶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惡，救我們於地獄之火，引導衆靈升天，更求你賞賜需要你慈悲的人們得救（註六）。」

現在為揭發大部份的秘密，即是業經證實的部份，我們把露茜的話逐句再復述於下：

「西班牙可怕的内戰（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和激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過去之事實，不再是秘密。凡留心時勢者自會斷定，我們不須再加解釋，不過聖母啓示的主旨並不在乎預言戰爭，更不是為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乃是為救人靈魂。她要我們把這嚴正的真理置於目前，即是現世的災禍，往往是天主教義的發現，以罰人類的罪惡；同時還是一種嚴厲的督促，使人類懺悔自新，以免誓苦變為永禍的先聲。聖母也願意給我們指明，她的轉求是必需的，有效力的；惟有靠她轉求的力量，我們才能為自身，為聖教會，為衆靈獲得天主的慈悲。」

由此看出，這項秘密的兩個主要成分：地獄的顯示和聖母無玷聖心之敬禮，二者有何意義及密切的聯繫。」

但這秘密為什麼還老不揭曉呢？上面我們已經提過，因為天主預定的揭曉的時刻，還沒有來到。

露西論這事說道：

「或許有人想，我若在若干年以前發表了這秘密，它必有加倍的價值。不錯，假使天主叫我做世界上的先知，那就對了；可是這不是天主的意思，否則他也不命我保守秘密——後來這命令也經他的代表們認可了——而且要叫我對大家說明的。我想天主的意思是我來提醒世人，避惡行善，作祈禱和袖瞻，以補償天主所受的許多侮辱。此外因為我找不到適當的言詞，以說出我的思想，我怕叫我搞得亂七八糟、防礙天主的工程……天主叫我保守秘密對我倒是一個大恩寵呢。為此我感謝他，也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

〔註四〕此處尚有遺漏的上下文。所以遺漏的原因，據許多考作家的推測，也許是萊利亞的主教特意留下了一部份秘密，不少發表，因為他怕聖母說的其他更甚的災禍，公開的發表了太嚇人。

但在另一方面，那遺漏的上下文也可能正是第三項秘密；除了露西修女以外，誰也不知道。大家曉得，露西修女已得了天上的許可，把那第三項秘密寫出來，封好，交給了萊利亞的主教，存在他的保險櫃裏，到一九六〇年才准啓視〔The Scapular〕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註五〕還有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即是得琴似乎把將來的戰爭排在眼前。一九二〇年在正月二月間她常說：「若人不改過自新，天主要罰世界，比以前更甚，要先罰西班牙。」她也提及了一九四〇年附近的戰禍。這是雅樂病奄奄危所住過的孤兒院院長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三十日寫的信上提到的。

〔註六〕這是孩子們在顯現時所學的短經，民間傳誦的新文與原文稍有出入：「吁我的耶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救我們於地獄之火，解救可憐的煉靈靈魂，尤其是無人記念的煉靈。」這段經文是小兒露西在顯示地帶的時候聽到的，據他們說，經的結尾顯是爲罪人求修改的意思：「更求你救救危命萬分，處於冰霜之懸崖的靈魂」（露西）。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參加的觀衆，對這次的顯現並沒有看見或聽見什爲，至論啓示了什麼秘密，更無從得知。但大家都看見一小塊白雲，落在顯現的地方，奇異的遮着太陽光，在顯現結束以後，這一切現象都隨即消失。

#### 第四次顯現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日 星期日

### 報界的態度

公教當局論這事不表示任何態度。公教報紙極審慎地觀察，甚或勸教友提高警惕，要謹防黑暗的領袖和奸詐的邪教人，莫受他們的欺騙。

而反信仰的報紙則持有完全相反的態度。七月十三日發生的事件——第三次顯現——供給了他們新的資料，以加緊攻擊公教。有的說小孩子們患羊癲瘋，雖然他們是很健康的；有的說他們是受了蠱惑，有的說是神職班的陰謀，以煽動民衆，反對政府的措施。他們提出等等假想的意見，以證明超性的顯現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有一家報紙說：近來在牽拉達爾地方發現了礦泉，礦泉的老闆爲提高它的價值，便異想天開，演出了這套滑稽的把戲，以作宣傳。總而言之：那一切無非是商人的投機取巧，想仿照露德，把依里亞盆地也造成一個奇蹟的製造廠，藉此可以弄到大批的金鈔，以圖發一筆橫財而已（註）。

豈不知反信仰的報紙的言論，爲法瑪蒂正作了很好的宣傳，葡國全國都曉得了法瑪蒂這地方。爲此八月十三日到依里亞去的民衆更爲擁擠，實不足爲奇。

有一個目睹當日盛況的參加人在私人，通信中寫道「從各方湧來的觀衆，絡繹不絕，接踵而至，有徒步的，騎馬的，坐馬車的，騎自行車的，頗有興趣。」

在近中午的時候已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顯現的地方，據報紙所載約有一萬五千到兩萬人之譜，他們大半是熱心的信友，非好奇之徒，爲此大都捧着手，圍攏着冬青樹，唱聖歌，念玫瑰經，以等度那等待顯現的漫長時間。

## 見 證 人 被 拘 禁

晌午了！小見證們老是不來。觀衆等得有些不耐煩，感覺不安和焦急。最後傳來了一個消息，說孩子們被縣長逮捕，他們不能來了。聽到這消息，當時羣衆的反應是如何的激怒，我們當可想像。有的激烈份子決意赴縣政府去請願，要求縣長說明逮捕孩子們的理由。正在這時突然發生了一種奇異的現象，轉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於是激昂的情緒亦遂即平靜下去。

我們上面提的那封私人信上，論這事記載說：「我同我的幾位朋友已踏上歸家之路……不久後面有人追上了我們，他們喜不自禁的向我們報告說，聖母顯現了。我們便立刻轉回依里亞去。路上觀衆擁塞，都正在興奮地談論着這件奇事，但大家都異口同音地說：『聽見了雷聲，看見了閃光，同時在冬青樹的周圍，出現了一朵極美觀的雲彩。那雲彩停歷十分鐘之久，以後才漸漸上升，歸於消失。一貫以蔽之；因此羣衆得以心滿意足，也由於這情景才救了縣長老爺的危急。』」

這些奇特的現象，一部分在前兩月已經發生過，但都沒有這次顯著，比如在天后離去的時候發生的雷聲，便是一個例子。後來在處理偵查案時，證人們都一致聲明，當時聽見了兩次極劇烈的雷聲。爲此許多人嚇得跑了，因爲他們想，是炸彈或是槍炮之聲，但不久他們又站住，回頭看時，倏然之間

，那籠罩着冬青樹的雲彩，射出虹紅的鮮明色彩，把樹葉照得通紅，相似血色。很多人看到了這奇觀便恭然念經。大家都說：這除非是聖母的奇跡，不能有其他的解釋。

法蒂瑪的本堂神父費萊拉論這事寫道：「當時在場的人（不下數千之衆）都能證明，發生了這奇特的現象，因為他們都親眼看到了。而且他們覺着，因此大大的增強了他們的信仰。現在爲顯現事件作證的人已不止是三個孩子，而是從全國各地來的社會各階層的羣衆。」（註）

「聖母顯現了？」——雖然誰也沒有看見她，但是這些奇特的現象證明她實踐了約言，在預定的日子上確實來了。

這次孩子們不能到場，沒有實踐約言，當然不是他們的過錯，可是由此他們考驗的時期開始了。平常都是這樣：天主的大恩寵和重十字架同時攤手而來，而且這正是有關天工的一種保險標記。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歐倫的縣長是當時知名的污人黨員和仇教者，不幸法蒂瑪就隸屬於他的權下。他相信，法蒂瑪顯現事件，定是神職班搗鬼，他們要的戲法。再者當時適有一種不合理的法令，在教堂以外禁止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縣長正想在執法如繩的口下，以爲現在加以干涉的時候來到了。

在八月十一日，星期六，縣長傳令小兒誼們和他們的父母到案。露茜記述這事道：「在八月十三日的前兩天，縣長傳令我和我的表姊妹到縣政府去。我的舅自己去了，沒有帶孩子。我是同我父親一齊去的。這時有一些人，不知是出於好意還是惡意，乘機說話嚇唬我們。我去同表姊妹辭別的時候，我擁抱了他們，因爲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能見面。雅琴道：『若是人要打死你，請你告訴他們，方濟和我是屬於你的，我們也願意』，現在我們到你們的團裏去，爲你多念經」。

縣長嚴厲責斥了瑪爾道先生，因爲他未有尊從命令，把孩子帶來。他向露茜提出各種問題也逼她

吐露秘密，但露實始終予以拒絕。縣長將他的口供記錄下來以後，又加了一番恫嚇說：他一定要達到目的，若是他們不好好地坦白，非要三個頑童的命不可。

露茜繼續寫道：「傍晚我回到家裏，立刻跑進園裏，看見我的夥伴還在那裏跪着，他們用手遮着臉，眉頭抵觸井欄，哭的很痛。他們看見了我非常詫異」。

「啊！是你麼？……你的姐姐來園中打水，告訴我們，你已經被人打死了，我們大哭一場，也爲你念了很多的經」。

在八月十三日的早晨，縣長混於朝聖的大隊中，也來到法蒂瑪。他先到阿爾翰特爾村瑪爾道先生的家裏，這是村上的富戶之一。瑪爾道先生並不在家，只有太太在家。她對還不速之客的拜訪，頗感驚慌。不久瑪爾道先生，因爲聽說有官員光臨，便從田間趕回家來。

縣長開始便問：「你知道今日我爲什麼來到你家麼？我想到依里亞盆地去看奇跡，我也同衆多獻宗徒一樣，非見不信。」

「縣長大人想作的很對！」

縣長令人把孩子們叫來，假作審訊他們，關於秘密之事，問了幾句以後，便邀孩子們上車——據他個人說，想同他們一路到依里亞盆地去。

但孩子們感覺着與他同車太不舒服，便謝絕了，說他們能步行，再者因爲時間尚早。（大約十點鐘左右）。

有人攻擊法蒂瑪本堂神父，說他同謀逮捕了孩子們。神父寫了一篇辯白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一七，八，一五日的 *V. Orem* 日報上。這是摘錄的一段。

縣長看着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便邀他們到本堂神父處。他想在那裏審問他們。

父母陪着孩子們去了。縣長在經堂前面的月台上，先復和藹的問他們遊旋了幾句以後，便請本堂神父來，以參加孩子們的審問。

本堂神父轉向露西說道：

「你知道麼？若有人說了謊言，如同你宣傳的那謊言，使人受了這麼大的損害，是要下地獄的。」

那小女孩子有勢無恐地答道：

「若是說謊的人下地獄，那麼我就不下地獄了。因為我沒有說謊；我只說由那位夫人——聖母——那裏所見所聞的事。至於人到依里亞盆地去，那是他們自願去的，我沒有叫任何人去。」

「聖母告訴了你秘密麼？」

「是，他告訴了我一項秘密，但是我不肯說出。」

本堂神父要逼露西說的時候，他便說道：

「您請聽，若是您同意的話，我就到盆地去問問那夫人，他若是許我說出秘密，我就說。」

縣長最後說：「那是超性的事，我們走吧。」

縣長要孩子們上他的馬車，但他們不肯就座。瑪爾道先生喊道：「快上車吧！」這正直的人毫不懷疑，縣長會有惡意。

孩子們聽命，上車去了，但走不數步，車轉了方向，駛往歐倫的路上去了。孩子們馬上提醒縣長。他却和善的答道：「我早曉得了，但我們先要到歐倫的本堂神父那裏去，他來看看你們也同你們談談話。然後我叫汽車送你們到盆地去，不致誤了時刻。」

這段保險話攔住了率直的孩子們。而且他們心想，試坐一次汽車也不錯。來到了歐倫，他們立刻要去見本堂神父，但人家都叫他們先吃過了飯再說。……就在這期間，顯現的時刻錯過了！孩子們非常難過，而縣長却如願以償，完全達到了目的。

## 審訊和恫吓

孩子們想回家去的時候，縣長又重新要他們吐露聖母託付的祕密，但是三人都毅然拒絕，於是縣長便將他們拘禁，把他們關在一間屋子裏，「他們非服從了，不准開釋。」

他們被關在那裏到第二天，早晨來了一個老婦，想用跪計誘騙孩子們洩露祕密，但是徒勞無益。後來他們被帶往縣政府，受了一次正式的審訊。人爲使孩子們吐露祕密想盡了方法，無計不施，狡獪訊問，嚴厲的恫嚇，金錢的誘惑；然而一概無效。孩子們只誠實的報告所經過的一切。但是關於祕密却一字不提，因爲聖母命令他們，不准告訴任何人。

晌午的時候，他們被帶到縣長的家裏，縣長太太對這被難的孩子們表示同情，讓他們吃了一些點心。過午痛苦又開始了，人把他們囚在公共的監獄裏。並且說要活活地燒死他們。……監獄的犯人們，倒非常歡迎天真的孩子們來作同伴。雅琴却跑到一邊獨自哭起來，露茜安慰他道：「雅琴，你過來吧！何必哭呢！」

「唉！現在我們應該死去，再不得看見我們慈愛的父母了，你家裏的人和我家裏的人都不來看望我們，他們不管我們的事了。我希望至少還能見一次媽媽……」

「你別哭！」方濟說，「即是我們不得再見媽媽那有什麼關係？爲求罪人悔改，我們把這痛苦也奉獻上，若是聖母不再來，那就更甚了，更要增加我們的痛苦，但我把這個也爲罪人獻上。」——他

於是捧着乎念：「吁我的耶穌，這是爲了愛你，爲使罪人悔改……」

雅琴也捧着小手，仰首望天，哭着加念這幾句：

「並爲聖父（教宗），也爲補償瑪利亞無玷聖心所受的侮辱！」

犯人們亦受了感動，很想安慰孩子們。

「你們爲什麼不把那秘密告訴縣長大人，聖母許可不許可，有什麼關係。」

但是雅琴堅決的喊道：

「我們總不幹！寧死也不幹！」

這時他們想起來還沒有念玫瑰經，雅琴就從頭上摘下一個聖牌來，請一個犯人給掛在牆上的釘上。他們就在這臨時祭台的前面跪下念起經來。犯人們也效法了他們的表樣，隨着念經。

過了幾小時，獄門開了。孩子們又被帶到縣政府。他們再次受了嚴厲的審訊，而一切的誘騙和恫嚇仍然無效。

縣長看濟仍不能達到目的，便試用最後的一個辦法，於是他轉然大怒，跳起來說道：

「好說既然不行，那麼只有動刑！」

他吩咐勤務準備「油鍋」煮熟這三個頑童，暫且先把他們關閉在一間房裏。

我們可以想像，爲這三個小孩子是如何痛苦可怕的時刻！不久門開了，縣長進來對雅琴喝道：

「你若是不答覆，先烹你，跟我來！」

這小姑娘僅有七歲的年齡，剛才因爲想媽媽還哭了，這時居然不動聲色，爲遵守聖母的命令，寧欲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跟着縣長去了，露茜在偵查案上記述：「她未有向我們告別，就立刻跟着走了。」

對這小姑娘再來一次訊問，誘騙和恫嚇爲使她屈服，而結果仍是失敗。最後把她禁閉在另一間屋裏。

這時方濟却復鎮靜，而且快樂地說道：

「假若他們把我們殺了，相他們所說的，我們便要立時升往天堂，這太好了！死，我是不在乎的……」

沈默了片刻，他又說道：「求天主別讓雅琴打怯；我願意爲她念一遍聖母經。」他遂就脫帽，合掌念經。

門又開了：

「她已經死了。現在輪到了你！」縣長指着方濟喝道，「你必須供出你那秘密！」

「我不能告訴任何人！」

「不？我們看吧！」他一把捉住了方濟的臂，把他拉走了。

這男孩子的強硬態度不亞於雅琴，而且比小抹抹來的更爽快。對他也是一套，利誘和恫嚇。但都不生效。結果把他同雅琴押在一間屋子裏了，以後輪到了露荷。

「你當時心裏想什麼？」——後來有人問她。

當時我深信，縣長真的那樣作，我也得去死，但是我不怕，我把我托給聖母了。」

最後縣長閉幕了這齣殘忍的喜劇，三個孩子又得聚首一堂，不過心內的憂懼仍未解除。

八月十五日，他們又被解往縣政府，再度被審訊。經過的情形大致與以前無異，畢竟縣長明白了，他是白費心機。遂親自把孩子們又送往法席瑪本堂那裏去。原來在兩日以前他從這裏把孩子們關走的。

我們可以設想，孩子們的家人，望大禮彌撒後，出來堂看見孩子們又活潑無恙地回來了，他們是如快的快樂！瑪爾道夫婦前日已設法打問孩子們的下落，但露茜的母親却性情剛強，滿不在乎。入若告訴她，露茜下獄了，他便答道：

「管她呢，活該！」

「那，爲什麼呢？」

「是的，你們可以相信我！他講的若是騙人，那便是他是自作自受，若是事實，聖母自會保護她。」

果然聖母保護了她。

這次預約會晤的日子就這樣不幸地錯過了。孩子們在九月十三日以前，沒有再看到那美麗夫人的希望了，誰知道事實却不然。

八月十九日，星期日，露茜和方濟的哥哥若奧在發林墟放羊。他們突然看見，天象變幻，如同以前在依里亞盆地，聖母顯現時看見的一樣。他們都默默地觀看這景象。露茜一見閃光，她以前已經有了經驗，知道這是天后的信號，他必定要來臨，她遂即請若奧快去接雅琴來；那時她正在家裏。小妹來到了以後，露茜告訴她，已經兩次看見閃光，聖母必然快要顯現。片刻之後，聖母果然在一棵樹上顯示出來了。那樹長的與依里亞盆地的冬青樹相同，只是高一些。

這次顯現者對於拘留孩子們，不叫他們在預約的日期赴盆地相會，表示不滿。她還說，爲這樣故，她預計的十月奇跡將要減低效力。她再次勸勉孩子們要念玫瑰經，也要好好遵守下兩月約定的時日。

熱心的朝聖客人們，在小冬青的樹下放了許多獻儀。露茜問：「應該怎樣用這些獻儀？」聖母答應：

應該買兩只担架（註三）。一只由你和雅琴同別的兩個穿白衣的女孩子抬着；另一只由方濟和別的三個同齡的男孩子抬着；男孩子也該穿着白衣。其餘的獻儀，應該爲過玫瑰瞻禮和爲蓋一座小堂使用。」

有人托露茜爲一些病人祈禱，她這次也求聖母治愈他們。聖母答以，內中有幾個在年內即可痊愈。而至聖童貞却似乎別有心事，她面帶憂容，好像極不放心的樣子，以母親的口吻一再勸孩子們祈禱和刻苦。最後她說：

「你們祈禱吧，祈禱吧，也爲罪人多作犧牲！有很多人下地獄，就因爲無人爲他們犧牲和祈禱。」

顯示延長十分鐘之久，然後那貴婦便離開孩子們而去。（註四）

這次聖母還是只顯現給她所愛的三孩子。晚間母親問若奧在發林境看見過什麼，他坦白地敘述了那經過的情景：

「我單看見露茜，方濟和雅琴跪在冬青樹下，還聽見露茜說的話。『你看，雅琴，她現在走了！』露茜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聽見一聲雷響，如同炮聲；但是我沒有看見什麼。因爲當時我往空中看的太久了，現在還覺眼疼呢。」

還有一件小事，值得提及。孩子們對依里亞盆地的小冬青樹，向極愛惜，不願叫人動牠；這次對

（註三）在萊利亞影區有一種舊例：將瞻日教友獻的錢和物資，叫兒童用担架抬到堂前的廣場裏，物資就地拍賣；款子歸教堂使用。

在荷國舉行宗教遊行典禮時，常有聖人塑像隨行之若輩像不太大，有時讓兒童抬着。

上述担架即有這兩種用途。

（註四）費爾備教授論道次的顯現說道：聖母在七月裏預許到八月裏要同聖若瑟和耶穌嬰一齊來，爲給世界帶來和平。因爲聖教仇人拘禁孩子們，顯現就誤了，和平亦未實現。

發林墟的冬青樹却不愛惜，自己折下了一個枝子；這枝子分作兩又，顯然是聖母的腳在上而接觸過的。方濟和雅琴立刻把枝子帶回家來，去找姑媽；她正正門前同幾位鄰婦聊天。

「姑媽」雅琴喊，「我們又見了聖母了！」

「你們頭腦裏沒有別的事情，只有見聖母，你們這撒謊的孩子！」

「但是我們的確見過了她！你看，姑媽，她的一隻足站在這一股樹枝上，另一隻足站在那一股樹枝上。」說着指給她那樹枝看。

「你們扯謊的……讓我看！」

桑道斯太太剛把樹枝子接在手裏，週圍的人便喚到，由樹枝發出的，一種高貴奇特的香氣。這事也給了桑道斯太太一個印象，她從此懷疑，以前對待孩子們或許是不合理的，他們講的也許有些真理。八月十三日大家在依里亞盆地所見過的奇事，她聽到以後，更加重了她的懷疑。桑道斯先生現在也替露茜辯護。若是母親或姊妹一旦再責斥她，他便叫她們住口：

「讓孩子安生吧！我們不知道，她說的話是真的或是假的。」

露茜在家裏的痛苦減輕了，可是外來的難處正多。整日有很多人來拜訪她，他們不僅是好人，內中也有好奇之徒和心懷惡意的人。

一天來了公安局的三個人，他們又審訊了孩子們一次。臨走還說：

「你們仔細考慮一下，也要拿主意，坦白供出秘密。否則不客氣，非要你們的命不可。沒辦法，這是縣長大人的決議。」

「好，沒關係！」雅琴高興地喊着，「我是多愛耶穌和聖母啊！若是這樣、我們便能快到他們那裏去。」

縣長要殺孩子們的謠言傳出以後，有人主張叫孩子們脫離歐倫縣境，不再屬這縣長管轄，他就沒有辦法了。但是孩子們拒絕逃走。

「若是他們殺了我們，更好！我們就能早進樂園了！」

第五次顯現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

縣長加給孩子們的磨難，生出的效果，與縣長所預期的，竟完全相反。從此無人再懷疑孩子們的誠實，而且有很多人，聽了顯現的奇事以後，深信那是超性的事跡；否則孩子們被監禁時所表現的，不但不提的英勇精神，無法解釋。

對於政府當局的無理干涉，各方面都提出了抗議。九月十三日民衆所表示的，意想不到的熱烈情景，便可以證明，逮捕孩子事件，如何促進了大家的信仰和熱心。

## 目睹的證人

我們上面提過一封私人通信，那信是一個身歷其境，親眼目睹的人寫的；現在我再把他記述當日盛況的一段，摘錄在下面：「在這個月裏我本來無意到法蒂瑪去的。可是在十二日的晚上，適有我的朋友F君駛着一輛大馬車，運載十六人到法蒂瑪去，路經此處，即宿於我家。談起自五月以來每月十三日所發生的奇事，大家都很熱烈地希望前去參觀。

翌晨我的朋友邀我坐車同去，我便興奮地同意參加。自前日已有成羣結隊的民衆，來自海岸的村落，經過我們的地方湧往法蒂瑪。……在路上我看到那成千成萬人的信仰和熱誠，便深受感動，流淚數次。

公路上都是黑鴉鴉的人，連野外的崎嶇小徑也滿了男男女女，都奔向法蒂瑪去。這才是一個名實

相符的朝聖團呢！但看見了那情景，便能令人感動流淚，像這樣偉大嚴肅的信仰表現，是我終身所未見過的。在行列之間，輕浮擾亂的行動，絲毫亦未發生。

差不多十點鐘左右，我們到達目的地。這時已經到了很多人，他們都必恭必敬地走近顯現之地。男子說帽。大都跪下，熱切的祈禱。我的朋友下君和我乘時間未到，便先去拜訪孩子們的家，給他們照像也詢問一切。這次的會晤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我簡直地迷信，他們那天使般的誠樸證明，他們不會說謊話。

由孩子們的家，我們再到本堂神父處，同神父和幾位朋友談論了日來所得印象。半小時後即辭去，回到依里亞盆地。

正是中午的時候，太陽的光輝減低了，在場的人們，無人不覺察；這現象自五月以來，每月十三日到這時候便發生。」

快近中午的時候，孩子們來到了，但是很雜擠過去。露茜修女後來論這情形記述如下：「時刻快到了，我，雅琴同方濟便動身前去。有非常多的人擠來包圍我們，我們幾乎過不去。路上滿人，大家都想同我們說話。有許多人，也有貴人，這時不怕人譏笑了，擠過包圍我們的人羣，來到跟前，跪下要求我們，把他們的願望代達聖母。還有擠不過來的人，便從遠處招呼我們。甚至有人上階梯樹為着看我們並說道：

「為愛天主的緣故，請你們代求聖母，治好我的殘廢兒子！」又有人說：「求她治好我的瞎兒子！」……「求她叫我的兒子回來！」……「叫我在前綫上的丈夫回來！」……「叫一個罪人回頭！」……人類的一切痛苦都攤在眼前了。

我們大有接應不暇之勢，答應這個的要求，拉起那個跪着的人來幸有一位先生在前面開路，我們

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前進。

現在我讀聖經，看到耶穌當時在民衆中間，走過的動人情形，便想起來，主子叫我任從阿爾猶特爾到法蒂瑪和依里亞的路上，與他有彷彿之處，我感謝他，也把我們這好同胞的信仰獻給他。這時我想：因為三個孩子得了同聖母談話的恩典，這些人在他們跟前便肯屈尊下跪，若是看見了耶穌，他們要怎樣表示呢？……」

現在我再引證那私人信的記述：「畢竟孩子們到達了冬青樹下。露西亞遇圓的人念經。我看見這千萬的人（約有一萬五千到兩萬人之譜）一時都應聲跪下，哭泣，祈禱，充滿了信心，大聲呼求在天之轉達。這種情景給我的印象，我終生不會忘掉！」

在這短短的十五分鐘內，發生的事情，人不能遺忘，但不易形容。那無數羣衆跪着的壯觀，他們內心期待的渴望，他們呼求聖母的熱誠，那時刻嚴肅的情景：這一切構成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偉大場面。」

## 一個光球

這裏我們再把另一個親眼目睹者的話，敘述在下面。他是萊利亞教區的副主教，同着他的朋友，另一位神父，站在數百公尺之外，觀看當時發生的事情。

羣衆還在念經，「突然歡呼沸騰，舉起千萬隻手，指着天空，看，看，在那邊！你沒有看見麼？在那邊！多麼好看啊！」

天上萬里無雲。我仰視蔚藍的天空，看看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的朋友喊道：「你爲什麼也看天上？」這時我正非常驚奇，我清清楚楚看見一個光球 慢慢地

，莊嚴地，飄搖着向東方移動。幸而我的朋友也有眼福，他也看見了這意外的，迷人的現象。

那奇異的光球却又突然消失了。在我們身旁站着一個女孩子，年齡與露西相仿，裝束也差不多，她樂得喊起來：

「我看見了它！我還看見了！……現在它下來了。」數分鐘以後——正是顯現的時間——這女孩子又喊道：「它在那邊！它在那邊！它又升到高處。」她的眼光追隨光球，直到那球對着太陽的方向消失了。

「論這光球你有什麼意見？」我問我的朋友，他看的正有興致。他立刻毫不遲疑地答道：「那是聖母！」

這也是我的意見，我深深地相信，三個孩子在顯現時所見的是聖母本人，我們別人所見的那光球，比方說，就好像是她來時坐的御輦。就如此，我們已三生有幸了！以後我的朋友很興奮地擠入依里亞盆地的人羣中，打聽他們的議論。他問遍了社會各階層的人，他們都一致承認，所見的那奇異的現象，是的確的事實，如同我們自己也是目睹的證人。」

### 聖母第五次的來臨

露西跪在冬青樹旁念經，轉瞬間她忽然中止念經，滿面笑容地呼道：「她在這裏，她來了！」在這第五次會晤時，至聖童貞仍勸小兒證們，繼續念玫瑰經，以求結束戰爭。她又許下在十月裏要同聖若瑟和耶穌聖嬰一齊來。她吩咐他們到十月十三日務必到盆地來相會。

有許多人請露西把病人托於聖母，求她治愈他們。聖母答以有一些要痊愈，其餘則不然，因為主子對他們不信任。

無疑的，因為他們靈魂的情況不同。病苦為許多人比痊愈還好。

露茜對聖母說：「民衆在這裏蓋一坐小堂」。

聖母贊許也吩咐，應用此處獻錢的半數充作建堂的首批花費。民衆都在恭而敬之地側耳細聽，但是聽不見那種神秘的聲音。不過都能看到露茜是在同一個看不見的人談話。最後女孩子說道：

「現在她去了！」

太陽又完全恢復了它的光明。孩子們的父母站在遠處，從開始就很關心地觀看事情的經過，現在結束了，遂帶他們回家去。觀衆也漸漸地散去。

此次顯現時，在神秘談話的前後，或當時發生了一些奇異現象：有光球的出現和太陽光度顯著的減低，據說當時連月亮和星辰也能看見。此外尚有週圍的大氣變作黃色，一朵白雲——在一定的距離內才能看見——籠罩着冬青樹和小兒證人；從天上降落希奇的白片，像是小花或是雪片，降到草地數公尺處，即消失不見。這雪花紛飛的現象，到依里亞盆地去朝聖的人，會看見過數次，內中也有可靠的人，比如萊利亞的主教也親眼目睹過。

這一切現象雖然都是很希奇的，但若與十月十三日的大奇跡比起來，則仍不免大為遜色！

## 見證人的供詞

這些奇特的現象，在民間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人們更相信孩子們的話了，更增加了大家研究的興趣。同時來拜訪的人亦更形擁擠，內中有熱心人，批評家，好奇者和惡意者。他們到阿爾喬特蘭去，都為同孩子們談話。方濟和雅琴從八月底即把羊羣托人代放，以便應酬來訪的客人。露茜的母親也為這個緣故，於九月中旬把羊羣賣掉了。法蒂瑪本堂神父在十月廿五日說：「來拜訪的人實在太多了」

，孩子們爲此尙未得病，這已應視爲一個大的奇蹟了。」

到阿爾猶特爾去的人，有的是爲探奇和羨慕的心理去的，有的是爲了贊成或反對那事的偏見去的，但也有人是受了當局的委派去的，以公正的態度，調查發生的事實。里斯本總主教修道院的一位神學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曾用魏斯康德（Visconte de Montelo）的筆名寫出了法蒂瑪的歷史。他在第一次拜訪的時候，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便得了孩子們的及他們家人的信任，以後他們常很歡迎他；爲此他提出的問題，都不難得到的確圓滿的答覆。我們下面引證的便是他的記述。孩子們的供詞，雖然有些是我們知道的，但統觀一下，仍頗有興趣，因爲由此我們能看透孩子們的天真無疵的心底。但全部發表是不可能的；我們爲補整和證實上文的敘述，僅把需要的部分摘錄在這裏。

### 第一次訪問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七日

魏斯康德爲完成他自九月十三日以來所編輯的手冊，遂於同月廿七日第一次去訪問露西亞的家。露西亞的母親和藹地接待了他，並說她的女兒正在葡萄牙國邊幫助收葡萄，離家差不多有廿分鐘的路程，她馬上叫人去接她回家。在等候的時間雅琴和方濟由田間歸來，他們聽說有客人來訪，現在露西亞相候，他們便立即到那裏去了。首先進來的是雅琴。她的父親名瑪努厄爾伯多祿瑪爾道，母親名奧林匹亞耶蘇瑪爾道，他們在村上很受人的尊敬。這小妹妹年方七歲，身材的大小也差不多適合年齡，面容端正，但被太陽晒的黧黑了。服裝樸素，小裙及蹻。誠不失爲一位神形健康的孩子。

這小孩子見了客人，起初未免怯生，說話，句子不全，聲音低微，幾乎令人不能聽懂。幸而她的哥哥來到以後，她才漸漸失去窘迫，恢復常態。

方濟進屋的時候，頭上戴着小帽子，他妹妹給他使眼色，叫他摘去。但這男孩子似乎沒有懂他的意思，而日滿不在乎地坐下來，對於客人的問題，隨時答覆，毫無忸怩之態。

## 方濟的供詞

「近幾月來，你在依里亞盆地見過什麼？」

「我見過聖母。」

「她是在那裏顯現的？」

「在一棵小冬青樹上。」

「她是突然出現的呢或是你看她是以某一個方向來的呢？」

「我看她是從日出的方向來的，停在冬青樹上面。」

「她來的慢呢或是快呢？」

「她常來的快。」

「她同露茜說的什麼，你懂得麼？」

「我全不懂。」

「你也多次同那婦人說過話麼？」

「沒有，我沒問過她什麼；她單同露茜說話。」

「她注視誰，你們三個呢，或是只注視露茜呢？」

「她注視我們三個，但是平常注視露茜。」

「直到現在她哭過或是笑過沒有？」

「也沒有哭過也沒有笑過；她常是嚴肅的。」

「她穿着什麼衣服？」

「她穿着一件長衣，外罩一件披紗，那披紗上面蒙着頭，下面垂到長衣邊。」

「那衣服和披紗是什麼顏色的？」

「都是白色的，長衣鑲着金邊。」

「那女子有什麼態度。」

「相似在前禮，手捧在胸前。」

「她手裏拿着什麼東西麼？」

「右手上套着一串念珠，下垂到衣服上。」

「她的耳朵上戴着什麼？」

「看不見她的耳朵，因為披紗蓋着了。」

「念珠子是什麼顏色的？」

「也是白的。」

「那婦女美麼？」

「噢！當然！」

「你看那邊有一個女孩子，那婦女比她美麼？」

「美麼的多！」

「但是比那女孩子美麼多的女子很多很多。」

「她比我所見過的一切女子都美麼……」

## 雅琴的供詞

問方濟的時候，雅琴跑到街上去，同她的小朋友們玩起來。這時人把她喊回來。這次她的答覆和她哥哥的一樣圓滿和詳細。

「從五月十三號以來，你每月都見過聖母來麼？」

「是，我見過她。」

「她從那裏來的？」

「她來自天上，從太陽那邊來。」

「她穿着什麼衣服？」

「她穿着一件白衣，鑲着金飾，頭上罩着一件白披紗。」

「頭髮是什麼顏色？」

「看不見頭髮，因為披紗遮着了。」

「她戴着耳環麼？」

「我不知道，因為看不見耳朵。」

「她的手是什麼姿勢？」

「手在胸前捧着，手指向上。」

「念珠是在右手裏呢？還是在左手裏呢？」

對這問題，她立刻答：「在右手裏。但是人爲叫她混亂，特意重復這問題。她果然弄不清了，不能指明，聖母在顯現時，到底是那隻手裏拿着念珠。」

「她給露茜另外囑咐了什麼？」

「每日念玫瑰經。」

「你也念了嗎？」

「是，我同方濟和露西天天念。」

### 露茜的供詞

等露茜差不多半點鐘的工夫。究竟她來了。她比她的表姊妹高，發育的更好，健康而有力，她同怕生客的雅琴比起來不相同了，態度大方自然，但是在她的舉止上找不到一點虛偽的蹤跡。在三月廿二日她滿了十歲。她父親，安多尼道斯桑道斯先生是一個忠實的人，但是不甚熱心；母親，瑪利亞羅撒桑道斯太太則不然，她是一位模範公教婦女，殷勤教導子女，熱心事奉天主，善盡自己的責任。論顯現之事，她不知道應保持什麼意見，為此她躊躇不決，一面希望聖母顯現是事實，另一面她怕是女孩子的幻像。而近來突然來了這麼多的訪客，也使她異常不安。她聲稱自顯現發生以來，露茜沒有絲毫變更，她念經和從前一樣熱心，態度正常，全和她的姊妹一樣。

有許多答不勝答的問題，本來叫露茜真够厭倦的了，可是她這次仍提起精神來，答覆魏斯康德的詢問。

「聖母在依里亞盆地顯現給你，確是真的嗎？」

「是，是真的。」

「她顯現給你幾次了？」

「五次，每月一次。」

「月內那一日？」

「常在十三日，八月例外，因為那時我被拘禁，被縣長大人帶到城裏去了；在這月內晚了幾日我

在發林壕見過她。」

「人說在去年你已見過聖母，是真的麼？」

「不對，在去年沒見過，在今年五月以前也沒有見過。我也總沒有這樣說過，因為不對。」

「她從那裏來的？從東方麼？」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她是從那方來的。她走的時候是向着日出的方向。」（註一）

「她停留多長久？長時間或是短時間呢？」

「短時間。」

「如同念一遍天主經和一遍聖母經長的時間麼，或是更久呢？」

「更久，久的多！到底不常一樣久。差不多總不超過念一申玫瑰經的時間。」

「你第一次見她的時候不害怕麼？」

「是，我同雅琴和方濟想逃跑，但是她說，我們不要怕，她不傷害我們。」（註二）

「她穿的什麼衣服？」

「她穿的一件白衣服，下面差不多到腳，外罩一件同樣顏色的披紗，與那衣服較長，上面蒙着頭

（註一）論顯現以前的閃光露露寫道：那閃光不是天然的打閃，乃是漸漸來近的一種光的反照。聖母停在冬青樹

上的時候，我們就在那光中看見她。因為我不會解釋，便想逃過問題。有時我們說，看見她來，有時又說，看不見她來。我們說：看見她來，意思是看見那光漸漸來近，如同以後我們所常見的，那光即是聖母自己。我們說：看不見她來，意思是說，聖母站在冬青樹上的時候，我們才看見她。

（註二）（我已說過了），當然我們不怕聖母，而是怕暴風雨；我們想它會突然襲來，所以我們才逃跑。聖母的

腳步不是使人不安和驚懼，而是使人驚奇（驚奇）

「衣服上有裝飾品麼？」

「從前面看來，有兩根金色索子，由脖頸垂下，下端用一個金穗子結在一起的。」

「她有無腰帶或是索子？」

「不，她沒有。」

「她戴耳環麼？」

「是，小耳環。」（註三）。

「她在那隻手裏拿着念珠？」

「在右手裏。」

「是一串普通的念珠呢，還是一串一百五十子的念珠呢？」

「我沒有留意。」

「下端有十字架麼？」

「是，有一個白十字架；珠子是白的，鏈子也是白的。」

「她是誰，你總沒有問過她麼？」

「問過的，但是她答：到十月十三日她要說明。」

「她從那裏來的，你問過她沒有？」

「問過的，她給我說，從天上。」

「你在何時問過她？」

「在第二次顯現時：六月十三日。」

「她帶着笑容或是愁容呢？」

「我總沒見過她笑或是愁；但她常是嚴肅的。」

「她提醒過你們念某一個經麼？」

「她勸我們，爲恭敬聖母念玫瑰經，以求世界和平。」

「她表示過沒有，要許多人每月十三日參加顯現？」

「她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

「她托給你一項秘密，並說禁止發表，是真的麼？」

「是真的。」

「這只與你個人有關係或是也與你的同伴有關係呢？」

「爲我們三人有關係。」

「你不能把這秘密至少告訴聽神工的神父麼？」對這問題女孩子一語不發，人看出她一時不知所措，也不想應該老研究這問題（註四）

「有人說你給縣長講了一點假話，哄他不難爲你，不再逼你供出秘密。後來你以善守秘密相誇耀，是真的麼？」

（註三）「我沒看見耳環。我記得，繞着披紗的金線，如同燦爛的陽光，在被紗由頭垂肩的中間，閃爍放光。這

光射出不同的美麗光波。有時我以爲，這便是小耳環。我答復那問題的時候，想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註四）當時我沒有主意，不知應該怎樣對答。因爲我拿着不禁止我說的一些事情，也當了秘密。感謝天主！好

在他不叫那人再問下去。我記得，我這才呼了一口氣。」（原書）

「這是假的。縣長大人想叫我把秘密告訴他，但我拒絕了。除了秘密以外，我把聖母所說的話，都給他供迷了；也許如此他想，我吐露了秘密。然而我不願欺騙他。」

「聖母命你學識字麼？」

「是，她在第二次顯現的時候。」

「既然她說了，在十月裏她要接你升天，識字爲你有什么用途？」

「不對，那女子沒有說過這話，我夢想不到她能說這樣事。」

「人在依里亞盆地的冬青樹下，所獻的錢，那女子願意有什么用途呢？」

「她吩咐，要用兩隻担架擔到本堂裏去。我同雅琴和別的兩個女孩子抬一架，方濟同別的三個男

孩子抬一架，一部分錢應爲造玫瑰瞻禮使用，其餘的爲建造一座新的小堂。」

「她願意在什麼地方建造小堂，是依里亞盆地嗎？」

「我不知道，因爲她沒有說明。」

「聖母顯現給你，你真興嗎？」

「當然！」

「到十月十三日聖母要自個來嗎？」

「她要同聖若瑟和耶穌聖嬰一齊來。」

「她還啓示過別的事麼？」

「她說她要顯一個大奇蹟，爲叫衆人相信，她的顯現是事實。」

「你爲什麼多次低頭，停止看聖母呢？」

「因爲我的眼有時眩迷了。」

「她教給過妳一蠟經嗎？」

「她教過一端經，是我們在每一端玫瑰經奧理後念的。」

「妳能背念嗎？」

「能。」

「妳背給我聽。」

「呀，我的耶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救我們於地獄之火，解放煉獄靈魂，尤其是無人記念者。」

（註五）

### 其他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在聖母預許要顯大奇蹟的前兩天，魏斯康德再到阿爾猶特爾。途中順便拜訪了歐倫城中著名的紳士康高福家，在那裏得到以下的報告：

方濟和雅琴的父母是很好的人也是信仰極深的人，很受尊重。他父親是村上最正直的人，不會欺騙。——露茵的父親看似逃黨不多，但也沒有什麼惡跡。他的母親是一位真誠的婦女，熱心而極勤勉。

「法蒂瑪的人論孩子們講述的事有什麼意見？」

「起頭的時候，誰也不相信他們，現在有很多人相信他們所講的是真事。我個人則完全相信。」

「在顯現的時候當或發生過非常的標記。是否有人說見過那標記？」

「發生過許多那樣的標記。八月裏在場的人都能看見一片雲彩降落在冬青樹上。那裏雖然沒有靈

（註五）請參看第三次顯現（註五）

土，但因為有了那雲彩，空氣混濁；太陽光失了強力；而且在七月裏和八月裏，聽見一陣響聲……。

「孩子們是受人唆使演出這把戲，也許有這種嫌疑吧？」

「不，這是完全無根據的。」

「是否從外方來了很多人，為見見孩子們，同他們談談話？」

「來的人不可勝數，有從各地方來的。」

「若有人給孩子們錢，他們也接受嗎？」

「有時因為人勉強太甚，他們也接受過小東西，但是顯然不是出於甘心的。他們總沒有過自動接受過什麼東西。」

「他們的家景貧寒嗎？」

「他們不貧寒，而且可以說是小康。露茜的家庭有時不大好，那是他父親的過錯，因為他往往忽視了耕種。」

「在顯現的時候，露茜作了什麼？」

「她念玫瑰經。若是她轉向顯現者的時候，她大聲說話。在六月裏我親自聽到了，因為我站的地方離她很近。」

「那顯現的地方，有很多熱心人和好奇之人前去參觀吧？」

「很多，尤其在星期日。在夕陽下落的時候，來人最擁擠，遠近處的都有，大半是本堂區以外的。她們念玫瑰經唱聖歌以恭敬至聖童貞。」

## 在小見證人的故鄉

在這談話以後，魏斯康德便動身往阿爾猶特爾去，立刻先到露茜的家。桑道斯太太親切的歡迎了他，也樂意許可訪問她的女兒。她自己也情願答覆給她提出的問題。

「妳的女兒同方濟和雅琴有親戚嗎？」

「他們是表姊妹，我的先生是他們母親的哥哥。」

「那女子顯現給你的女兒，你聽見說過麼？她自己告訴過你沒有？」

「這事我是由那兩個小孩子的家裏聽說的。露茜給他們出主意，不要露什麼形跡，因為她怕受責斥。我先問了她，她才說了她所見的事。」

「你常許她們每月十三日到依里亞盆地去嗎？」

「我總沒有禁止過她去。」

「孩子們往那裏去的時候穿什麼衣服？」

「他們第一次穿的衣服不好，如同窮牧童們穿的。（註六）以後幾次都是穿着漂亮的衣服，頭上頂着白首帕去的。」

「孩子們在縣長處被拘禁的時候，有人到歐倫去為領回他們麼？」

「方濟和雅琴的一個哥哥去了，為看望他們，不是為領回他們。後來是縣長親自把他們送回來的。」

「有很多人來訪看你的女兒麼？」

「沒有一天不來人的。」

（註六）這報告似乎不甚確實。因為第一次顯現是在星期日上。牧童們穿着好衣服去望彌撒。彌撒後，不換衣服就去散步。

## 露茜的第二次供詞

同是親談話以後，客人的話頭又轉向小姑娘。

「林德，露茜！你對我說過，把人家所獻的錢，要用兩隻担架抬往本堂裏去。我們應該怎樣用那錢，什麼時候抬往堂裏去呢？」

用那所獻的錢買兩隻担架，玫瑰糖禮上抬到堂裏去。」

「聖母願意在什麼地方建立一座恭敬她的小堂，你確實知道麼？」

「我知道的不清楚。但我相信他要在依里亞盆地蓋那小堂吧。」

「爲使人相信顯現的事實，她說過什麼？她要作什麼？」

「她說她要顯一個奇蹟。」

「幾時對你說的？」

「她對我說過好幾次了。」

「到那天若沒有什麼奇事發生，你不怕人家要笑你麼？」

「我不怕。」

「到十三日那天，是否你感到有一種內在的力量，迫着你到依里亞盆地去？」

「我感覺一種有力的慾望，叫我到那裏去，若是我不能去，我便難過。」

「你見過那女子有時畫十字聖號，或是念經，或是用手數念珠子麼？」

「你說的這些事，我從沒有見過。」

「她吩咐過你念經麼？」

「是，好多次。」

「她對你說過嗎？你應該爲罪人悔改念經？」

「她沒對我說過。(註七) 但她囑咐我們，祈求玫瑰之后，使戰爭結束。」

「據說，有人見過一個星或是玫瑰花從那女子的衣服上落下，你見過沒有？」

「我沒有見過一個星，也沒有見過奇異的標記。」

「反正妳聽見過一個響聲，打雷或是地震？」

「總沒有！」

「你識字麼？」

「不，先生！」

「你沒有學過嗎？」

「沒有！」

「那麼你聽聖母的命麼？」

露西不答。(註八)

「你叫人跪下念經，是不是奉那女子的命？」

「那女子總沒有命過，是我個人願意這樣。」

「她顯現給你的時候，每次你都跪着麼？」

(註七)「我們應該爲罪人發誓。」

(註八)「當時我不答，因爲母親不許我去上學，怕人歸罪於她。家裏的人們說我念書無用。當時只男子上學，女子上學的還很少。後來在蘇港地也成立了一所女子學校」(露西)。

「有時我也站着。」

「她的聲音溫和可愛麼？」

「是的！」

「你看她有多大年紀？」

「大約十五歲。」

「害怕遮着額麼？」

「不，看見額了。」

「環繞她的光輝是怎樣的？」

「比日光更明，更好看。」

「她總沒有點頭或是打手勢，以作問候的表示麼？」

「總沒有！」

「她總沒有對你笑過嗎？」

「不，總沒有！」

「你看見那女子的時候，你還聽見衆人談話，豈嚷的聲音麼？」

「我聽不見。」

## 雅琴的第二次供詞

魏斯康德從露茜家裏又到雅琴家，再作一次訪問。

「那女子命你念玫瑰經嗎？」

「是！」

「什麼時候？」

「第一次顯現的時候。」

「她對你也說過秘密麼或是只對露茜說過？」

「我也有一個。」

「她在什麼時候給你說的？」

「第二次顯現時，聖安多尼瞻禮日。」

「她也許告訴過你們，怎樣能發財？」

「沒有！」

「那是爲叫你們成好和幸福麼？」

「是，那是爲叫我們三人成幸福的。」

「是升天堂麼？」

「不！」

「你不能告訴我嗎？」

「我可不能！」

「爲甚麼？」

「因爲聖母說了，我們不准告訴任何人。」

「假使人們知道了秘密，就要難過嗎？」

「對！」

「那女子的手有什麼姿勢？」

「向上擡着，有時手掌朝天。」

「她頭上有光圈麼？」

「有！」

「你能詳細看見他的面容麼？」

「我不能，因為那樣我的眼要疼起來。」

「那女子說的話，你都能懂得麼？」

「最後一次我沒有全懂，因為人太亂了。」

方濟的第二次供詞沒有什麼新事，故此處不另記述。

### 第六次顯現最後的一次顯現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星期六

現在我們要敘述最後一次顯現的奇事。

聖母預許，於十月十三日，要顯一個大奇跡。朝聖者們的傳說久已在民間散佈着。尤其是自由主義者們的報紙，以諷刺的筆調，登載這項消息，引人注意。為此喚起了全國人民，都極度緊張地期待着。

在阿爾翁特爾村，孩子們的故鄉，不用說了，空氣更緊張到極點。有人對孩子們恫嚇的說：「到時若沒有奇跡發生；看吧，你們非受罰不可！」還有一種謠言傳說政府當局有意，在顯現時，向孩子們的近處，投擲炸彈。

兩家的親屬，憚於人們的仇視，彷彿於恐懼和希望之間，不知所指。他們由恐懼而生出懷疑：假使孩子們一旦真的被騙了呢？結果將不堪設想。

有一些人給瑪爾道夫婦出主意，勸他們不要陪孩子們到依里亞盆地去，最好讓他們自己前去。若一旦大家受了欺騙，衆怒難當；孩子們因爲還小，或者不敷加害，對他們的父母，那就不敢說了，所以不能不小心。

露西的母親完全失了主張，猶豫不決。一面希望女兒的話是真的，另一面日加憂慮，「孩子莫非是受了魔鬼的欺騙？」心裏就這樣鬥爭着。

那最有關係的日子漸漸來近了……有人勸他把孩子帶到遠處去，不讓人發覺她。要不然，一旦奇跡不發生，人必定把她和她的表姊妹一齊殺害了。

這善心的太太，因爲心內憂慮不安，在十二日早晨起床很早，喊醒露西說道：「孩子，今天我們去辦神工好。人們說我們明天應該死在依里亞盆地。若聖母不願預許的奇跡，人家要殺我們。爲此更好，我們去辦神工，準備死吧！」

露西信任聖母的話，總不受動搖，她安心答道：

「媽媽，您去辦神工，我陪您去，但不是因爲您說的那理由。我不怕死。我完全相信，聖母明天要履行她的諾言。」

於是他母親就不再提辦神工的事了。

村上惟有這三個孩子是完全鎮靜的。明天要顯什麼奇跡，他們料想不到，但是他們深信，無論如何，明天要有一個奇跡。至論什麼炸彈啦，要殺死他們啦……他們滿不在乎地說道：「我們要是在那裏能同聖母一齊進樂園，那是如何的幸褔啊！」

## 人山人海的參觀者和朝聖者

在十二日的早晨，天尚未破曉，自德國各地，以及最遠的角落裏，擁來的人潮，都向法蒂瑪邁發。過午在往依里亞盆地的大道上，充滿了各種車輛，和步行的朝聖團；有人赤着足，念着玫瑰經，一路前進。這時雖正是德國的雨季，但他們仍決意，露宿過夜，以求翌日得一個好位置。

十月十三日是一個冷，陰，下雨的天氣。但是沒關係，人數仍不斷的増加着，有從附近來的，有從遠處和各大城市來的；還有首都里斯本的幾家重要日報派來的新聞記者。

連綿的霪雨把依里亞盆地，變成了一個泥濘不堪的池沼，還把大家的衣服淋得透濕。

沒關係！到十一點半的時候，已經到了五萬餘人，據另一統計七萬餘人。他們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奇事。

在近中午前不久，孩子們來了，這次他們穿着過星期日的好衣服。

民衆起敬起畏的給他們讓路，他們的母親想關心的護送他們，到冬青樹下；這樹只還剩下了一根禿幹，衆人向他們擠來，都想離他們近一些。

雅琴小妹被擠的吃不消，開始哭起來了，她喊：「不要擠！」露茜和方濟較大，不怕擠，便讓她在他們的中間，護衛着她。

露茜叫大家收起傘來。大家都服從，遂即念起玫瑰經來。

正是中午的時候，露茜顯出驚異的神色，她停止了念經，喊道：「現在打閃了！」繼而轉首仰視，說道：「她來了！她來了！」

她的母親顯然很不放心，不知道夠把戲怎樣結束，提醒露茜道：「我的孩子，你要注意。你看，或許弄錯了！」

露茜沒有聽見母親的話，她已經出神。「小孩子們的容貌比平日見得更美，面頰呈現着玫瑰色，

口聲比平日窄小。」這是一個親眼目睹的證人在偵查案上的作證。(一九一七，十一，十三。)

這次顯現者顯示給這三個，她所寵愛的孩子們，仍在以前顯現的地方。在場的人看見出現一片白雲，圍繞着孩子們，以後升到五，六公尺的空際，相似乳香的煙，裊裊不散。

露茜再提出這問題：

「您是誰，您向我要什麼？」

顯現者終於答覆了：她是玫瑰之后，她要人在這地方，為恭敬她建立一座小堂。她又第六次吩咐，人要天天念玫瑰經。她又加上一句：戰爭快要結束，兵士不久要回家。

這次又有無數的人托露茜代求聖母，救助他們的困難，為此她向聖母說道：

「我有很多的要求……」

聖母答以，她要允許某一些人的祈求；別的一些人的，她不允許，以後她立刻又轉到她所以顯現的主要使命：

「世人應當改惡遷善，為自己的罪過求饒恕！」

這時她的露容上好相罩上了一層憂色，她以哀求的聲調說道：

「他們不應當再侮辱主，他們已經侮辱的太多了！」(註一)

這是她說的最後的一句話也即是法蒂瑪顯現的中心目的。

~~~~~

(註一)露茜加了這樣的解釋：「在那次顯現時，聖母說的話，最核心諷骨的是這句話：『他們不應當再侮辱主，他們已經侮辱的太多了。』在這懇求的要求內包含何等慈愛的憂鬱！希望全世界，一切聖母的兒女都聽見她的聲音才好！」

小見證們深信，這是最後的一次顯現。臨別時，聖母伸開在日光中照耀的兩手，用一隻手！如同兩個小孩子這樣說的！向太陽一指。

## 太陽的奇跡

就在這一剎那，露西大聲喊道：

「請看太陽！」（註）

那驚天動地空前未有的景象出現了！

雨，突然停止了，雲彩裂開，又看見了太陽；但它是銀白色的如同月亮。猛然間太陽相似一個火球，以無比的速度，開始自轉起來，放射着黃，綠，紅，藍，紫的色束。這時雲彩，樹木，岩石，大地以及無邊的人羣都沐浴在奇異的色彩中。略停了一會，那火輪的跳舞又重新開始。再停了一會，這奇景又第三次映出，但這次比前兩次，色彩更多，更加光輝。

羣衆都屏息靜氣地佇立着看得出神。

正在此際大家突然看到一個景象：太陽好像脫離了天體，對着衆人飛來。立刻萬聲沸騰，整個人羣吓得嗷叫。中間加雜着呼喊的聲音：「一個奇跡！一個奇跡！」「我信天主！」「萬福那利亞！」我的天主！慈悲的天主！」——大家一齊跪在泥濘裏；大聲念着悔罪經。

這鏡頭延續了足有十分鐘之久。看見的人約有七萬之衆，內中包括有信仰的和無信仰的，單純的農夫和受教育的市民，科學家，新聞記者。他們親身閱歷了這個奇跡，事前沒作任何準備，不受任何影響，除了臨時聽見那女孩子喊了一聲：「請看太陽！」他們所見的是一樣的現象，一樣的，可以清晰分辨的變化階段，在一樣的日子和時刻內發生；而且對這時日在數月前，已經約定而發表過的。

此外根據偵查案的記錄，我們知道，在距離顯現地點約五公里內的人，也看見了那奇跡，他們不能受什麼迷惑。還有人證明說：在幾段時間內，他們的眼老釘着三個孩子，孩子們些微的舉動也逃不出他們的視線；為此他們在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奇異色彩的變幻。

還有一件事，應當提起，也是偵查案上記載的，也是經很多被偵訊的人證實的，即是衆人剛被雨淋濕透了的衣服，在太陽的奇跡以後，完全變成了乾的。大家都非常驚異。

這奇跡究有什麼目的呢？爲使我們深信顯現的事實，爲指明天上消息的特殊意義；傳這消息的人既是聖母自己，所以不容我們忽視！

當民衆默然無聲，不勝驚愕地觀看太陽現象的第一次變化時，三個小見證人見了完全另一種景象。

聖母在第三次顯現時，預許了在十月裏要同聖若瑟和耶穌嬰一齊來。這次離去時，聖母對着太陽升起，最後消失於天空的無際。孩子們還在舉目相送的時候，突然看見聖家全體的人員，出現於太陽的近傍。右邊是至聖童貞聖母，穿着白衣，披着天藍色的外套，面容比太陽還明，左邊是聖若瑟帶着耶穌嬰，耶穌嬰彷彿才有兩歲的年紀。聖家用十字聖號祝福世界。這現示過去以後，露茜又看見救主出現，祝福民衆，以後她再看見聖母出現，前後以兩種不同的樣式：「第一個樣式似乎是痛苦之母，但胸上無劍；第二個樣式，我想，是加爾買羅山聖母——這些現示映過以後，孩子們才能注意到太陽的奇跡。

〔註二〕露茜毫無意叫人注意太陽，因爲那時並不會覺得有人在跟前，她誠，因爲有內裏的一種動力迫着

她誠。

## 奇異的痊愈

人們傳說，那一天在顯現的地方，發生了一樁奇異的痊愈。瑪利亞刀加爾茂，四七歲，若亞敬道斯桑道斯先生的妻子，生於阿納爾，屬索利亞教區，五年以來患着重病，按病象診斷是患的結核症。一九一六年初，病勢轉重：全身感覺連續劇烈的疼痛。看情景推斷，除了舊病以外，又加患了子宮癌症。從此寢食俱廢，到一九一七年底，她已奄奄一息，無法救治。就在這時她聽說了在距阿納爾卅五公里的法蒂瑪，發生的奇事。

於是她在她心內泛起了一線的希望，她許願，要四次赤足到法蒂瑪去朝聖，以向至聖童貞求治愈。八月十三日她願第一次去朝聖，但是她的男人不答應說道：「我們貧窮，無錢雇車。步行前去絕不可能，你要死在路上，你忍受下去吧！我不讓你前去。」

她仍堅持前去。遂於早晨一點鐘，由她的丈夫扶持着起程。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才來到了法蒂瑪，病人已精力疲竭，「從頭到足都是疼的」如她自己所說。但不料數分鐘後，即覺病輕了一些，病人自己亦感到詫異。在歸途中，氣力稍加，從此亦能略進飲食。

九月十三日的第二次朝聖已覺得容易多了，因為從第一次朝聖後，病勢好轉，日見減輕。

十月十三日她進行第三次朝聖。剛出發不遠，遇到了傾盆大雨，把衣服淋的透濕；她就穿着濕衣走到依里亞盆地。這時她覺着病體豁然痊愈，以前的疼痛，咳嗽，肢體的浮腫和其他的一切病象，完全消失，而且還恢復了食慾和體力。這痊愈是徹底的痊愈。一年以後她聲明，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康健過。

## 太陽奇跡的解釋

爲證實這奇跡的歷史真實性，我們摘錄，萊到亞主教，論法蒂瑪聖母敬禮，發表的司牧公函上的一段記述，以作證：「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的太陽現象，按當時日報的登載，是一件奇事，給一切有幸運的參加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孩子們預先報告了奇跡發生的時日。這消息迅速傳遍了葡國全境。當時雖然天氣很壞，在大雨滂沱中，仍有成千累萬的人，前去參加末次的顯現，得以欣賞一切奇景。看見太陽藉此奇景，向天地母后致敬，她的光輝比中午之日還明。

這種現象，是任何天文台沒有觀測出的，所以不是天然的。看見的人有社會各階層，各職業界的，其中有有信仰的，無信仰的和葡國重要日報的新聞記者；而且離發生地點數公里以外的人也看見了。爲此，若解釋爲羣衆幻覺，是不通的。

我們不能再要求更標準的證據了。此外其他的報紙論當日的事件，尤其太陽的奇跡也發表過詳細的議論。最引人注意的，是在 *Sieuto* 報上登載的兩篇論文：「在超性界：法蒂瑪的顯現」和「驚奇的事跡：法蒂瑪的中午太陽舞」（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和十五日）著者是該報總編輯達爾米地，文章的意思是排斥無信仰者反抗真理的錯誤；著者因此激起了「自由思想派」各方面的劇烈攻擊。我們再引證哥因布拉大學教授，加利特博士的話以作證。

「中午的時候我來了。

從早晨一直下着連綿的密雨，這時經過一陣颯風的吹襲，更加緊急，大有淹沒一切之虞。

我站在公路上……這裏比所謂顯現之處較高，相距約有百公尺之遙。

這時傾盆大雨澆到衆人的頭上，雨水相似河流進入大家的衣服。

差不多是過午兩點鐘吧（按天文時間中午過了一點），奇事發生了。幾秒鐘前，太陽的光芒穿過

了層層的密雲，它相有磁鐵性似的吸引了大家的視線。一時衆目眩，一齊望天。

我也拭目仰觀，看見太陽相似纏着亮透的圓盤，光輝燦爛，而不使目眩。

我聽說，法蒂瑪人比之爲不亮的銀盤，我以爲這比較不甚恰當。它原來有着一種發明，閃爍着的光亮相似珠光寶氣；但與星天月夜的月完全不同，它沒有月的色，也沒有月的特有的曙光，它又相似一個由銀白色的貝殼琢成的輪子。

這不是詩意的描寫，乃是我親眼如此見到的事實。

它與我們平時在霧氣中所見的太陽，也沒有一點相同。這時的日輪不是現的不清，也不相蒙上了什麼東西，它與它的後方和週圍區別的清淨白。

這五光十色，發明的日輪，在輕快地運動着，這不是說，它如同星光活躍地閃爍着，乃是以無比的速率自行轉動着。

在人羣中突然起了一陣狂呼，驚懼的狂呼。太陽以同等的速率，正在旋轉着，忽然脫離了天體，帶着血紅的顏色，向地球殞落，好相要以它那火熱的，驚人的重力粉碎世界。

這時刻是怎樣的可怕，無法形容……。

上面我描寫的這一切現象，是我以冷靜的眼光，清清楚楚地，不受任何影響，所觀察到的。現在我舉出來，讓大家加以研究和解釋。」

斐理拉神父，現在印度傳教，爲廉實里亞波主教之譜，將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對法蒂瑪太陽奇跡，所得印象，描寫在下面的信上。這信曾發表於 Catholic Register (一九三一年七月) 和 Our Lady of Fatima her Wonders in India 雜誌上 (一九三四年第七號，一一四頁。)

「事情過去已經十四年了。然而我青年時代的心靈，對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的太陽異象，所得

的印象，今日猶歷歷活躍於記憶中。

那時我十九歲，在故鄉的小學裏讀書，我的故鄉是一個小村子，位於一個孤獨的邱陵上，與法蒂瑪山遙遙相對，距離約有十到十一公里的样子。

差不多是中午的時候吧，在學校門前面跑過許多男女，我們學生為他們的呼聲所驚動。我們的女教員是一個慈善而熱心的小姐，然而易受感動又好驚恐，她是第一個跑到街上去的；當然她不能禁止孩子們效法她的行動。外面聚攏着很多人，他們哭着，喊着，向太陽指着，都顧不到答我們女教員的問題，她吓的戰抖着。那是一個大奇跡。從我故鄉所在的高崗上，可以清清楚楚看見太陽的奇跡和它一齊發生的種種異象。

我所看到的，所領會的，我感覺無法形容。我目不轉睛地望着太陽。我看它是淡白色的，沒有耀眼光目的光；相似一顆自轉的雪球；以後突然間，它蜿蜒下降，對着地球衝來。我吓的不知所措，跑到人的後面藏起來。大家都齊哭亂叫着，等待世界窮盡的來臨。

在我們傍邊站着一個無信仰的人，他整半天的工夫，譏笑別人，說人們到法蒂瑪去，為着一個小姑娘……這時我看看他怎樣了：麻痺了，目瞪口呆，驚異地凝視太陽；繼而從頭到足，混身發抖；最後他舉手向天，不顧地下的泥濘，雙膝跪下喊道：「聖母！聖母！」這時這可憐的無信仰者已無話可說，以後他的行為畢竟有些改正。

這其間，人們不斷地喊叫，痛哭自己的罪……然後他們從各處都往村上的兩座小堂裏跑去，幾分鐘內擠的滿坑滿谷，再無插足餘地。

在這太陽異象延續的時候，我們周圍的景物都反映着紅色……

我們彼此相看時，看見大家身上反映着不同的色彩，有的是藍的，有的是黃的，有的是紅的，不

一而足，這些奇異的現象，增加了羣衆的恐懼。約十分鐘後，太陽經過同樣的步驟，又回歸原來的位置……大家看着危險已過，於是面上露出笑容。

那異口同音地喊道：「一個奇跡！一個奇跡！讚美聖母！」

見證人裴理拉書於蒙加略，聖若瑟修院，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號。」

## 大奇跡之後

這些偉大的奇景閉幕之後，民衆興奮的情形，實無法形容。因為孩子們的預告如此奇妙的應驗了，大家都向他們那裏擁擠，希望能看他們一眼，觸他們一下，同他們談一句話，方覺爲快。雅琴嚇得哭起來。有一個善心的人抱起這小妹妹起來，送到公路上，交給了她的父母。方濟不打怯，勇往直前，自己衝開一條路，擠出人羣。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露茜身上。「忽然一個高人把她舉起，浮在人頭纏動的海上……那人，因爲看不見插足的地方，碰到一堆石頭跌倒了。好在沒有摔着小姑娘，因爲被擁擠的人羣托着了……」

孩子們終於上了回家的道上。露茜寫道：「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回到家來，我的長髮辮沒有了。母親看見我的頭髮，比方濟的還短，很覺惋惜。」不但首帕在擁擠的時候失沒了，而且頭髮也被無知的人們，因爲一時的興奮，給剪掉了。

數百好奇者跟在孩子們的後面，探問新聞，一直麻煩到半夜。第二天還是這樣，問題太多了！拜訪的人，數月的工夫，絡繹不絕。——亦不僅是好人——誠是孩子們的一個痛苦。

爲此在那一天，魏斯康德不易去拜訪瑪爾道家，對孩子們再作一次訪問，以完成他的報告書。

## 露茜講述顯現的經過

「今天聖母在依里亞盆地給你顯現，是真的嗎？」他問露茜。

「是！」

「她的服裝和前幾次一樣麼？」

「她穿着一樣的衣服。」

「聖若瑟和耶穌嬰也顯現了，是真的麼？」

「是真的。」

「你還見過別的顯現嗎？」

「救主也顯現了，他祝福了民衆。我還看見聖母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出現。」

「你說兩種不同的形式，這話有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聖母先像痛苦之母顯現出來，但胸部無劍；以後，我說不清她穿的什麼衣服——大約像加爾買羅山聖母吧？」

「這一切顯示，是你同時看見的嗎？」

「不，我先見的是玫瑰之后，聖若瑟和耶穌嬰，然後見的是救主自己，最後見的是加爾買山聖母。」

「你見的耶穌嬰是站着的，還是聖若瑟抱着他的？」

「聖若瑟抱着。」

「耶穌嬰像一個大孩子麼？」

「不，像一個小孩子。」

「大約有幾歲？」

「也許有一歲。」

「他們也是在冬青樹上顯現的麼？」

「不，聖母從冬青樹上消失後，他們是在太陽近傍顯現的。」

「你見教主是站着的麼？」

「我祇看見了上半身。」

「在冬青樹上的顯現延長多久？有念一串玫瑰經的時間長麼？」

「我想，沒有那麼長。」

「你在太陽近傍看見的形像，延長很久麼？」

「不，時間很短。」

「那女子對你說，她是誰了嗎？」

「她說，她是玫瑰之后。」

「你問過她嗎？她要什麼？」

「是，我問過她。」

「她對你答要的什麼？」

「她說，人應當改惡遷善，不要再侮辱主，他被侮辱的已經太多了，要念玫瑰經，以求罪惡的寬恕。」

「此外她沒有說別的話麼？」

「她還說出了一個願望，叫在依里亞盆地建立一座小堂。」

「用什麼錢建立這座小堂呢？」

「我想用那些人們所獻的錢。」

「她論我們陣亡的兵士說什麼了沒有？」

「她沒有提過。」

「她告訴你了沒有，你應當叫人注意看太陽？」

「她沒有告訴我。」

「她要人民做補贖麼？」

「是！」

「她明明說出做補贖的方法嗎？」

「沒有。她說了，我們應當念玫瑰經，改過自新，求主饒恕我們的罪。她沒有說出補贖的字樣。」

「是！」

「太陽的奇蹟在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在那女子消失的時候麼？」

「是！」

「你看見了她麼？」

「是！」

「從那一方？」

「從東方。」

「別的幾次呢？」

「我沒有留心這事。」

「你看見她走了麼？」

「看見了。」

「向那一方？」

「向東方。」

「她是向後倒退着走的呢，還是轉過身去背着民衆走的呢？」

「她是轉過身去，背着民衆走的。」

「直到看不見她，時間長麼？」

「不，時間不長。」

「有光圍繞着她嗎？」

「她顯現的時候常發光。這幾次有些耀眼奪目，爲此我不斷的擦眼。」

「你想，她還要顯現一次麼？」

「我沒有打算再見她一次；她也沒說過這話。」

「你沒有意思，到下月十三日再到依里亞盆地去嗎？」

「不，先生！」

「聖母不再顯別的奇跡嗎？她不要治愈病人了嗎？」

「我不知道。」

「你沒有向她提出一些祈求麼？」

「今天我對她說了，我有許多祈求。她答，她要答應一些人的祈求，其餘的不答應。」

「她告訴你了嗎，什麼時候要實現？」

「沒有。」

「在依里亞盆地要蓋的小堂，按她的意思，應該給它一個什麼名稱呢？」

「今天她說過，她是玫瑰之后。」

「她也許有意，讓四方的人都到那裏去吧。」

「她沒有這樣的吩咐。」

「你看見太陽的異象了麼？」

「是，我看見它轉。」

「你看見別的景象了嗎？」

「我沒有看見別的。」

「依你看，聖母什麼時候顯的更美麗，這次呢，還是以前的幾次呢？」

「我看她常是一樣美麗的。」

「她在太陽近邊顯示的時候，她的衣服是什麼顏色？」

「披紗是天藍的，衣服是白的。」

「救主，聖若瑟和耶穌呢？」

「他們穿着紅衣服。」

「你問過聖母嗎？爲使一總的人都相信顯現的事，她要作什麼？」

「我想，第一次是在六月裏問的；以後還問過幾次。」

「她在什麼時候告訴了你秘密？」

「似乎在第二次顯現時吧？」

「雅琴和方濟的見聞。」

露茵的供詞因爲雅琴的供詞證實了。在這次顯現時還和以前的一樣，單兩個小姑娘聽見那女子說話；方濟只能看見，沒有聽見，而且有時不得不閉上眼睛。現在我們把他們小兒妹倆的供詞記錄在下面。

### 雅琴的答話

「在依里亞盆地，除了聖母以外，你還見過誰？」

「我還見過聖若瑟和耶穌嬰。」

「看見他們在什麼地方？」

「我看見他們在太陽近傍。」

「你也見過救主，痛苦之母，加爾買羅山聖母麼？」

「沒有。」

「在本月十一日那天你會對我說過，他們要顯現啊。」

「我說了，露茵見了另樣的聖母，我沒有見。」

「耶穌嬰是在聖若瑟的右邊或是左邊？」

「在右邊。」

「他站着或是聖若瑟抱着呢？」

「他站着。」

「你看見若瑟的右臂了嗎？」

「沒有。」

「耶穌聖有多高？」

「不過到聖若瑟的腰帶。」

「耶穌聖似乎有幾歲？」

「像乃維斯那樣大。」（註一）

「聖母說了什麼？」

「他說，我們應當天天念玫瑰經，也在依里亞盆地建立一座小堂。」

「你是聽她自己說的，還是露露西說的呢？」

「我聽她自己說的。」

「聖母從那裏來的呢？」

「從東方。」

「她消失的時候是往那裏走的呢？」

「往東方。」

「她是面對着民衆倒退着走的嗎？」

「不，她轉過身去走的。」

「她告訴你們了嗎，你們還應當到依里亞盆地去？」

「她以前說過，這是末次的顯現，今天她又重說了一遍。」

「此外聖母沒對你們說別的了嗎？」

（註一）是阿爾登特爾的一個小女孩，約有兩歲。

「今天她說了，人應當恭敬玫瑰之后，天天念玫瑰經。」

「應當在那裏念玫瑰經她說了嗎？」

「她沒說在那裏。」

「她說，應當在堂裏念嗎？」

「她絲沒說過。」

「你最喜歡在那裏念玫瑰經，在家裏還是在依里亞盆地呢？」

「在依里亞盆地。」

「爲什麼呢？」

「就是這樣……。」

「按聖母的意思，當用什麼錢建造小堂呢？」

「她說，應當蓋一座小堂，可是她沒有提錢的事。」

「你也看見太陽了嗎？」

「看見了。」

「你看見了什麼？」

「我看見太陽的紅及綠和別的顏色，我也看見它轉。」

「露茜怎樣叫民衆注意太陽，你聽見了什麼？」

「是，我聽見了。她的聲很大，叫人注視太陽，太陽就轉起來。」

「聖母吩咐了什麼，叫民衆注意？」

「聖母沒說什麼。」

## 方濟的答話

這次你也見了聖母麼？」

「見了。」

「她怎樣自稱的？」

「玫瑰之后。」

「她穿的什麼衣服？」

「她穿的白衣服，手裏拿着念珠。」

「你也看見聖若瑟和耶穌麼？」

「看見了。」

「看見他們在什麼地方？」

「在太陽近邊。」

「耶穌是聖若瑟抱着呢，還是在他身旁站着呢？」

「在他身旁站着。」

「是大呢？是小呢？」

「是小。」

「像乃維斯那麼大麼？」

「正像她那樣大。」

「聖母的手作什麼姿勢？」

「她嚇着。」

「你看見她祇在冬青樹上呢，或是在太陽近傍呢？」

「我看見她也在太陽近傍。」

「太陽明呢，或是聖母的面容更發明呢？」

「聖母的面容更發明。」

「她說的是什麼，你曉得了嗎？」

「我什麼也不曉得。」

「誰告訴了你秘密？是聖母麼？」

「不，是露茜。」

「你能告訴我麼？」

「我不能。」

「你不願意說，因為怕露茜，你怕她打你，是吧？」

「噢，不是的！」

「那麼爲什麼你不願對我說呢？也許說了有罪吧？」

「吐露那秘密，可能是一個罪。」

「那秘密是關係你，露茜和雅琴救靈魂的事麼？」

「是的！」

「也關係救本堂神父的靈魂麼？」

「我不知道。」

「人聽說了，要難過麼？」

「是的。」

「聖母是從那一方來的呢？」

「從東方。」

「她還是向那一方走的麼？」

「是。」

「她是倒退的麼？」

「不，她轉過身去走的。」

「走的慢或是快呢？」

「慢。」

「她像我們一樣走路麼？」

「她不邁步。她一直地離去，腳並不動。」

「你看她那一次更美麼，今天，還是前幾次呢？」

「我看常是一樣美麗的。」

「你看見太陽的異象了麼？」

「我看見太陽轉，像似一個火球。」

「這奇跡，是在那女子消失以前，或以後發生的呢？」

「隨在她消失以後。」

「她吩咐露茜了麼，叫她告訴民衆，都要注視太陽？」

「她沒有說什麼，但她在臨走以前，用手指了一下太陽。」

「奇跡馬上就開始了麼？」

「是。」

「你看見太陽有什麼顏色？」

「我看見很美麗的顏色：天藍，黃和別的顏色。」

現在我們對這事件的外面經過，再略加回憶：從第一次顯現開始，到末次顯現，說出天上的使命為止，中間包括一種奇妙的，且每次愈加增長的和諧性。還有那許多驚人的考驗，證明了事件的可靠性；以及聖母在末次臨別時，以各種不同的樣式出現……這一切由孩子們的，被此吻合的供詞，都給證明了。

此處我們單要提出一項事實，加以解釋：聖母在以前顯現時，常取了一樣的形狀，而在末次顯現時，却連續地取了三種不同的樣式即是：聖家中的聖母，次為痛苦之母，最後加爾買羅山聖母。

還有什麼意思呢？當然，聖母願意叫普通信友知道，不拘用什麼名義呼喊她，她總是一樣的慈悲的母親。但或許這是她主要的意思，提倡人要喜歡念玫瑰經，要熱心修玫瑰經奧理內包含的德行。

在歡喜玫瑰經內，我們想起耶穌和聖母的家庭生活來，這是如何有效的方法，把我們的日常生活，亦加以聖化！在痛苦玫瑰經內，想起受難的救主和痛苦之母來，這如何易於激發懺悔和補贖之心！在榮福玫瑰經內，想起耶穌和聖母在天上的光榮來，心內不覺便引起了思鄉病，思想那永遠的家鄉。——由此喚起了我們對天主的愛情，力求進步的熱望和逃脫地獄避煉獄的決心。——加爾買羅山聖母賜給了我們瞻禮七特恩（註二）。增強了我們的希望。這便是聖母借三種顯現的樣式，給我們啓示的玫瑰

經的奧意。

聖母共顯現了六次，爲什麼都在每月十三日呢？按古來的傳說，八月十三日是聖母的忌日，十五日是她被召升天日。爲此從很早以來，葡國，特別是方濟各會和耶穌會，於八月十三日，就過一個節期，即是「聖母普終瞻禮。」關於這件事，費釋爾教授在西班牙葡萄牙二國的檔案中，還找出了歷史證據（費釋爾：法蒂瑪聖母的啓示，一〇三，一〇六，二〇四—二〇五頁）。

（注二）聖母曾發現給教宗若望第二十二世，告訴他：凡入加爾瓦羅聖母聖衣會的人，倘一旦不幸死後下了煉獄，聖母要儘速救他出煉獄，尤其多在瞻禮七日，故名瞻禮七特恩。

## 第二章：見證人的履歷

### 未顯現以前的聖母的三個寶寶

我們前所敘述的顯現事件，無論是由其外面的情景，或是由其內容，及其目標看來，無疑的，都不失為是一個大的奇蹟。但是我們下面要記述的那三個小牧童及他們遵守聖母囑託的忠誠，比較也是一個不小於顯現的奇蹟。現在我們神馳心往前去拜訪聖母的那三個寶寶，對他們的內修生活加以研究和認識。

他們那偉大的犧牲精神和純潔心靈的熱火，實在令人欽佩，他們因顯現的奇蹟，得的恩寵亦被人羨慕。而同時，我們若察深得恭恭敬敬法蒂瑪聖母的真諦，他們三個孩子便是我們最好的導師。

### 天國是他們的

直到一九一七年，在那非常事件發生之前，這三個孩子隱避在愛和平的，熱心的公教家庭中，度着他們快樂無慮的生活。雅琴和方濟自幼就同他們的表姐露西很要好；他們彼此都極重愛他們的這小團體。他們說：「同別的孩子們玩耍，不感興趣」，只要可能的話，他們便去找露西姐姐。他們最愛到自家的花園的井上去玩，這井處在扁桃樹，橄欖樹和栗子樹之下，風景肅靜幽雅。他們要作什麼遊戲，大半由雅琴來指定。有時候他們講故事；那故事是他們在晚飯之後，參加全家的爐邊談話時，所聽來的。但他們的這快和日子，不久就似飛似地過去了！

後來他們在痛苦的日子裏，不斷到這地方來，但不再是爲了遊戲或講故事，乃是爲了哭泣和祈禱。而現時他們那純潔的心靈却只知歡舞，喜笑和唱歌；在那肅靜的地方，誰也不去擾亂他們的快樂。但露茜有時也樂意爲別人服務：有幾家鄰居，到遠處去作工的時候，往往把她們的小孩子留在桑道斯太太的家裏；那年尙未及八歲的露茜，和她的學針錢活的兩個姐姐代爲看護。這時她們的院子和接近院子的農場變成了臨時幼稚園；露茜便自動去做保姆擔任看護的任務。

遇有這樣的日子，方濟和雅琴不能再同他們的女伴，到井上去玩了，他們便頹然；不得已，只好參加別的兒童隊裏去遊戲。

在午飯以後，特別在封齋月裏，桑道斯太太要給他們講一課教理問答，因爲她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在宗教道理的考試上落伍，同時若有別的兒童在場，她也叫他們參加聽講。

一天有一個孩子得罪了他的同伴，罵了幾句難聽的話。桑道斯太太便當面給了他一頓嚴厲的教訓，說道：「總不許說這樣的壞話；因爲這是一個罪，能伊小耶穌難過；犯了罪的壞孩子，若不懺悔告解，便要下地獄！」

這話給孩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的給雅琴。

幾天之後，雅琴同她的哥哥照例到露茜家裏，邀她去玩。進門以後看見在院子裏有一羣孩子，她便有了一點斟酌，向她的表姐問道：

「今天妳的母親，不讓妳同我們一齊出去麼？」

「不！」

「那麼，只好我同方濟到花園裏去吧！」

「別去；更好你們還在這裏吧……我們在這裏不是一樣玩耍？」

「母親不許我們同別的孩子在一齊。她怕我們學壞話，因為那是罪惡，叫小耶穌難過。」她說完以後，便拉着她哥的手回家去了。

這三個孩子對於賭賽很感興趣！按他們自定的辦法，敗者應服從勝者的命令。雅琴若勝了，她喜歡讓敗者給她捕蝴蝶採野花。有一天露茜勝了，她叫雅琴擁抱也親她的哥哥方濟，方濟正在寫着字。雅琴活潑地說道：

「沒有這種辦法的！你叫我去親耶穌，不是更好麼？」用手指着牆上的苦像。

「好的，你拿過椅子來，上去，跪着親耶穌三次：一次爲我，一次爲方濟，一次爲你自己。」

「叫我親耶穌不拘多少次都可以！」她使恭敬的樣子親了苦像。據露茜說，直到現在她還沒有忘掉當時的情景。

小雅琴親完苦像，看看苦像問道：

「救主爲什麼被釘十字架上呢？」

「因爲他願意爲我們犧牲。」

「請你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冬日的晚間，桑道斯太太常給她的孩子們述說耶穌行實，尤其耶穌苦難，因爲露茜有很好的記憶力，她聽了一遍以後，便能用一樣的話復述。所以這時給她的表妹一個滿意的答覆，爲她並非難事。雅琴聽講這行實的時候大受感動，不知不覺地落下了同情之淚。以後她常請露茜給她講述救主的行實，每次聽了，她都落淚並嘆息着說道：「可憐的救主！我永遠不再犯罪，我不願救主受苦！」

孩子們很愛看日落的晚景，天黑以後，他們便爭數星辰，看誰把持的最多；爲此星天月夜，尤能使他們快樂。他們以爲星辰是天神們在天上的窗間點的燈，太陽是耶穌的燈，月亮是聖母的燈。在月

晦的日子看不到月亮，聖母的燈好像沒有油了：「雅琴常說：

「我更愛聖母的燈比救主的燈，因為它不炙人，不奪目。」而方濟却說：

「不，雅琴，還是教主的燈美麗。」

原來他最愛鑑賞陽光的美麗光彩，尤其在晚間，夕陽紅霞反映到窗子上或在早晨曠微的日光耀明了無數的露珠的時候。

## 爲 耶 穌 散 花

在一個聖體瞻禮上，露芮被選爲散花的天使，走在聖體前頭，給隱在至聖聖體內的耶穌，在路上鋪上鮮花。

雅琴聽說以後，去求她的表姐也給她介紹這光榮的職務：

「我也希望能給耶穌散花！」

沒有費事，雅琴便如願得償。在事先練習的時候，女教師教給她們，怎樣給耶穌散花。雅琴問道：

「我們也能看見小耶穌麼？」

「當然，本堂神父捧着他呢。」

這小孩子喜得舞蹈，不斷地問，到聖體瞻禮還有幾天。那久仰的日子究竟來到了。露芮和雅琴穿着光彩奪目的衣服，手裏捧着盛滿花的小籃子，走在聖體的前面，何其榮幸！

到了該散花的地方，露芮便散起花來也向雅琴示意，叫她也同樣作。不料雅琴却目不轉睛地釘着本堂神父，似乎沒有看見別的東西，到了遊行結束的時候，她的花籃子分毫未動。

「你爲什麼沒有給耶穌散花？」

「因爲我沒有看見他。」

「不，你不知道麼，人看不見藏在麵餅形內的耶穌。我們領聖體就是領的他。」

「你領聖體的時候，也同他談話麼？」

「當然！」

「你爲什麼看不見他呢？」

「因爲他是隱藏起來的。」

「這怎麼是可能的呢，那麼多的人同時領一個隱藏起來的小耶穌？那麼每人只能得一小塊啊？」

「不是這麼說；你沒見麼，有那麼多麵形，在每一個裏面都隱藏着一個小耶穌？」

好多神學家看了露茜當時的神學知識，或許要笑，但耶穌看了却非常高興。

雅琴繼續問道：

「我求母親也准我領聖體，行麼？」

「噢，你在未滿十歲以前，怕本堂神父不肯准許呢。」

「你也沒滿十歲啊，你怎麼領聖體了呢？」

「因爲我學會了要理問答，但是你們還不會哪！」

從這時起，他兄妹倆請表姐露茜教給他們要理問答；他們學的那樣興奮，竟把玩耍完全忘掉了。幾天之後，小教員講的一切，他們都學會了。

「你講的，我們都會了，但是我們還願意求進步，能多學一點才好！露茜往往還得重述隱藏在聖體內的小耶穌。」

## 在山上放羊

這時露茜已經八歲了，她的母親看着該給她一個工作；於是她就派給這小姑娘放羊的工作。露茜便跑去給她的小朋友們報告這新聞：

「從此以後，我們不能在一齊玩了……」

但是他們小兄妹二人不願離開他們的玩友，便求母親許他們同露茜一齊去放羊。起初瑪利道太太不瞭解他們的企圖，後來因為孩子要求的很急切，終於許可了；從羊羣裏分出一部分來，托他們去放。從這天起三個小牧童每早都很高興地，活潑地把羊趕往山上去，就好像去參加什麼慶辰典禮似的。他們在離家以前，總先念天主經或是別的短誦，以求護守天使的保佑；因為這是母親這樣教給他們的。

後來在大自然裏，過他們的那美麗的生活。新的環境刺激他們採取新的遊戲。雅琴最愛聽由山谷裏反來自己的回聲。為此她常攀上大石，大聲喊她所想起的名字。據她說：「瑪利亞這名字的回聲最好聽」。有時她把聖母經一字一字地喊到山裏去，專為聽它的回聲。

方濟最愛飛鳥，他很大方地把他午餐的乾糰分給牠們吃。小鳥吃完以後，飛到樹枝上，拍着翅膀唱歌，或唧唧細語；方濟看見便也唱也打胡哨同牠們作一個比賽。他總不讓人搗壞小鳥的巢，有一次他看見一個孩子捉着一個金翅鳥，他便花了兩個巴茲（錢名）——這是他的全部財產——把牠買來放了，向那孩子囑道：「你記住吧，以後不要再捕鳥！」

方濟還在別的機會上表現了他的好心。他們在牧場上往往遇到趕着小羊羣的老婦人。有時她的羊四散奔逃，若想再合集起來，為老人們那生硬的腿，費力不少。孩子們若在附近看見了，方濟便立刻

自動服務跑來幫忙；把羊趕在一起後，也不要人感謝他，就走開。爲此老太太稱他爲老人的小護守天使。

雅琴很愛小白綿羊；常把牠們放在懷裏，到晚上回家的時候，因爲怕累着牠們，就抱着牠們回去。

還有一次趕羊回家的時候，雅琴跑到她兩個夥伴的頭裏，抱着一個小羊，在羊羣的中間走着。

「雅琴，你爲什麼站在綿羊中間呢？」

「我有一張耶穌像，他站在綿羊當中，臂間抱着一個小羊；我這便是爲效法他。」

三個孩子每天晚上念玫瑰經，他們遵守父母的命，刻板的正確。但有時因此沒有玩的工夫了。怎麼辦呢？不念玫瑰經，爲良心所不許；念玫瑰經又沒有玩的工夫了。他們想了又想，畢竟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這或者可說是一種天才的發明。他們拿起念珠來，先好好地刻一個十字聖號，然後手換第一個珠子，他們中的一個領念，只說一句話：萬福瑪利亞；換第二個珠子，別的兩個也一樣地答：萬福瑪利亞；到了大珠子三人同念：在天我等父者。這樣一直到了，再好好地刻一個十字聖號，玫瑰經即算結束；需時不過一兩分鐘。以後他們心裏可以平平安安地去玩。

## 天使的拜訪

這三個小牧童就在山裏的僻處長起來，他們純潔，善良相似小羊和小鳥，或者更好說，像似小天使，不過沒有翅膀罷了。天主的照顧既然預選他們，將來爲完成一件偉大的使命，那麼或有天使發現給他們，以作將來聖母顯現的準備，亦不爲奇。這似乎是事實，他們不止一次見過天使，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一五年，不過情景不甚清白而已。那時露茜已是八歲的孩子，同別的那三個要好的小牧童（註一）

到阿爾翁特爾地方的加卑格小山上放羊；在那小山頂上有一座風磨。吃飯以後，他們剛開始念玫瑰經，忽然看見一個形像，飄浮在他們腳下山谷的樹叢上，好像是用雪製的雕像，在午時的陽光之下照得透明。

「那是什麼？」孩子們很害怕的樣子彼此互問，也機械地繼續念經，但是他們的眼老是釘着那形像，隨着他的每一個動作。念完了經那形像也消失了。

在幾個星期之後，在同樣的情景之下，像這樣的發現還有過兩次。

露西對這意外的事件，一字不提，但她的同伴不能緘默，把這事情說出去了。露西的母親從多方面也聽到了這消息；一天有點氣急的樣子向孩子問道：

「露西，你聽着！人家說你會見過什麼——我不瞭解。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媽媽，我不曉得」。她把那顯現的情景，儘可能地述說了一遍；她說那形像好似纏在波單子裏的一個人，但因離得太遠，臉面不易看清。

她的母親聽後，帶着輕視的樣子，搖了搖頭，似乎想說：「孩子氣！」

幾個月過去了，大半的人把這事情已經忘掉；只有少數的人有時打趣露西，說她同蒙着被單子的人開玩笑……。

不料這意外的事件竟又發生了；這次給孩子的印象極深刻也很正確。

是在一九一六年的晚春吧，（其二）方濟和雅琴已得了母親的許可，也到牧場理去放羊，又得與他們的契友露西整日聚首一處。

（註一）露西道出了她們的名字，即是：德助撒瑪希亞同她的兩個妹妹，那利亞羅達和瑪利亞如斯第的。

（註二）我記不清日子了，因為那時我還不會計算年、月、日和星期。

有一天開始下雨，孩子們便跑到山腰的石洞裡避雨；這洞門是向東開的，前面有樹遮蔽着。他們吃過了午點心，念完玫瑰經以後便又玩起來。這時忽然起了一陣強烈的風，引起他們的注意向外望去，看見一羣白的東西，在山麓的橄欖園上邊，對着他們的方向飛來，那個形像，還和以前露茜見過的一樣，如同雪人，在太陽下照的透明，相似水晶體。等他來近了，這次他們看清了他的面目，是一個青年人，十四到十六歲的樣子，有超然的姿態，

他來到孩子們的面前安慰孩子道：

「你們不要怕！我是和平的天使。你們同我一齊念經吧！」然後他跪下，躬下身去，直到頭觸地，連念了三遍這經；「我的天主，我欽崇你，我信你，我望你，我愛你。求你饒恕那些不欽崇你，不信你，不望你，不愛你的人。」

「你們也這樣念吧！耶穌聖心，聖母聖心，要受你們所求的感動。」

他說完就不見了。「他的話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記憶中了，我們總沒有忘過；從那時起，我們多次跪伏在地，老長的時間念那經，直到我們感覺疲乏。」（露茜）

還有一次，在午飯以後，孩子們正在露茜家裏菜園的井上玩着，那一樣的青年，或說天使，忽然來到他們跟前，說道：

「你們作什麼了？……你們念經吧！多多念經吧！耶穌聖心和聖母聖心為實現他們的仁慈計劃，想要你們服務，你們要對主獻上你們的祈禱和犧牲，為補償侮辱他的罪惡，為請求罪人的悔改。那麼為你們的祖國也要求得和平。我是德國的護守天使……你們要接受主賜與你們的痛苦也要甘心忍受。」

露茜說：

「這些話深深地印在我們的心裏了，其功效相似一道光，在這光內我們認清了，天主如何愛我們，也如何希望被我們愛；再者，我們認清了犧牲的價值，為犧牲的緣故天主使罪人悔改，從此我們開始克苦，把克苦獻給天主。那時我們還沒作過別的克苦之功，不過只會幾小時的工夫伏覆在地，重復地念天使的那經。」

兩三個月過去了。一天孩子們把羊趕到山半坡上去，過午的時候，他們跑到山洞裏去念玫瑰經和天使教給他們的那經。他們剛念了幾遍，忽然看見一道奇異的光，包圍了他們。他們起來，看見一位天使，手裏拿着一個聖爵，在聖爵上面懸着一個聖體，聖體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到聖爵裏去。天使走到孩子跟前，叫他們三次念下面的經的時候，聖體和聖爵都懸在空中。

「至聖聖三，父，子和聖神，我從心裏欽崇你，我把現在全世界的，在聖體龕內隱居的吾主耶穌基督之聖體，聖血，靈魂以及天主性奉獻給你，為補償他自己所受過的侮辱；藉耶穌聖心無量的功勞和聖母無玷聖心的轉求，求你賞賜可憐的罪人們回頭改過。」

然後天使拿起聖體來送給露齒，把聖爵裏的聖血分授給那琴和方濟，說道：

「你們領耶穌基督的聖體和聖血吧，他被辜恩負義的人們重重地侮辱了。」

以後他又跪在地下三次念了：

「至聖聖三，父，子和聖神……就走了。」

孩子們繼續着他們祈禱的態度，不斷地重復天使教給他們的那些話。最後方濟發覺天已晚了，到了該回家的時候，他們遂即動身走了。

天使射出的這點超性的東西，完全把孩子們征服了，好像消滅了他們，他們已不意識自己的有無。他們的器官被麻痺，被封鎖。

雅季說：「我不知道，我是怎的，我不能說話，不能唱歌，不能遊戲；無論作什麼都沒有力量。」

方濟也說：「我也是一樣。到是怎麼一回事呢？天使比一切都美麗。」

孩子們幾天的工夫處於這種狀態中，後來漸漸地才又恢復了身體的力量。後來他們同聖母的顯現作了一個比較，他們說，完全有另一種功效，那時沉醉於天主內的靈魂，對和平與幸福的感覺是一樣的，但聖母的顯現，給身體帶來了一種爽快和興奮，好像逼着他們發表這事。這天使的顯現，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很明顯的，是為作將來聖母顯現的一種準備和指導。同時也不讓我們失望，若是我們一旦看到將來的黑暗，看到反天主的無神論者們，新生的外教人，他們對於天主，不信，不崇拜，不望，不愛而且氣焰衝天，以地獄的仇恨褻瀆了天主愛情的聖事。

### 在顯現以後的聖母的三個寶寶

自從聖母顯現的日子開始以來，依里亞盆地便成了天上施恩惠的源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首批得到恩寵的人，便是我們的三個小牧童。

那是在聖母第一次顯現後的一天吧，孩子們來到牧場裏，露西坐在玩友身旁的一塊石頭上。

「雅琴，你不來玩麼？」

「今天我不同意玩。」

「爲什麼呢？」

「因爲我思索那女子向我們說的那話：我們應該念玫瑰經，也爲求罪人的悔改作犧牲。我們以後再念玫瑰經的時候，應該念整個聖母經和整個天主經。——然而我們應該怎樣作犧牲呢？」

這問題當然已經超過了他們的神修知識，誰也不能答覆。

畢竟方濟想起來了：「我有了，我們把過午點心的乾果分給羊吃，以作犧牲，我們自己不吃。」他們這麼說的，也就這麼辦了。這是他們第一次守齋的日子。

但是雅琴仍長時間地坐在石頭上，帶着深思的樣子。

「那女子說了，有許多靈魂下地獄。地獄是什麼？」

露茜——她在三人中間，有最大的神學知識——解釋道：「地獄麼？地獄是一個深坑，裏面滿了野獸和大火，凡是犯了罪而不辦苦解的人，都被扔到裏邊去；在那裏永遠被燒着。」

「他再不能出來了麼？」

「不能。」

「在許多許多年後也不能麼？」

「不，總不。地獄沒有頭，天堂也沒有頭。升了天堂的人也永遠住在裏面。」

「爲此誰下了地獄，總沒有出來的日子了？」

「我已經告訴你了，不能。你不知道麼，天堂和地獄都是永遠的？這就是說的它們沒有頭，要延長到永遠。」

「我們不知道」——露茜後來追述道——「就在那一天，我們第一次默想了地獄和永遠。」

天主的母親就這樣給了她們一個準備，叫她們在七月十三日看見了地獄。

這關於永遠的思想給雅琴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有時她正在玩的時候忽然問道：

「你聽……在許多許多年後地獄也沒有頭麼？」

另一次她說：

「在裏面被炙燒的人不死麼？……也燒不成灰麼？……如果我們爲罪人念許多的經，救主不把這經送到地獄裏去麼？……我們作犧牲也無用嗎？……可憐的人們！我們應該爲他們多念經，多作犧牲。」

一會兒：

「那女子有多麼好啊！她許給我們了，接我們進地堂！」

在見地獄以後，這些想像更增強了，好像把這孩子完全浸透了。

多次她坐在那裏，深思的說道：「地獄！地獄！下了地獄的人使我多難過啊！他們在裏面被燒，相似煤炭在火裏！……」以後她戰抖着跪下伸開兩手念道：「呼，我的耶穌，你饒恕我的罪吧，保護我別叫我下地獄，你叫一總的人都升天堂，特別是最可憐的人。」

多次猶琴相似是從夢中醒來，喊道：

「露西，方濟，你們願意同我念經麼？……我們應該多念經，爲救那些靈魂不下地獄。可惜，有那麼些人下地獄！……爲什麼聖母不指給罪人地獄看？若是他們見了，就不再犯罪了，也不致再下地獄！……你應該給那女子說，她可以指給一總在場（在依里亞）的人地獄看。你看，他們必定悔改。」

她老是離不開這思想。不久她又問道：

「下地獄的人犯了什麼罪呢？」

「我不知道。或許因爲沒有望彌撒，偷竊，說壞話，詛咒，發虛誓！我說不清。」

「因爲一句話的緣故，他們就下了地獄麼？」

「你想說什麼？只要是罪的話！」

「去望彌撒或不說壞話，這值得什麼？這些罪人真叫我難過！巴不得我能指給他們地獄看！」

然後她又貼到她衣領的身上說道：「我升天堂以後，你還在世界上，若是聖母許可的話，請你給一總的人講明，地獄是什麼，叫他們不再犯罪，不再下地獄。」

這孩子完全沉於這思想，重復地說道：「下地獄的人那麼多！那麼多！」

「你不必害怕了，你要升天堂。」

「我曉得；但我希望別的一總的人都升天堂。」

有一次雅琴不願吃東西，露茜說道：「雅琴，你吃吧！」

「不，我爲那些犯貪婪的人作點犧牲。」

雅琴太次病的時候，有一天她想同露茜去望彌撒。

「不，雅琴，你不能去，再說今天也不是主日呢。」

「沒有關係，我願意爲那些在主日不去望彌撒的人作點補償。」

她若聽人說了無恥之言，便用手蒙臉說道：「我的天主，莫非這些人不知道，他們說這麼醜的話，能下地獄麼？……耶穌，我爲他們求你。她又親切地念聖母教給她的短誦：「吁我的耶穌，你饒恕我

們的罪吧……」

「自從看見地獄以後，似乎把她嚇壞了；只要能救一個或兩個人不下地獄，不拘作什麼犧牲或刻苦，在所不辭。」

方濟比他的小妹妹，雖然冷靜得多，但自從看見地獄以後，也大大地受了感動，他們曾三次享見過天主，他們看見自己被湮沒在無限量的光中，方濟因此得的印象也足以操縱他的一切。他屢次說：

「我們在那光中被燒着了，那光即是天主，但我們沒有被燒壞。……天主是怎樣的？……我們總說不出來……我看見的天主是那麼難過的，真叫我不痛快。巴不得我能安慰他才好！」

安慰因世界的罪惡而難過的天主，這是方濟一貫的思想。

有一天來到牧場裏以後，他攀到一塊大石上去，向他的同伴說道：「你們不來麼？你們讓我個人在這裏。」

那兩個女孩子跑着去捉蝴蝶；若是捉着了一個，她們就放開牠。「她們的意思，放開牠，就是爲作犧牲。」到了過午的時候她們想起方濟，便去喊他：

「方濟，你不來吃點東西麼？」

「不，你們吃吧。」

「你同我們一齊念玫瑰經麼？」

「念玫瑰經我是要去的；到時候我一聲就是了。」

後來她們喊他的時候，他想叫她們也登上大岩石，在那裏念經；但是那地方有點窄狹，躡不開。

「這麼長的時間，你作什麼啦？」

「我默思主子來，這麼多的罪惡使他太難過了。……我希望能叫他高興？……巴不得我能够作到才好！……爲這原故，今天我守齋念經。」

以後他又加上幾句：「得見天使，給了我不小的快樂；得見聖母，給了我更大的快樂；最後，在聖母射到我們胸前的光中，得見天主，給了我最大的快樂。教主是如何的美好！但他因衆多的罪惡而難過。……我們可不准再犯罪了！」

「方濟，」一天露茜向他問道：「你更愛安慰教主呢？或是更愛使罪人悔改，不叫他們下地獄呢？」

「我更愛安慰教主。妳沒有注意嗎，在上月聖母顯現的時候，她是多麼憂愁的樣子，她說，我們

不應再得罪救主，因為他被得罪的，已經太多了！我先安慰救主，然後使罪人回頭不叫他們再得罪他。

他得病以後，有一次他說：「現在救主還是那麼難過？他那麼難過叫我也真不好受！我願以我能力之所及多獻給他一點犧牲。現在我往往不再避人訪問，意思是爲作一點犧牲。」

### 爲 罪 人 回 頭

從第一次顯現以後，孩子們爲罪人的悔改就加倍地作犧牲，雅琴作的最熱烈，她總不放過一個機會。

一天他們遇着了兩個窮家的孩子，他們賴哀矜生活。

「我們把過午點心的乾糧給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不好麼？爲罪人悔改，作這點犧牲。」雅琴這樣臨時勸誘着，遂即跑過去，把自己的乾糧，給了他們。他們三個共同議決，後來每次遇見要飯的孩子，都是這樣作法。但這要飯的孩子呢，得了這意外的幸遇，當然非常高興，於是就設法想多碰到這樣慷慨的施主，因爲他們知道小施主們，平常走那一條路。不過後來他們爲罪人求悔改，守齋的日子就太多了。有時晚上他們覺餓了，便找點草糧，桑葚子和橡子吃了充飢。而雅琴又發見新的刻苦的機會了。有一次她見方濟爬上冬青樹，想摘它的菓子吃，這小女孩子提議說：「不必，還是吃普通的橡子吧，因爲它是苦的。」她就這樣多次作了刻苦。

「雅琴，你扔掉這些橡子吧，你嚐不出來麼，它有多麼苦？」

「正因爲它是苦的，所以我吃它；這樣能多使幾個罪人回頭。」

孩子們若是得到一些好吃的水果，或是點心一類的東西，便有了作犧牲的好機會。

有一天孩子們正在井上玩着，母親從葡萄園裏給他們帶來些好葡萄。孩子們很高興；但母親剛走了，雅琴說道：「我們不吃它好麼，爲罪人們犧牲了吧！」說着拿起來便往街上跑，正巧遇着了他們的老主顧——那兩個窮孩子路過，就把葡萄給了他們。

有一次母親給了他們滿籃子鮮無花菓；他們吃了幾個以後，那小女孩子喊道：「你們看，今天我們還沒有爲罪人們作犧牲呢！我們應該把這些菓子犧牲了！」然後伸開兩手，以他三人的名義，把菓子獻給了主子，自己不再吃了。

方濟，凡別人提議的犧牲，他都樂意參加；此外他自己又加上別的犧牲。有一次露西的代母給他們一瓶子蘋果露，她把瓶子放到方濟的面前；方濟却讓雅琴：「你們先喝吧！」

她們喝着的時候，他便悄悄地溜出去了。代母雖然多次喊他，他連看也不看。最後兩個女孩子也辭出，到井上去，她們確信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方濟，你沒有喝蘋果露，代母曾多次喊你，你就不去！」

「我把瓶子拿在手裏的時候，我想起來了，現在我爲安慰教主能作點犧牲；爲此，我就溜出來了。」

「每天發生的這一類的小事件，露西說：數不勝數，若都數起來，便沒有頭了。」

多次孩子們實在是慷慨犧牲，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夏天正是最熱的時候，早晨他們把羊趕出去，想到一個相當遠的牧場裏去。臨行父母叮囑他們，白天要在樹蔭下避熱，不要在午日灼炙的時候回家。在路上他們遇着了他們的小朋友，雅琴把全部食品——午飯的和過午點心的——都給了他們。

那日天晴的很好，太陽特別灼熱。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週圍的草木晒的似乎要枯萎了。岩石變成

了烤爐。孩子們挨餓還過得去，但受渴却太難忍了；而且在那地方完全沒有能喝的水。後來露齒論這事追述道：

「起頭我們爲罪人們的悔改，慷慨樂意地作過犧牲，但是過午以後我們支持不住了。我向我的夥伴提議，到臨近的村裏去要點水喝。得着他們的同意我就去了。到了一家，扣門後，有一位慈厚的老太太給我開開門；我向她說明了來意，她便給我一壺水，又自動給我一些乾糧。我收下，道謝後，去與我的夥伴分吃，然後我把水壺給方濟：

「你喝吧！」

「我不想喝。」

「爲什麼？」

「因爲我願意爲罪人的悔改受苦。」

「那麼雅琴，你喝吧！」

「我也願意爲罪人而犧牲。」

露齒沒說明，她是頭一個，或是最後一個，起意作這犧牲的，但是她說，她把整一壺水倒在石洞裏了，叫羊去喝，然後把壺送回，謝了那善心的老太太。

但熱的炎威依然不減，附近水坑裏的蛙，蟋蟀和其他的小蟲等，都拚命地呼着，雅琴正在飢渴交迫。聽着有些不耐煩，便用她那天真爛漫的口吻向她的表姊說道：

「你去對青蛙和蟋蟀說，叫牠們鎮靜點吧！牠們鬧得我頭疼，我受不了了。」

「你不願意爲罪人忍受麼？」方濟向他妹妹問道。

「是的……我願意……讓牠們隨便鬧去吧。」

以後他們學會了作這英勇的犧牲，而且比起那天所作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們知道了湯的難忍，便習慣作這犧牲，往往一星期的工夫甚或整月的工夫不喝什麼。有一次在八月裏炎熱的時分居然作了這犧牲。

孩子們還常發見新的方法，作感覺上的刻苦。有一天過午他們摘取野花，雅琴無意碰到了蕨蔞草，她卻特意用那草把自己刺傷了。她把那草拿在手裏向她的同伴喊道：

「你們看，我又發見一點東西，它可以幫助我們行克苦。」

從此以後，他們多次用蕨蔞草打自己的腿。

有一次！差不多是八月底的樣子，在聖母第四次顯現後的不久；在那次顯現的時候，聖母會一再籲請孩子們，為罪人多作犧牲！他們在到牧場的路上拾了一根繩子，露茜用這繩子繞到臂上玩着，她忽然發覺，能引起疼痛，她便向她的夥伴說道：「你們知道：這東西會叫人疼麼？我們能用它綁到身上，為主作犧牲。」

如同以前一樣，方濟和雅琴立刻響應。他們用一塊薄石當作刀子，把繩子截成三段，一人一段，當作苦帶，不隔衣服，直接纏在腰裏。

後來露茜記錄道：「也許因為那繩子太粗硬，或許因為我們拉的過緊，那刻苦的器具伊我們疼的厲害，甚或有時雅琴禁不住流下淚來。若是我們勸她，叫她鬆下來，她便立刻答道：

「不，我願為主作犧牲，以補償人們加給他的凌辱，以求罪人的悔改。」

起初的時候，他們晝夜帶着繩子。我們可以想像，這如何使他們疼痛，如何傷及康健，為此聖母自勁出來作孩子們的神師。在下次顯現的時候，九月十三日，她以母親的慈懷向他們說道：

「我很贊成你們的犧牲，但他不欲你們帶着繩子睡覺；你們只在白天帶着就可以了。」

孩子們聽命，加上了這種限制，但是他們的心火倍增，因為現在他們曉得了，他們作這嚴刻的補贖，能使天主和聖母高興。方濟和雅琴甚至在重病的時節，還帶着那繩子；後來人在他們的身上看到斑斑的血蹟。

此外，孩子們那純潔的心靈，還想出來也作出來，其他的什麼犧牲，只有天主曉得。

孩子們因為聖母的叮囑，關於為救罪人作犧牲的事，他們嚴守秘密，這也是一件值得令人注意的事情。後來露茜作了痛苦之母修會的修女，萊利亞的主教命她寫出她個人的回憶錄，因為當時為給小雅琴作傳記是需要的，她這才把多年的秘密，用謙遜的口吻說出。

「你們那時為什麼不說呢？」

「因為我們不願人家問我們，作的什麼犧牲。」

這的確是非常的謙德，的確是天主聖寵功效的真實標記！看見這無罪的孩子們為罪人而受渴，還是何等動人！這幸福的孩子們！他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學會了十字架的奧秘，得了一部份最艱難，最高貴的聖人們的知識。

「一切爲了耶穌和聖父！」

不久之後，苦難的日子，便來襲擊孩子們。於是除了自願的犧牲以外，又加上了更甚的外來痛苦的考驗。每次遇到痛苦的時候，雅琴便向她的夥伴問道：

「你們給耶穌說了嗎？你們爲愛他的緣故而忍受！」

若是他們答沒有，這小女孩子，以天使的天真態度，伸開兩手，仰首看天，說道：

「耶穌啊，這是爲了愛你，爲求罪人們的悔改。」

露西平常心裏和外面都受了痛苦。若一旦她在家裏或是在外邊，因為別人的爲難，受了打擊，方

濟便極力鼓勵她：

「你不要難過！聖母不是說了麼？我們要受許多痛苦，是爲了主子，爲了瑪利亞無玷聖心，爲了補償那些得罪他們的罪惡？……他們是那樣難過！……如果我們用這些痛苦稍微能安慰他們一點，我們便應該滿意。」

一天有兩位神父，託三個孩子爲聖父——教宗念經。雅琴願意聽得聖父是誰，爲什麼需要爲他念經。二位神父把這些問題都詳細地給她解答了。

從這時起，三個孩子非常崇拜教宗，他們每次在奉獻克己之功的時候，却不忘加上這一句：「……也爲聖父」。此外他們在玫瑰經的末了，爲聖父另加念三遍聖母經，念成了便成爲一種習慣。雅琴曾多次聲言：「巴不得我們見見聖父才好！往這裏來過那麼些人，他爲什麼不來呢？」

有人說——不記得在什麼機會上了——將來露茜可能被召往羅馬，聖父要訊問她。聽說這話以後，露茜高興極了，但是方濟和雅琴却難過極了；他們眼裏含淚說道：

「你是幸運的喇！可惜我們不能去！……但我們願爲他——教宗——作這犧牲。」

在雅琴的傳記上，有兩個地方，證明她對聖父極大的愛情。

有一次這小女孩子獨自個兒在井上，露茜和方濟正在荊茨樺裏尋野蜜，忽然聽她喊道：

「露茜！露茜！你見聖父了麼？」

「聖父？……沒有。」

「我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我見他在一個很大的屋子裏，跪在一個小桌前，兩手掩面，哭着。在屋外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向他扔石頭，另一些人咀咒，謾罵。聖父是那麼可憐！」

那兩位神父正談論教宗的時候，雅琴對她的同伴說：

「啊，就是他，我見他哭了，那女子在顯現的時候提過他，不對嗎？那女子一定也叫這兩位神父看見過他。你們看，我沒有錯，應該爲他多念經。」

有一回他們正念三鐘經，雅琴忽然跳起來向她的表姐妹喊道：「你看！……你看不見麼，很多的馬路，道路，田地，滿了人，他們餓得哭，他們沒有東西吃？……還有聖父，他跪在聖母無玷聖心堂裏念經，還有很多的人同他一齊念經？……」

然後她問，關於她見過聖父這事，是否可以說出，露茜勸她不要提，因爲怕露出一部分秘密來。

## 在聖德的路上

同着這犧牲的精神，其他的德行，同時也攜手並進，特別是謙德，論謙德他們三個好像生來就有，他們不斷以非常的樣子表現過。此外聽命的德行，祈禱的精神也都是以令人嘆服。

當時到法蒂瑪去的人很多，都想認識他們，但是來的越多，孩子們越想隱避自己。

後來有人問露茜，爲什麼不欲見人，她答：「因爲我討厭那些讚頌的話，當時我覺着，他們對於我說的那些好處，都不對也與我無關。」

一天孩子們正在街上安靜的散步，差不多在離他們一百公尺遠的地方，停住了一部大卡車，下來許多穿着華貴衣服的男女，「你們看，他們想去訪問我們，」

「我們跑吧？」

「他們不注意我們，那是辦不到的，更好還是照常走我們的路；你們看吧，他們必定不認得我們。」

「你們是阿爾翰特爾的人麼？」

「是的，先生們！」

「你們認識聖母發現給的那三個小牧童麼？」

「當然，我們認識。」

「你們能告訴我們，他們住在什麼地方麼？」

「你們走這條正路，到那邊去往左轉……」他們詳細地指給他們住的房子。

這外來的客人道謝以後，就順着指給的方向走去。孩子們都跑了，高興的像似小鳥，跑到田野的樹叢裏，藏起來，他們的這妙計成功了，雅琴說道：

「我們應該常這樣作。」

我們在前而已經提過，有一個時期，方濟和雅琴應該應付人的訪問，而露齒磯還得放棄，那兩個小兄妹往往數小時的工夫藏起來，人找不到他們，但是他們藏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

露齒告訴我們，他們小兄妹倆多次躲在山洞裏，若是他們預料，那日來訪問的人太多；他們在洞裏念玫瑰經和天使教給他們的那經，也行刻苦，關於這些事，只有天主知道。

他們到法蒂瑪去上學，路過臨近的聖堂，他們便得了朝拜聖體的好機會，特別雅琴願意長時間與隱藏在聖體內的耶穌交談，有時候孩子們剛進堂便被成羣的好人包圍，表示他們對孩子的關懷，也托孩子們代為念經。

雅琴不滿意的說道：「他們似乎早知道，我們來的時刻；不讓我們平平安安地同耶穌談話。」

但是若托他們為某罪人回改念經，他們便很表同情，向同伴說道：「我們應該為他們念經也作犧牲，否則怕他們跑到地獄裏去。」

方濟愛聖體的情緒也不低。他們到法蒂瑪去的時候，他常給露齒說：「你聽着，你到學校裏去吧

，我留在堂裏，在隱藏起來的耶穌跟前。上學爲我是徒勞，因爲不久我就要到天堂上去。你回來的時候，還我一聲好吶？」

放學回來的時候，都是發見他跪在祭台旁的一個角落裏。

以後他得了不治之病，步行往往很覺困難，他說：「我頭痛很厲害，我覺着時時刻刻要跌倒！」

「那麼你不要來吶，留在家裏吧！」

「不，不！你在學校裏的時候，我愛在堂裏，守在隱藏起來的耶穌跟前。」

後來究竟因病重不能出門了。他最大的痛苦，即是不能去拜訪耶穌。

「使我最難過的，就是不能再到隱藏起來的耶穌跟前。你聽着：你到堂裏去吧，代我多問候耶穌。」

聖母多次幾乎全允了他們的祈求。露西一次哭着求她，治好她奄奄待斃的母親的病，差不多算是忽然間好了。雅琴求聖母治好了一個老太太的疼痛。

還有一次，一個兵托孩子們代爲念經；他哭的像似一個小孩子，因爲他得了開往前線的命令，家裏拋下一個病重垂危的妻子同三個孩子，他希望聖母，或是醫好他的妻子，或是撤消往前線去的命令。孩子們要求他同念玫瑰經也安慰他說：「你別哭，聖母是那麼好；她必定幫助你。」

從那天起，他們念完玫瑰經後再加念一遍聖母經，專爲那個軍人。數月以後那軍人同着妻子和孩子又來了，請孩子們同他一齊感謝聖母。他求的那兩種恩典，聖母都允許了；在開往前線的前一晚，他忽然得了急劇的燒疾，爲此得了無限期的許可，回家養病；再者他的妻子病也好了，實在是因「聖母顯的一個奇蹟」，那人很感激的這樣述說着。

還有兩樁非常的事，是關於方濟和雅琴的。

在鄰村有一家遭了橫禍：兒子因犯法行爲被抽下獄，父母很難過，就請露茜的大姐托她代求聖母，釋放他們的兒子，露茜在往學校去的道上把事情的經過，給他的小兒妹說了。他們到了法蒂瑪，方濟說道：

「你們到學校去，我到隱蔽起來的耶穌那裏，求他賞給這恩典。」

從學校裏回來以後露茜問他說：

「你向教主求那恩典了麼？」

「當然。你給德訪撒姐說吧，過不幾天那人就要回家。」

的確應驗了。到了那月十三日，那青年同全家到依里亞去感謝聖母。

還有一家是孩子們的親戚，有一個兒子，不正幹——如同蕩子——離開家後，就再也沒有了消息。他的母親托雅琴代求聖母。數日之後，那青年果然回了家，求父母饒恕他的錯誤，也向他們述說，他那悲慘奇遇的經過：他離家後，先把錢花光了，後來因偷竊被捕下獄。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裏他幸得逃脫，跑進一個不知名的樹林裏，失了方向，不知去處。在這絕望的當兒，他跪下含淚念經。忽然看見雅琴迎面而來，天明到了一個熟地方，從那裏回到家來，——這是那青年人的話——有人問雅琴，真的去接他了麼？她答沒有，因為她也不知道那樹林。但她爲着同情心向着姑母——那青年人的母親——誠心求了聖母。

在村子上有一個老太婆，每次遇見孩子們，就諷刺他們也罵他們。一天她從酒店裏回來，發了酒瘋，向孩子們衝去；這次不止罵，而且還要打，孩子們逃開以後，雅琴說：

「我們應該求聖母也獻刻苦，叫這老女人回頭；她的嘴犯了那麼些罪，她若不懺告解，必定下地獄。」

數日以後，她們姊妹倆正在遊戲着，雅琴忽然站着，對露茜道：

「你聽，明天是我們要見聖母的日子麼？」

「不錯，明天是十三號。」

「好吧，現在我們停止遊戲，以作犧牲，為求罪人的悔改。」

她們以為誰也不注意他們，使用習慣的態度，舉手向天，仰起頭來，以天使的真誠說道：「耶穌啊，這是為愛你也為求罪人悔改。」

不料想他們正是在悞他們的那老太婆的屋前邊，有這舉動。她在牛掩的小窗裏面，看見了孩子們說的話是真話，從那時起她放棄了一切無禮的態度，而且多次托孩子代禱，求聖母寬恕她的罪惡。

克魯茲 (Cruz) 神父的訪問，對於將來是頗有關係，因為他的聲望很高，在葡國被稱為「聖人克魯茲神父」。他到法蒂瑪來是為訪問孩子們，談論顯現的經過希望得一個清晰的印象，孩子們立刻感覺這位聖人的可親，便也極坦白地向他訴心。

這位神父認明了那一切，確是天主的工程，也深信孩子們是純粹的，天真的和誠懇的。他叫孩子們領他到顯現的地方去，當日的情景還很有趣，那老人騎着一個很小的驢子，他的足差不多要拖到地上；露茜和雅琴在兩旁跟着。他們在路上談論聖母也念玫瑰經；克魯茲神父又教給他們許多短誦，他們以後每天多次念誦。

雅琴另外喜歡下面的兩段：「吁我的耶穌，我愛你！」同「至甘聖母聖心，作我救援！」

還有另一位熱心神父一天向露茜說道：「我的孩子，你該多愛救主，因為他賞給了你那麼多的聖寵和恩惠，而且將來還要不斷地賞給你！」

這話給露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她常習念：「我的天主——我愛你，為感謝你賞給我的恩寵

她也囑咐他的表弟表妹習念這短語，他們果然很熱烈的念起來，甚或有時他們正在玩得高興的時候，雅琴忽然問道：你們想起來了麼？對救主說，你們愛他，因為他賞給了你們恩寵？」

而雅琴並多次保證說：「我那麼愛救主和聖母，我不斷給他們說，我愛他們。」

雅琴在進病院前的幾天對露茜說道：「我對耶穌說，我愛他，這太使我快樂了！如果我常說這話，就好像在我心裏點上了火；而這火却不傷人」。她並且希望在一總人的心裏都點上這火！

「我不久就要進樂園，你留在這下邊要告訴別人，主子願意他們在世上敬禮聖母無玷聖心。若是需要你說的時候，你不必躲閃，儘管把天主因聖母無玷聖心賜給我們的恩寵，對他們發表了，叫他們也知道呼求她。你對他們說，耶穌聖心，願意恭敬他的聖心與聖母聖心；他們可向聖母無玷聖心求得和平，因為天主把和平托給她了。已不得我能在「總人心裏燃灼我心裏所覺的愛火；因這愛火我在耶穌聖心中及聖母聖心中是何等快樂！」

露茜曾送她一張很體面的耶穌聖心像：「你願意要這像麼？」雅琴注視了一下，然後說道：「這太不好了，同美麗的救主比起來，相差太遠，全然不像，然而我要它，因為無論如何這是他的像。」

她把這像常帶在身邊；在夜間，和得病的時候放在枕頭下面，直到這段破碎了。她親這像的時候說：「我最愛親聖心；我希望也有一張聖母聖心像才好，那麼兩個我就都有了。」

上面所敘述的這些，看來雖無關重要，但由此可以認識他們的內修。聖母的這三個小朋友，自從第一次顯現以後，在修德的路上便突飛猛進地進步。本來他們的宗教知識很小，而神修訓練又全無，但是自那天開始，他們得了完善的最高秘密，而且時時刻刻勉力修德，日有增長。他們並沒有失掉兒

童的純潔，活潑的態度，他們談笑，玩耍和以前一樣。就表面看來沒有什麼改變，尤其對於他們的刻苦和得到的一切恩典，他們極審慎的隱藏起來，不讓人知道。只有他們三個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便不斷的談論；如若來了一人，他們便低頭不語。這無足為奇，因為平常他們所談的，即是佔據他們頭腦的那女子和那女子託給他們的秘密；這些都不準讓外人知道的。

「你看見你那兩個孩子大大地改變了麼？」有人問瑪爾道太太。「外面沒有一點改變；他們還和從前一樣老實」，他眼裏含着淚答說。

凡是認識了他們的內心，透視了他們內修生活的人，未有不驚奇的。他們除了聖母顯現和聖神的感動以外，沒有別的老師。有兩三次是天主另外的安堵，他們遇見一位熱心的神父，在同他隨便談話的時候，他偶然介紹給他們一兩條自求完善的規矩；這些渴望進修的孩子們便視若至寶。在他們那被天光照明的，潔白的心靈上，好像撒上了能結百倍果實的種子。他們便是聖母令在法蒂瑪地方生出的美麗小花；不久之後，便來到了收割的時候。

即是聖母接方濟和雅琴進樂園的時候，但是他們還需先在痛苦的爐中經過一翻鍛鍊的工夫。

### 在痛苦的鍛鍊之火中

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廿三日，兩個孩子患了重病；他們患的是所謂「西班牙病」，當時在整個歐洲，因這病死去了很多的人。同時其他的家人，除了父親以外，也都病了；幸而有幾位好心的鄰婦，自動幫助父親照料病人。

這兩位孩子的犧牲精神，因着病苦，不但絲毫未受限制，而且比以前得了更多表現這精神的機會。露茜也離開學校，丟下家中活計，時時刻刻守着他們。露茜每次來到他們家裏，若先到雅琴那裏，

這孩子便說道：

「你到方濟那裏去罷！我願意獨自個兒在這裏作犧牲。」繼而又說：「你今天作了多少犧牲？我作了好多。母親出去了，我想去看方濟，但是我特意沒去。」有時她問：「今夜你爲教主作了多少犧牲？」

「我起來了三次爲念天使的那經。」露茜答道。

「我作了好多好多的犧牲，多不勝數！我受這大的苦痛，忍而不怨。」

雅琴害着病，極不願吃飯。有一天她連一點奶也不想喝，雖然母親很勉強她。這母親出屋以後，露茜向她說道：

「你爲什麼這樣不聽母親的命？你爲什麼不爲教主作犧牲呢？」

「我沒有想起來。」這小孩子眼中含淚答道。她又把母親喊進來，求母親寬恕，並且許下，母親無論叫她吃什麼，她都吃。也真的把那奶當時喝下去，不露一點反對的意思。她的表姐看她這樣作，倒有點後悔說道：

「巴不得你知道，我心裏有多麼難過！」

數日以後，雅琴承認說：「我那日恨討厭吃奶和肉湯，但是我什麼也不說，我爲愛教主和聖母無玷聖心我都吃了。」

一天露茜問她，病好一點沒有？她答道：「你知道，我不能再痊愈了。我覺着胸中痛的那麼急烈，但我不說，我願爲罪人的悔改而忍受。」

以後病勢略見好轉，雅琴已能下床，但體力仍極虛弱，方濟亦臥病半月，後來漸能起床，但病魔仍未離去，仍繼續他的破壞工作，爲此方濟就一天一天的更弱下去。

他比他的小妹更沉靜得多，但自顯現的日子開始，論熱心却不落後。他念經，受苦和露西，雅琴一樣，凡她們想出的犧牲方法，他都跟着作。但他不愛出風頭，不愛捷意見。

露西論方濟會寫道：「他在病苦中表現了非常的忍耐；他不長吁短嘆，不怨不尤，凡母親給他的東西，他都吃。我始終不能發覺，他是否有些勉強。」

在他死前的不久我問他：「你很難苦麼？」

「是的，我很痛苦！但我願意為愛救主和愛聖母而忍受。」

一天他交給我那條繩子（上面已說過）說道：「你拿着，帶走吧！別叫母親看見了；現在我不能再留它了。」

差不多同時吧，雅琴把她的繩子也交給了我說道：「你把它存起來吧，我怕母親看見了；迨我好了一點以後，我還要它。」

這繩子有三個結都染上了血跡。」

這兩位小天神留下的聖髻是何等寶貴！這是他們為罪人而犧牲的記念品，可惜露西在進公學以前，她把那聖髻燒掉了。

我們再談一談方濟。我們還記得，在第一次顯現的時候，露西問那女子：「方濟將來也進樂園嗎？」她答：「是的，但是他還需要先念很多的玫瑰經。」在顯現以後，給他報告了這個消息，他樂得臉上放光，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喊道：「啊，天主聖母！念玫瑰經，你叫我念多少，我就念多少！」

從那以後，他一日不誤，向天上母后獻上他的敬意！玫瑰經！有時他請小妹妹或是表姐妹同他一齊念，但是他自個兒念的時候更多。

多次兩個女孩子正在玩的時候，他離開她們，在旁邊默默不語，來回地走着。

「你作什麼呀，方濟？」

他只舉起拿着念珠的手以作答覆。

「現在你來玩吧，後來我們三個一齊念。」

「後來麼？現在我念，後來我也念。你不記得麼，聖母說，我需要念很多的玫瑰經？」

有時他悄悄走開，藏起來。若有人喊他，聽見他在牆背後或是在樹叢裏面答應，因為他正跪在那裏念經。

「你爲什麼不喊我們與你同念？」

「我更愛白個兒念，因為我能默想，能安慰因罪惡而難過的救主。」

念經和默想。我們可以想到，天主賜給了他神魂超拔的恩典。有露西敘述的一件事實，可以作證。

一天他們把羊趕往一個小松樹林裏去，在樹林的兩邊是種有莊稼的田地，爲防備羊侵入田地，或越出牧場，他們三人應分爲兩組，兩邊監視。

「你們兩人在這邊，我自己到那邊去」，露西說。

但雅琴留她不讓她走：「不，我們倆個在一齊，叫方濟到那邊去吧。」

方濟說道：「本來我也愛同你們在一齊，但我爲罪人獻給主這一個犧牲。」

過了相當長的時間，露西對她的表妹說：「雅琴，你到方濟那裏去，陪他一會吧，這可憐的孩子太孤獨了！」

這孩子很快的去了，她在路上走着就已經開始喊她的哥哥。她到了樹林的盡頭，一面找一面喊，但是方濟却無蹤無影。」

她哭着回到露茵那裏，說道：「方濟失迷了！」

「你在這裏等着，我找他去。」

「找到了方濟應在的地方！露茵敘述道！喊他，但是沒有回答。我找遍了，最後發見他在一個牆後；他跪着，頭垂到地下。我走到他跟前，撫他的肩，喊道：「方濟！」

他站起來，相似大夢初醒。

「你念經了麼？」

「是的，我起頭念了天使的那經，以後我便沉於思想。」

「你沒聽見雅琴喊你麼？」

「沒有，什麼也沒有聽見。」

「來吧，我們到她那裏去；她哭呢，因為她想你失迷了。」我們就去了，但是數分鐘以後，他又想回到以前的那地方；他願意自個兒在那裏，如同他自己說的，「是為獻給主子這犧牲。」

論一個孩子神魂超拔，我們可有什麼印象呢？他從出神的狀態中強被喊醒以後，他感覺一種渴望再回到那狀態裏去。

現在方濟是那樣孱弱，他已不能念整串的玫瑰經了。他覺得難過，告訴母親說，他連半串玫瑰經也念不下來了。慈善的母親設法安慰他，給他說明，如果不能口誦，但心誦也就够了；聖母也一樣高興收納。

他多次自怨，不會用那種完善態度念經，如同他更幸福的人；這使他有些傷腦筋。

他雖然身體那樣不好，但有時仍作短距離的散步。而且多次勉強拖步到依里亞盆地去。他看見那恩寵的地方，無疑的便想起至聖童貞瑪利亞來，他常一再表示，這是他最大的願望，盡可能的快到聖

母那裏去。

若有人說，他必要痊愈，他的回答總是一個不字，他說這「不」字的時候，面上的表情，聲音的低沉都給人留下一種深刻的印象。一天他的代母守着許願，若是他的病好了，他寧欲獻給聖母，等於他體重的那麼些麥子。方濟解釋，許的這願是無益的，因為他的病不能好了。

方濟雖然很年青，也沒有受過教育，但是他的良心極正確。有人曾對他說，他可以在他代母的草地上放羊；代母亦必不反對，但是方濟在未得到正式許可以前，決不這樣去作，因為他怕犯一個偷盜的罪。

到一九一九年的二月底，方濟的病，眼看着重起來，他又只得臥床不起。雅琴整天陪着他。有一次露西很快的被接了來；她一進門，雅琴告訴她：「聖母來看我們了，」也說「不久她來接方濟進天堂」。她問我，還願意叫罪人悔改麼？我答當然，她說，我要進一個病院，在那裏我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應該為罪人的悔改，為補償聖母無玷聖心所受的凌辱，為愛耶穌都忍受了，我問她，你同我一同去麼。她答：「不，這叫我太難過了！她說母親陪我一齊去，但是後來只留下我自個兒在那裏……」

她想了一會，繼續說道：「我希望你同我一齊去才好！誰知道，也許那病院是黑屋子，在裏面什麼也看不見，祇我自己留在那裏，得受很多的苦！然而，沒關係，我為愛救主，為補償聖母無玷聖心所受的凌辱，為使罪人悔改，也為教宗寧願受那些苦……」

這仍然常常是方濟極熱烈的願望，即是安應救主和他的聖母。

一天露西和雅琴進到他的小屋裏，他對她們說道：「請你們今天少講話，因為我今天很頭痛。」「你別忘了，把你的疼痛為罪人們獻給天主」，雅琴勸道。

「當然，最要緊的是爲安慰救主和聖母，然後才爲罪人悔改和爲救宗。」  
方濟漸漸地來到了永遠的門限上，一天他對露西說道：「你聽：我的病已經很嚴重。不久我就要進天國。」

「那麼你可記着，別忘了爲罪人，爲救宗，爲雅琴也爲我念經！」

「當然，我將爲一總的人念經。請你最好把這話告訴雅琴，因爲我怕我見了救主，什麼都忘了。最要緊就是安慰他。」

## 方濟的死

在四月二日那天，病人覺得可以請神父給他聽神工，因爲他還沒有開聖體，爲此他怕在未領救主以前就去世；這思想曾使他頗感難過，如同他給母親所說過的。

我們還是聽聽露西的話吧，因爲她比別人更認識這天使般純潔的心靈的內幕。

在大早晨，他的姐姐德肋撒就來接我：

「你快來，方濟的情景很不好，他有話對你講。」

我趕快穿好衣服到他那裏去。他求母親和姊妹到屋子外邊去，因爲他要告訴我的是一件秘密。他們退出以後，他對我說：「今天我應該辦神工，爲能領聖體，然後我要去世。你可以告訴我，你所知道的我的罪，以後你再上問雅琴。」

「你多次不聽母親的命；她叫你家去，你偏跑出去找我，或是躲起來。」

「對了，我這樣作過，現在你去問雅琴，他還記得什麼。」

雅琴想了一會，答道：「你給他說，在聖母未顯現以前，他偷過爸爸的半個法郎，爲買一個口琴

還有，阿爾猶特蘭孩子們，向包萊勞斯的孩子投石頭，他也參加了。」

我給他傳了小妹妹的話之後，他答道：「我已經告過了，但我還再告一次。說不定就因為我這罪的緣故，叫故主很難過。倘若我不去世的話，我斷乎不再這樣作了。現在我懺悔。」他伸開兩手念道：「呀，我的耶穌，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吧，救我們於地獄之火，領導眾人進天堂，尤其那些無人記念的人。」——然後對我說：「你也求故主請他寬恕我的罪吧。」

「當然，我也求；如果你的罪還未得寬恕的話，在數日之前，聖母必不對雅琴說，不久她來接你進天堂。現在我去望彌撒，在那裏我要為你求隱藏起來的耶穌。」

「你聽：你求他，叫本堂神父給我送聖體來。」

我回來的時候，見雅琴坐在病人的床邊。方濟剛一看見我就問：「你求了隱起來的耶穌麼，請他叫本堂神父給我送聖體來麼？」

「是的，我求了他。」

「將來在天堂上我也為你念經。」

我辭別他，家去忙我的活；家裏的工作與上學。晚上我回來，見他笑容可掬：因為他辦了神工，本堂神父許下，明天給他送臨終聖體。

他願意守空心齋。神父捧聖體進來的時候，他想坐起來，再辦一次神工，以更大的敬畏，領主子的聖體，但因爲過於脆弱沒有作到。

他領聖體以後，「精神爽快，熱心倍增，」他樂得不能自持，神父剛剛出門，他便向母親問，他還能領一次故主不能。他對他的小妹妹說：

「今天我可比你幸福，因為我在心裏有隱藏起來的耶穌。」

白天他的代母來看他，他求代母祝禱他也寬恕他，因為以前或許多次使她討厭。

露茜和雅琴差不多整天陪着他，她求她們爲他念經，因爲他自己不能念經了。他告訴她們：「現在我要進樂園；我在那裏要爲你們懇求耶穌和至聖童貞，希望盡可能的也快叫你們去。」

「方濟，隨天主的聖意吧……若是今天他叫你進樂園，你可別忘了我！你曉得了麼？」

「不，我忘不了你，你放心吧！」

「那麼在天堂上再見！」

「在天堂上，……。」

翌日是禮拜六，四月四日，早晨六點鐘方濟奄奄一息地對母親說道：「你看，母親，在門口有一道美麗的光……。」

數秒鐘後他又說道：「現在我看見那光了……。」

相似天使的微笑籠罩着他的面孔，沒有臨死的掙扎，沒有痛苦的哀號，安然與世長辭。

「笑着死是瑪利亞愛子的特恩。」

方濟尙未滿十一歲，便進入永遠的故鄉了。」

## 雅琴的末日

### 在苦路上

哥哥的死使雅琴深切的悲痛。在哥哥未去世以前她囑託他：「你多多替我問候救主和聖母。你給他們說，我受苦爲使罪人悔改，爲補償聖母無玷聖心所受的凌辱，他們願意我受多些，我就受多些。」

人多次發見這小孩子在出神，若問他什麼，他答：「想方濟，巴不得我龍兒他才好！」眼裏滴了淚。

她不久要見方濟去，號液性的肋膜炎，這是「西班牙病」的後果，同時隨着來的還有其他不同的複雜的病症。醫生叫他送往歐倫的醫院裏去，她在那裏度了一九一九年的七月和八月；兩月的治療並沒得着多大的效果。

因為雅琴的要求，母親兩次帶露西進過城。她第一次看見露西的時候，喜出望外，馬上去擁抱她；母親出去買東西的時候，她把露西留下。

露西問：「她受苦很多麼？」

「是的，很多；但一切都是爲罪人的悔改，爲補償聖母無玷聖心受的凌辱。」她答。

以後她又很親切地論救主和聖母說道：「他很高興爲愛他們的緣故而受苦，他們也很愛爲罪人悔改而受苦的人。」

露西寫道：「第二次我去看她，她仍是一樣幸福的，因爲她能爲愛天主和聖母無玷聖心，爲罪人，爲教宗而受苦。這正是合乎她以前的理想。」

雅琴出了醫院，回到家裏，可是病仍舊沒有好，她在胸前還有一個不小的傷，天天須要包紮，這小天使無間斷的受着致命的苦，始終不怨不尤，一味容忍。後來也許因衛生設備不完善，在施行手術的時候，那傷受了某種菌的傳染，痛苦更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而且訪問的人很多，她也無法避免；以前她會同她的小哥哥藏到山洞裏去，現在想起來，還很想再有那樣的日子。

「從前我多麼喜歡上山，在山洞裏念玫瑰經，然而現在我不能了。」她對露西說着，不覺悽然淚下。

「你再到依里亞去的時候，要爲我念經。我必定不能再到那地方去了。」

她在人前極力隱蔽她的痛苦，特別在母親跟前，因爲怕她太難過。她對露茜說：「你不要告訴人，我受苦，連母親也不要告訴，因爲我不願她太難過。」

而且她常設法安慰她的母親：「媽媽，你別哭！我覺得我很好。」又說：「媽媽你不必難過！我要進天堂，在那裏我要多爲你念經。」

她爲叫耶穌和聖母更喜歡，她不讓人知道她的刻苦。若有人問她，還需要什麼東西嗎，她答：「謝謝，我不需要什麼。」

若只剩露茜一人，她就承認：「本來我很口渴，但是我特意不喝；我願爲罪人獻給耶穌這刻苦之功。」

由痛苦給她的疼痛，尙不能滿足她渴求犧牲的心，此外她還得特意自尋痛苦。——因爲母親知道她極討厭喝奶，爲此有一天她拿着奶，也拿來了很美的葡萄。

「好孩子，你吃吧！若是你不願意喝奶，那麼你就吃葡萄。」

「不，媽媽，我不要葡萄，你把它拿回去吧；我愛喝奶！」

母親聽見這話很高興，因爲她想，這小孩子的胃口又好了一些。但她一出屋門，雅琴即向表姐說道：「本來我很愛葡萄，極討厭奶，但是我願獻給耶穌這犧牲。」

一天早晨露茜看她的面色不好，問她覺着不好嗎？她答道：「今天夜裏我疼的很厲害，我爲獻給耶穌一個犧牲；整夜在床上沒有翻身，爲此不能睡覺。」

還有一次她對露茜說，沒有人的時候，她自個兒常起來念天使的那經。「但是現在我不能再躬身使頭觸地，因爲那樣我就要跌倒；現在我要跪着念。」

歌倫的總鐸（註一）問露茜，雅琴病況如何，露茜答，病人已衰弱到不能跪起來念經的程度。總鐸給她說：請你告訴雅琴，我不准她再跪起來念經，她應該臥着念，不要過於勉強自己。

露茜聽說後問道：「那麼隱藏起來的耶穌能滿意嗎？」

露茜答道：「當然，耶穌願意我們按總鐸的話辦。」

「好，那麼我就不再起來了。」

許多次人見雅琴一動也不動，用手掩面，在沉思。

「雅琴，這長的時間你在想些什麼？」母親問。

這女孩子看着母親，答之以笑。但不久她又聚精會神的沉思起來。她向露茜說過：「我默思救主，天主聖母，罪人以及未來的戰爭；在那戰爭中將死多少人！內中有很多下地獄……將破壞很多的房屋，死很多的神父；這是何等悲慘！若是他們停止犯罪，就沒有戰爭。他們也不瞭解地獄。你看，我現在要進樂園；至於你，你若是在夜間看見那女子說的那光，你就投奔我們那裏去吧！」

「你不知道麼，人不能往天堂上逃？」

「對，不能。但是你不要害怕！我在天上將為你多祈求，為教宗也為葡國，求着戰爭不要波及它，也為一總的神父。」

有時她默想的很高興，就說道：「默想叫我太快樂了！」

聖神不是說過麼，他要住在純潔坦白的心中，喜歡同他們交談？

一次她正在默想的時候聖母顯現給她（雅琴以為這顯現是很自然的）為預告她的末一段苦路，叫她作一個準備。她與露茜敘述道：

「聖母給我說，人要把我送往里斯本的醫院裏去；但我不能再見你和我的父母了；受很多的苦後

，我要獨自個兒死去，但我不必害怕，她要親來接我進天堂……」

她哭着擁抱濟她的知心朋友又說道：「我不能再見你了，你也不能去看我！你聽，你要多爲我念經，因爲我要獨自個兒死去……」

「獨自個兒死」的這思想總使她難過吧！

一天露芮來的時候見她把聖母像放在胸上並自語道：「吁我天上之母，我應獨自個兒死去是可能的嗎？」

「若是聖母來接你，那有什麼關係？」

「對的，沒關係。但我不曉得怎麼一回事，我常不想聖母來接我，我只想，我獨自個兒死，你不守着我。」

她屢次擁抱她的表姐，哭着說道：「我不能再見你了——不見你，不見我的母親，不見我的父親，不見我的姊妹，任何人不得見，我獨自個兒死去！」

「你不要想這事吧！」

「讓我想吧，因爲我越想的，我越痛苦，我願爲愛教主，爲罪人受苦，總而言之，與我沒有關係。」

露芮聽見她囁囁自語：「吁，耶穌，現在能叫許多罪人悔改，因爲這犧牲够大的了！」

〔廿一〕雅仙陶費萊拉 (Don Faustino Jose Yacinto) 是阿里瓦的本堂神父兼歌倫的總領，是一位有德行，

有精神的神父，他極關心露芮的神修。露芮以後說道：「那時候我雖然不曉得，什麼是神修，但是我聽說那位神父作了我第一個導師。」

在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況之下，聖母的預告就實現了。一九二〇年正月月中旬，名醫李恩本博士，乘胡聖車來法蒂瑪。她藉機會拜訪了聖母的愛女。他看雅琴病況嚴重，他就促使着叫人把她送往里斯本去，在那裏用手術，或者還能治療。但她的家人都反對，以為這孩子已經病得這樣沉重，若再沒有自家的人看護她，她的痛苦太大了。她自己的意思只願意去見聖母；聖母也有一樣的意思，願意快把她接走，如同把方濟接走一樣。爲此一切都可能是徒勞，因爲在歐倫的醫院裏會領教過了。

但是那大夫很願意幫忙，仍堅持他的意見，叫雅琴不妨前去一試。於是她的母親就陪她到里斯本去。——從此便開始走上加爾瓦山的道路。

露芮寫道：「這次的難別碎了我們的心。她好久抱着我的脖子，哭泣着說道：『你多爲我念經，直到我進天堂——以後我要爲你念經。你不要洩露秘密，即便割頭，也不洩露。你要愛耶穌和瑪利亞無玷聖心，你要爲罪人多作犧牲。』」

人希望雅琴到里斯本去，能在寓家找到住的地方，但因爲她病況垂危，人家都不肯收納。幸而天主的照顧：叫她在「奇蹟之母」孤兒院裏找到了地方。

她馬上就覺着在這裏如同在家裏；這孤兒院就是法蒂瑪聖母的家，女院長成了她的「保母」雅琴對她表示兒女的孝愛和無盡的感激。

院長瑪利亞姆姆立刻看出來聖母給她送來了一個寶貝。聖母這愛女的純潔和謙躬，忍耐和癡命，以及祈禱的精神，從第一日開始，便給了別的孩子們很好的影響。有一個女孩子，雅琴對她特別感覺興趣，常勸她好好的聽命，說實話，不偷閒，若是她願意升天堂，她該忍受一切。

另外使雅琴幸福的，是能同在聖體聖事內隱藏的耶穌，住在一家。她常談論他，表示對聖體的渴望；她在孤兒院裏住的時候，可以天天領聖體。（註二）

她總能走動幾步，便多次進堂，坐在小椅子上，眼不轉睛地望著聖體樓子念經。

## 天上恩愛的表示

聖母忘不了她的愛女，另外在她受苦的時候。聖母發現給她也不止一次。雅琴向她這停母述說聖母賞給她的恩寵差不多用一樣的字句，一樣懇誠，如同以前對她的兩個同伴說過一樣。

一天她應該臥床不起，院長來看她；她說道：「好保母，請你晚一會再來，因為現在我等著聖母。」她發著光輝，面對聖母來的方向望著。

有時她似乎沒有看見聖母，她只看見一個光球。她以後說過：「這次她與在那邊（依里亞）不一樣，但我知道，這是誰。」

有時保母走近床前，想靠著孩子坐下；若是她走到聖母發現的那地方，雅琴便喊道：「保母，你別上那裏去，聖母會在那地方站過。」若是女護士走到那地方去，她也是這樣說。

她在同聖母交談以後，所說的許多話，按她那幼稚的年齡和淺薄的教育程度，常是說不來的。她的保母會把最起勁的一些話記錄下來；我們摘取幾句寫在下面。

「把大多數的人推下地獄的罪惡，即是不潔之罪。」

「將有一些時候很得罪救主。——事奉天主的人不作時樣。——聖教會沒有什麼時樣。救主常是一樣的。」

（註二）她的保母曾這樣說過。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她又加上一句：「我想：她在家裏的時候，已經領過聖體了。」她父親也說：「在一九一八年（也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她領聖體了，她比別的孩子們熱心的多。」

「世界上的罪是很大的。」

「聖母說了，在世界上有許多戰爭和糾紛。戰爭不是別的，那是爲罰世界上的罪。」

「聖母的愛子，耶穌舉起了懲罰世界的手，她已無法拉回。」

「人該作補贖；若是人懺悔，教主還饒恕他們；若不然，他們不變更他們的生活，罰就要來到

……（註三）

聖母在說這些事的時候，似乎是露出淒楚的樣子，因爲這孩子多次說：「可憐的聖母！聖母叫我很難過！她叫我很難過！」

「如果有人知道永遠是什麼，他們要如何開始改變他們的生活！」

「醫生們爲治療病人沒有領得光明，因爲他們不愛天主。」

「若是政府讓聖教會平安，也担保信仰自由，天主要降福它。」

「我的好保母，

您爲罪人多念經……

您爲司鐸多念經……

您爲修士多念經……

您爲政府多念經……」

「司鐸只應辦理聖教會和救靈魂的事務。」

「司鐸應是潔淨的，完全潔淨的！」

「司鐸和修士不聽自己長上的命，不聽聖父的命，使教主極不愉快！」

「好保母，您要躲避奢侈，不貪財，愛神貧和靜默。」

「連惡人，你也要多多愛他們。總不說別人的壞話，要躲開慣說別人壞話的人。你多多忍耐，因為忍耐能把我們送進樂園裏去。」

「刻苦和犧牲最悅樂耶穌。」

「我希望進修院，但我更希望進天堂。一個修女，身心都應該是很清潔的。」

「你曉得什麼是清潔嗎？」——保母問。

「我曉得。在身體上清潔就是保持潔德；在靈魂上清潔就是不犯罪，不視非禮之物，不偷竊，不撒謊，常說實話，但為這些須要努力。」

「這一切，你是跟誰學的呢？」——保母問。

「跟聖母。但有一些是我自己思想的。我很愛思想。」

「跟聖母！」因為在她的這小的年齡，得了論世界，論天上事物的這樣知識，用別的法子，是難以解釋的，而且這孩子的話預告了我們時代的最大禍患。

雅琴在那些日子，說的許多預言，都是天上的啓示，也都精確地應驗了，此處我們引證一兩段寫在下面：

一天瑪爾道太太來看她的病女，院長問她：若是雅琴的兩個姐姐福羅達和德肋撒當修女，她高興麼？這好母親答道：「天主可不要這樣辦吧？」

（註）關於這話保母於一九三七年寫道：「據她告訴我的，這是指的一個嚴刑的意思，在將近幾年內就要發生。」

主子，你可憐我們吧，但這也是真的，聖母說過——假設世人不同頭的話……才要發生。所以我們自己可以定奪。我的天主你可憐我們吧！」

「親不願意；爲此不久聖母來接她們進樂園。」  
她的兩個姐姐真的不久就死了。

從很久以來瑪利亞姊妹就想到法蒂瑪去一趟，但是總沒有實現這宿願的機會。一天雅琴對她說道：「保母要到法蒂瑪去，必須在我死後。」

的確如此，在雅琴死後，爲了意外環境的關係，須要她送這孩子的屍體到法蒂瑪去，爲此宿願得償，畢竟到了天上母后顯現之地，表示她的敬意，獻上她的祈求。

雅琴在里斯本經過了兩位名醫的手術治療；這兩位醫生本着公教博愛的精神對她很懇切；她對他們也很感激。一位曾求她，追她到天堂上以後，要把他介紹給聖母。雅琴也求這醫生，爲她念經；她注視他好久，然後說道：「不久您要跟我去。」

第二個醫生也有一樣的辦法，他托雅琴爲他和他的女兒念經。雅琴答應了，用眼光看着他說道：「大夫不久您也要跟我去，但是你的女兒先去，然後你去。」

這兩樁預言都應驗了。

## 往天上去去了

雅琴雖然一再聲明，診療是絕對無用的——因爲最近聖母又發現給她，許下快接她走——但是李思本醫生仍堅持送她到愛斯體森醫院裏去，在那裏實行外科手術治療，這孩子只有臨命。

那時他叫人給露茜寫道：「至聖童貞又來看我了，她給我說明了來接我的日子和時刻；她勸我，

「要老實的。」

我多麼希望能在好保母的看守之下，死在「法蒂瑪聖母院」裏！但是耶穌願意我為罪人悔改作犧牲。

在一九二〇年的六月二日，雅琴辦了神工，領了聖體，涕零悽慘，悲歎斷地，辭別了在聖堂內隱藏的耶穌，離開了她所愛的孤兒院；只有保母陪她到病院。

由此開始過小烈士的生活，不再只是痛苦犧牲。在這裏和在孤兒院裏完全兩樣。有時常來兩三個好人看望她，另外的是保母，只要能夠，就來看她。但是「她要獨自個兒死去」聖母的這預告和這孩子的推測，很明顯的應該實現。

在二月十日那天開刀，因為她身體過於衰弱，不能使用哥羅芳，僅施行了局部的麻醉。為此行手術的時候她懂得也看見了一切動作，給她脫去了衣服的時候，她哭的很痛。

手術似乎完全成功了，但是好的希望仍舊沒有。

從她的左臂取出了兩根肋骨，留下了掌寬的一個傷口，尤其在包扎的時候，要引起癢癢的疼痛，但這小孩子的忍耐是令人佩服的。

「啊，我的天母！啊，我的天母！」這是她在受痛不過的時候，順口呼出的惟一嘆聲。

有時她為勉力自己和別人說道：「忍耐吧！我們為升天堂必須受苦。」

她在心裏必定加上一句：「呀，耶穌，一切都為了愛你，為罪人悔改！現在你可以叫許多罪人悔改，因為我這犧牲够大的了。」

在她死以前四天，保母鼓勵她，要好好地忍受可怕的疼痛，因為這能叫救主高興。在第二天她對

保母說道：「保母，你聽着，現在我不再抱怨疼了。聖母又來看我，對我說，她快要來，接我走，把我的疼痛都除去了。」

的確如此，從那時以後，她再也沒有呼痛的嘆聲，臉上也不再有疼痛的樣子。

二月二十日，禮拜六，晚上六點鐘，病人說，覺得很不好，求濟領臨終聖事；八點鐘就在天使堂的本堂神父來依斯博士（Dr. Pereira dos Reis）手裏，辦了神工也求他給送臨終聖體，因為他快要死了。但是別人想，不致死得這麼快，為此神父許下明晨送聖體。以後不久，即在夜間十一點半鐘，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便實踐諾言，把她的愛女接往天上去。

當我們的小天使進入永安之睡鄉的時候，只有夜間服務的女護士在場。

## 發出德馨

她那純潔的身體，以前為罪人的悔改，曾受過那麼多的苦，現在穿上了首次領聖體的白衣，腰間束着一隻藍帶子，這是她生前所要求的裝束。

以後小遺體被運往附近的聖堂裏去，計劃從那裏再轉運回家。來參觀小天使的民衆很多，他們吻她，把聖物觸到遺體上，以作為聖蹟。

「她好像活潑騎在小棺材裏，脣頰粉紅，現得異常美麗……來參觀的民衆，都表示極度的興奮和驚奇，此外，還有一種宜人的香味，相似由香花裏發出來的。論此事，連最沒有信仰的人也不能懷疑。」

若是人考查了病的性質和當時的情景，因為棺材三天半的工夫開着，這件事未免實在太使人注意

了。(註五)

二月二四日午時成殮，以後棺材運往車站，送殯的人很多，再由火車運到歐倫。就在那裏殯葬在一家貴族的墓地裏；這家從那時起，以聖母的愛女作了小護守天使，也極感激地承認因她得了很多非常的恩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開箱驗屍，發見遺體沒有腐朽。當時舉行遷葬典禮，移往法蒂瑪聖地。把她同乃兄方濟的殘骸，同葬於一塊簡而美的墓碑之下；這便是他們兄妹倆最後休憩之地；以後若是天主願意顯揚他們，或許另有變動，也未可知。

### 痛苦露茜瑪利亞修女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三日，在依里亞盆地放羊的三個小牧童，現在只還剩下了一個，在人間活着，即是露茜。人常見她以熱心，謙恭的態度，在那恩寵的地方同民衆一齊念玫瑰經。但是一天她也突然失蹤。這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議論紛紛，有說好的，有說壞的，而且傳佈着各種謠言，爲此歐倫的縣長覺得有明瞭真像的必要，便把露茜的母親傳了去，要她說明她女兒的下落。這婦人予以拒絕，明確地答道：「我的女兒所在的地方，是她自己願意去的，也是我同意的。我沒有別的解釋可以發表。」

縣長也並不堅持地的追究，遂即讓露茜的母親回去了。

(註四)由阿爾梅達(Antonio Rebelo de Almeida)先生的一封信得知，他曾負責看守運送瑪利亞的遺體。

(註五)在李思本醫生給耶穌道體聖潔的病况和死亡的記錄上。

那青年女孩子於一九二一年進了波爾道城外維拉爾的公學；這公學是聖多羅德會的修女辦理的，不久她便隨了天主的聖照，棄俗修道，去事奉他。

在構成葡國北部，與西班牙邊界的明號河右岸，有一個古城，名叫都義，是屬西班牙的。真福保拉法新體（Paula Frassinetti）會的初學院，在一九一零年從葡國被逐出後，就移到這城裏來了。露茜現在就在那裏被收納了。

她在領會衣的時候取得會名叫作「痛苦露茜瑪利亞」她得的職務是處理院中工作。

從開始她那深造的謙德，完善的聽命，和羈的態度，非凡的祈禱精神和守會規的忠誠，便作了同會修女的模範和鼓勵。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發了期愿；六年以後，即一九三四年十月三號發了終身愿。

現在露茜是在西班牙國，加利濟亞地方，旁德維拉（Pontevedra）的多羅德修女會的一個會院裏。人說天主聖母還賜給了這年青的修女特別的恩寵。只要天主願意竟有一天要顯明，耶穌瑪亞利在這靈魂上作的什麼工程，而且他們要因這謙婢的內修怎樣受光榮。但是目前主的秘密還是隱藏的。

## 第三章：敬禮

### 在葡國的影響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的奇蹟，結束了法蒂瑪顯現的奇事。那奇蹟的消息頓聲業的親眼目睹和報紙的宣傳，於二十四小時內傳遍了葡國全境，直到最遠的一個角落裏；它的功效是無以形容的。從那日起法蒂瑪成了無數朝聖者的目的，漸漸被人認為恩寵之地，成了露德第二。平日單人或小團體，來朝聖者，已經够多了，每逢星期日，瞻禮，每月十三日，尤其五月和十月十三日便有千萬的參拜者，湧流到那地方。

在太陽的奇蹟以後，人就在聖母站的那地方搭了一個大彩坊。一九一九年民衆又在那地方建造了一個簡陋的小堂。

人來的很多，但是誰也不是爲了發展法蒂瑪，都是希望在玫瑰之后，大施恩寵的地方，得到一分恩典。他們來求助，謝恩；來念玫瑰經，唱聖歌，以向天母表示孝敬之意；而且有時想出新奇的花樣，但總是合適的，誠懇的，比如下邊的一個花樣——

### 謝恩的鞭炮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三日，那小堂剛蓋起不久，有六百餘人正在虔敬地祈禱，同時還有無數的，自遠地來的朝聖者，正在樹下乘涼，吃飯。在離小堂五十米的地方，忽聽一聲炮響，直衝雲霄，連響了

二十一炮！這即是向聖母致敬的炮聲。

當時有一位參與典禮者，即是魏斯康德先生，他記載道：「我聽見在我遇圍的一些熱心人，對這事表示不滿，他們說，在聖母顯現的聖地，不該有這世俗作風，神職界應該出來干涉；在聖教會的監視下，這類的不敬行為是不許可的。」

我拿着日記簿和鉛筆到那放炮的人那裏去問道：「先生尊名，我可以領教麼？」

那人很驚慌地看着我，以慎重的態度，乾脆地答道：「先生若係當局代表，想拘留我，因為我沒有許可，擅放火炮，那麼你就看着辦吧。我只知還願，至於受罰，或被拘禁與否，在所不計。你們隨意處理吧！」

我告訴他，他可以放心，我沒有別的目的，不過我想知道，這火炮是否為還願，向聖母致敬的火炮。

那人放心了，以誠實的口吻，流利的言詞，興奮地對我介紹他個人的履歷。

他是一個煙火製造家，他的工廠，設在摩斯·波爾道附近的一個大村子上。在六月裏，他得了嚴重的腸胃病；醫生束手，醫藥罔效。按人的推測已經絕望。他尤其擔心他的孩子，在他死後無依無靠，在這困難中他想起了聖母——憂者之慰——充滿了依靠之心求她，並且許願：若是病好了，將到法蒂瑪去謝恩，鳴炮二十一響，向在天之后致敬。

剛許了願病就輕了，不久便完全恢復健康。今天我同全家人員到這裏來，即是為謝恩與還願。」

若是我們統觀法蒂瑪聖母敬禮的發展，另外有二種因素，以倒山排海之勢，展開了敬禮運動。那二種因素即是：一，地獄為反對恩寵聖地採取的鬥爭；二，教會當局的參加；三，尤其在顯現的過程中

，發生的那些驚人的奇蹟。

## 公教敵人的對策

到法蒂瑪來朝聖的人愈多，公教的敵人攻擊神職界和增長着的所謂「法蒂瑪異端」亦愈烈。他們藉無信仰的報紙，自一九一七年，七月開始，延長數年之久，極盡諷刺漫罵之能事，猶以為未足，更進而賴當局之支持，採取非理的強權干涉。因為那時的政權是完全處於公教敵人勢力之下的。我們把當時鬥爭的經過，摘取緊要的大略，記錄在下面：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十五日逮捕和監禁了我們的三個小牧童。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星期日，無神黨賴官員的幫助在法蒂瑪開會，為宣傳和抗議「神職界的陰謀」。好在他們的計劃，因了本堂神父的先見之明，與教民不屈不撓的精神歸於慘敗。

同年九月二二日的夜間，無神黨人搶劫了依里亞盆地的聖物。又在桑達萊城，黨員百餘人發起夜間遊行，唱歌講演，完全充滿了侮辱天主的詞句。

以後他們用兇暴的手腕，難為法蒂瑪及其附近的神職界，而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為尤烈。

當局還多次對神長，和當地官長下令，叫阻止民衆到依里亞盆地去；而且不准稍有異議。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等年，政府會直接採取了與朝聖者為難的方策，在五月與八月裏不准火車通行。

還有論法蒂瑪聖母態像的一段插曲也當提及。事情發生在難法蒂瑪不遠的一個陶萊諾瓦斯（Oliveiras Novas）小城裏。那裏有一個剛歸正的青年人，他按三位小牧童的描述，叫人給聖母塑了一尊態像，打算把它按置在依里亞的小教堂裏，叫人恭敬。塑完之後，先送到這城裏來；老百姓聞訊，不分

男女老幼，都興高采烈地前去歡迎，帶着一個聖母的豐彩為快。不料激動了無神黨的怒火，他們運動縣長出來干涉，下令扣留態像，不准運往法蒂瑪去，而且派警察到那青年的門前設崗，嚴密監視。可惜的很，他們枉費心機，仍未能防止走私。民衆把那態像藏在牛車上，上面蓋着別的農具，掩蔽着警察們的視線，在不知不覺中通過了封鎖線，勝利地運到了法蒂瑪。今日在那裏供奉的還是那尊態像，到現在不知聽了多少人的祈求，施了多少恩惠。

這一樣的當局，又會命令接鄰法蒂瑪的縣長們，扣留一切駛往法蒂瑪的車輛；並在五月十三日的拂曉，動員政府警備隊的騎兵和步兵，封鎖一切到法蒂瑪去的路口，不准通行。但是朝聖者們的頑強性，勝過了這一切困難；不讓車通行，則棄車步行；若再不讓通過，則聯合起來向前衝，終久突破了軍隊的封鎖線，達到目的地。

他們為什麼這樣容易突破封鎖線呢？因為兵士們大半是誠樸的農民，都與朝聖者表同情，他們希望他們的防線，很快地被突破；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好些熱心教友，去向軍官請求許可，自己也到小堂裏去念經。

有一個士兵告訴魏斯康德說，大部份的士兵都有一種的感覺，並且他們會對長官表示意見：「大人，希望你瞭解，我固然應該服從命令，但是我相信吧，這是違背我的意志的。我自己也是教友，我不曉得，阻止那些人去念經有什麼用處……這真是使人悲痛的事情……」他說的時候，眼中含着淚，他又加上一句：「我有一個姐姐，法蒂瑪聖母會救了她的命。」

那天到依里亞去的朝聖者，回去的時候却下了決心，不拚任何犧牲，要聯合教民，加強反對公敵敵人的攻擊。

這次無神黨失敗之後，便惱羞成怒。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的夜間，用炸彈把那恩寵的小堂炸壞

了。

但是這能看出有天主保護的特徵。他們共擲了五個炸彈，響了四個，扔在冬青樹——即是聖母顯現在上面的那樹——下的一枚沒有炸。

這要緊的消息，在報上發表以後，傳遍全國。各地抗議暴行的電信，像雪片飛來，甚至在國會中亦提出抗議，雖然政府懦弱，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阻遏朝聖。教民不顧一切，他們更發起補辱朝聖。炸彈案發生後第八天，三月十三日，民衆在法蒂瑪本堂神父倡導之下，即在被炸毀的小堂的廢墟上，舉行補辱大遊行，參加者不下萬人，他們必恭必敬，以至誠的熱忱，向聖母補償，她損失的光榮。

但民衆餘痛未消，尤以爲未足，更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發起全國性的，大規模補辱朝聖運動。

該區專員，大約想一觀全國反應力量的革命吧，打算禁止這次朝聖運動。幸而歐倫的縣長——法蒂瑪即隸於他的管治之下——這次聽了他人的忠告，將專員的命令置諸不理；而且專員的干涉，連政府要員也不贊成。

來參加這次朝聖的人不下六萬餘人，包括各省份，社會各階層，各職業界的代表。他們看見那小堂的斷垣殘壁，大受感動也愈增愛護之情，因爲大家都知道，那是爲實現聖母的要求，所蓋的小堂；於是大家決議，另建一座新堂。當日，因爲他們都慷慨解囊，踴躍輸將，便捐成了一筆極大的款項；得了教會當局的許可後，馬上即可動工。

無疑的，公教敵人的仇視與暴行，更增加了法蒂瑪的聲譽。報紙的謾罵亦未得到好的結果。還有人揣度，三個幼童或可能受了一種訓練，相似演劇，若有人造訪，便叫他們馬上隱藏起來，

不向人發表顯現的經過，再不然叫他們承認是被人利用，成了捏造謠言的工具。

這也是真的，三個幼童，三四年的工夫，好似有些隱藏的情景，但不是太秘密的，或者能引起人的誤會。他們仍有充足的時間，接見來訪問的客人，並且可以徹談顯現的經過。凡來訪問的人，若胸無成見，只求認識真理的話，——何止千數之衆——在訪問之後，都一致聲明，不能懷疑孩子們的誠實性。

此外他們在顯現後過的內修生活，和他們表現的恩寵的奇情，為他們的真實性，為顯現的事實，都是不能使人稍有異議的證據。

### 教會當局的態度

教會當局對依里亞的事件，採取極審慎的態度。究因敬禮法蒂瑪聖母的運動，日漸發達，而且又得了非常的效果。為此大家覺得，聖教會正式表示意見的時機，已經成熟，茲將發展的過程，記錄在下面：

一九一七年萊利亞教區是在里斯本樞機宗主教伯勞 (Don Antonio Mendes Bello) 的管理之下。

樞機主教聽到法蒂瑪驚人的事蹟以後，便出了一道命令，嚴禁神職界有任何的參加活動。當然他們都遵守得很好，可是法蒂瑪及附近地區的本堂神父，因此漸被教友歧視，而且甚致被誤會為有傾向無神黨的嫌疑。

同年十一月三日米地蘭的總主教兼里斯本的副主教，里羅維達 (Lima Vidal) 派人前去作初步調查。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八日，才完成報告書，因為當時調查人，想完全明瞭真相，也欲等待事

情的發展，爲此需要還長的時間始能完成使命。

## 首批建築物

翌年，索利亞教區恢復自治。習爾維 (José Correia da Silva) 主教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日正式宣誓就職。這新司牧，最初的時候，對法蒂瑪事件，亦甚謹慎，但他認爲，就近開始詳細研究事實，是他的任務。

考察的結果，事情日趨明瞭，知道內中確有天主的工程。於是主教決定，雖尚未發表公告，即自行領導這將來聖地的敬禮。爲達到此項目的，他先叫人收買依里亞盆地的地皮，共計一百八十餘畝，比羅瑪聖伯多祿大堂前的廣場大一倍有強，並派工程師二人基斯帝諾和高勞第，設計建築的圖樣。

現在已經完成的建築：一座大醫院，一所避靜和作其他公教進行工作的房子，一處爲念經和辦告解的小堂，還有一座行將完工的大經堂。有工人一百五十名常川住此，每日工作着。所需的浩大費用，全靠教民的隨意捐助來支持。

一九二一年十月，主教爲優待朝聖者，給了在露天之下作彌撒的許可。以前他們都是先在法蒂瑪本堂望彌撒，領聖事，然後排隊遊行，至依里亞朝聖；現在當地就能望彌撒，比以前方便的多。

## 奇妙的泉水

也許聖母因爲看見了人對她的殷勤和努力，爲表示她的喜樂發現了這件奇事吧。

主教叫人在聖母顯現的地方鑿一個池子，以備儲蓄雨水之用。不料剛掘起了頭一塊石頭，便發見了一個細流，脈脈如帶，自石中流出。繼而在第一個的附近，又發見了其他的泉水相繼湧出。這使瞭

解當地地質的人，大為驚異，因為該處屬石灰質，土地疎鬆，不宜吸收濕氣；人們在該處從來也沒有發見過泉水。為此民衆確信，這泉水是聖母顯的奇蹟，再不然或者是主教顯的奇蹟。

這樣，聖母爲法蒂瑪地方，便解決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每年既然湧來那麼多的朝聖者，他們，尤其在夏天，需要大量的飲料；自從發見那泉水以後，便沒有缺水的困難了。泉水被導引在一個蓄水器裏面——即是現在的耶穌聖心像的支柱，外面裝設了十五個活壘，以供朝聖者取水之用。這水除了普通的用途之外，還成了天主施恩寵的工具。

## 教會正式調查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成立了一個調查團，專以負責考核法蒂瑪事件；該團團員共有七人，俱由社會賢達之士任之。

## 「法蒂瑪之聲」

同年十月十三日，經教會當局准許也在他們的監視之下，出版了一個月刊，叫作「Vox du Fatima」[法蒂瑪之聲]。它的任務是爲給現世和後世，宣揚法蒂瑪聖母的功德。

開始出版三千份，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達十萬份；在一九三四年年底銷到二十一萬四千份，翌年三十二萬三千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竟達三十八萬份。

## 法蒂瑪聖母服務團

一九二四年——二六年成立了法蒂瑪聖母服務團，是專爲幫助來法蒂瑪朝聖的病人；共分四組：一、司鐸組，他們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和其他朝聖的人，另外的是給他們聽神工；

二、醫生組，他們的任務是診療病人；

三、聖母僕人組，他們的任務是運送病人，維持聖地的秩序。

四、聖母婢女組，她們的任務是作護士，照料病人也作別的愛德的工作。

團員都是爲愛聖母，本着捨己利人的精神，作義務服務，不要絲毫的報酬。聖座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一日頒賜給這團體許多的大赦。

## 朝 聖 手 冊

一九二六年主教叫印製了第一版法蒂瑪朝聖手冊。

## 苦 路

從聖母顯現，到建立苦路，不覺已經十年過去了。因爲到法蒂瑪去的朝聖隊大都是步行，爲此附近本堂區的教民決議，在本縣的公路上建立苦路，這樣可以使一般朝聖者在到達聖地之前，作一種更完善的準備。不久便裁起了十四個大的十字架；從第一處到聖地共計十三公里之遙。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四日，舉行祝聖典禮。民衆組成了一個長大的朝聖隊，由主教自己領導。該日主教自己講道理，說明苦路每一處的意義。早晨八點鐘由第一處開始，到第十四處結束，已至過午兩點鐘矣。然後舉行彌撒聖祭，時間雖已這樣晚，而參加典禮的民衆尙有四百餘領聖體者；在法蒂瑪像這類的，令人讚嘆的，熱心與犧牲精神的芳表多不勝數，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罷了。

## 法蒂瑪聖母玫瑰堂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決定修德法蒂瑪聖母玫瑰堂。在本年五月十三日哀維拉的總主教桑道斯（Fernando Mendes da Conceição Santos），在這全國盛大朝聖的日子里，舉行法蒂瑪大經堂奠基典禮；這經堂完成之後，是葡國最大的天主聖殿。

## 避靜神工

在以後的數年內，先建築了法蒂瑪聖母醫院，以收納來求聖母救助的病人，院中設備齊全，管理完善。繼而又建築了一座避靜的房子。因此法蒂瑪地方，便成了葡國內修生活的中心和聖德的修成所。若是統計來參加避靜者的數目，便能看出這神工日愈增長的關係。在第一年，一九三〇年參加者二百人，以後每年平均都在一千人以上。為便利起見，把避靜又分成許多班次：為公教進行會，為味增得第三會，為大學生，為教授，為司法界，為醫生，為各個教區的神職界，各有其避靜班次，從一九三四年連主教們也到這裏來行避靜神工。

## 教會當局的許可

組織的公教調查團，以科學的方法工作着，然而費時很久。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在開末次會議的時候，又詳細考查了那冗長的報告書；然後才呈交教區當局。可敬的主教為研究那報告書和準備下判決又整整地費了半年的工夫。終於發表了一封告教民書，論法蒂瑪敬禮，「正式聲明一九一七年從五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三日，在依里亞地方，聖母的顯現，有可信的價值，並許可公然恭敬法蒂瑪聖母」。

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三日，正是末次顯現的第十三週年紀念日，當十萬餘衆朝聖者的面前，發表

了重要文告。

那些熱心恭敬法蒂瑪聖母的信眾，聽說得了聖教會許可的消息後，都一致狂歡。於是大眾決議，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在樞機宗主教及全國主教領導之下，發動全國性的謝恩朝聖會到時自各地來參加朝聖者，共計三十餘萬眾；這在法蒂瑪朝聖史上，誠然是一個空前未有的盛況。但一九四二年朝聖會尤為熱烈隆重，竟遠遠地超過了一九三一年的記錄。

### 公教進行會與法蒂瑪十字軍

從那日的盛大朝聖以後，在基督與法蒂瑪聖母的蔭庇下，便開始組織進行會；本來聖母因着她的奇妙工程，為該會已開建立之端，為基督之國又召來了新的戰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宗座比約第十一世，在同答葡國主教們的公函上，明明提及了這團體。「貴國的公教思想開了燦爛之花，貴國一向即富有公教紀念碑和紀念品，貴國得了童貞天主之母的垂青，施以非常的恩寵。為此在貴國內絕不乏良好的公民，他們樂意也善意地，自動參加耶穌基督的聖軍。」

公教最高權威的言論，關係重大，他一面明明地提及了公教進行會，另一面却間接承認了法蒂瑪的奇蹟；本來聖座論這一類的事蹟，歷來就是保持明智的審慎態度的，決不輕易發表意見。

為協助公教進行，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又成立了法蒂瑪十字軍會；四月廿八日得了聖教會的許可。這會也顯然有天主的祝福，因為民衆都極熱烈地參加，四年以後，會員便超過了五十萬的數目。

在慶祝聖母顯現廿週年的時候，萊莉亞的主教編輯了一部金書，讓敬禮聖母的人在裏面簽名；簽名之後，便應接受一種榮譽的責任，即是每天在家中同家人，或是在堂裏同衆，至少要自己一人念玫瑰經。這書簽名滿了以後，便奉獻給法蒂瑪聖母，保存在聖地的堂裏。第一冊簽名者二萬三千人，即已紙滿；遂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大朝聖的日子里，奉獻於天主聖母的膝下。

### 求免於內戰的愿

當西班牙內戰進行正酣之際，葡國主教們許了一個愿：葡國若能免於戰禍，他們即發動全國性的朝聖會，以謝聖母救助之恩，後來葡國果然沒有失掉和平與秩序，仍能進行道德和經濟的建設。

爲此葡國的主教們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率領全國民衆還愿。

參加這次謝恩朝聖的有主教，總主教和樞機宗主教共二〇人，司鐸千餘名，民衆五十餘萬，他們把個人和國家貢獻與聖母無玷聖心；而未能前來參加之民衆，則在本地各經堂內與衆參加者，精神聯合一致，向聖母表示他們的孝愛和謝忱。

### 顯現的廿五週年紀念日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蒂瑪聖母顯現廿五週年紀念日，該日恰巧亦是當今教宗比約第十二世，晉陞主教銀慶紀念日。爲紀念這雙層慶典，葡國主教們準備舉行盛大慶祝。而全國民衆更是興高采烈，他們以爲只有外面的典禮與鋪張，猶爲不足，更爲適合法蒂瑪使命的精神，便勉力調整內修生活，加強愛聖母之心。公教青年籌備會，工作尤爲熱烈。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主教們發表了一封司牧公函，內裏先敘述廿五年以來，法蒂瑪聖母施與

國無數的恩寵和幫助；無論是私人或是國家，在物質和精神的困難中。「若有人在廿五年以前閉上葡了眼睛，現在開開，便不認識葡國了；這深刻而徹底的變化，是由看不見的造主於冥冥中導演而成，他作成了法蒂瑪聖母顯現的奇蹟。」

主教們以宗徒之熱火，指示教友，為滿足聖母痛苦聖心之意願，當作之事。最後列出過慶典之節目表：一、從五月三日到十一日，在一切本堂區，若可能的話，在一切堂內誦四規道理；二、在五月十日的主日上，在各該本堂內，舉行謝恩彌撒，公領聖體也跪聖體；在主教座堂內，舉行司牧大禮彌撒也唱 *Te Deum*；三、五月十二日的晚上在依里亞盆地，若可能的話，在國內一切本堂內，舉行提燈遊行；四、五月十三日，樞機宗主教在依里亞聖地唱大禮彌撒，全國主教都參加，以後奉獻國家與聖母無玷聖心；五、成立改良風俗協進會。全國的男女都有參加的資格；參加的女子便接受一種責任，即是凡不合乎公教端正的時樣，概不採取；凡參加的男子，尤其是作父親的，也接受了一種責任，即是禁止在自己權下的家庭，看傷風敗俗的戲劇和電影。

最後的節目，是給法蒂瑪聖母的態像，行加冕典禮。這是由公教青年會，女子部設計與布置的，得到了大家的熱烈讚成，同時又多給了愛聖母的人，一個表現熱心的機會。那冠冕是金質作成的鑲嵌着寶石，極其珍貴；是由葡國婦女，為感激聖母垂顧葡國「瑪利亞之邦」的大恩，獻的永久紀念品。一九四二年十月卅一日樞機宗主教在里斯本大堂裏，當全國主教和各界代表面前，隆重舉行銀慶閉幕典禮。至此司牧公函所規定之程序，都圓滿實現。總之這次的慶典盛況，是空前所未有，在法蒂瑪歷史上，留下了幾頁不朽的記錄。

還有一件有關的事，應當提起。在里斯本及全國經堂內的教民，正在一致行閉幕典禮之際，擴音器突然響起來了，是基督代表宗座的聲音，向葡國教友廣播。他以心內的全副愛情，同他的葡國子

女，聯合起來，在精神上，同他們一齊登上法蒂瑪之山，以讚頌感謝葡國的保護者，童貞聖母瑪利亞。

葡國教友聽見他的講演，大受感動，有很多人跪而恭聽。

但是宗座只爲葡國念經，猶以爲未足，他受天主聖神的默啓和賴他的特別助佑，他的視線，他的思想，他的心，包括了整個世界，在這人類歷史的悲慘時刻，把它獻與聖母無玷聖心。他把聖教會和整個人類，都獻給了她，以至誠的語調，向平安之后呼求和平。

聖母無玷聖心，同耶穌聖心一齊恭敬這是耶穌的聖意，聖母的要求和無數信衆的願望，此次完全實現。聖母無玷聖心的初步凱歌在這新的瑪利亞時代，定要得到徹底的勝利。

# 法蒂瑪聖母敬禮的發展

## 急轉直下

在很久以前，法蒂瑪事蹟，雖尚未經教會當局承認，但自禁止神職界，參加法蒂瑪活動的禁令，取消以後，朝聖者便大量地湧到依里亞盆地來了。

在冬季因為氣候的關係，來朝聖者的數目較少，有時五千，三千或只有兩千之衆。該地交通設備極不齊全，距依里亞最近的火車站，即有六公里，較遠一點的，約有十五公里之遙。在山地裏缺乏任何娛樂的設備，也沒有度夜的宿舍。爲此凡到那裏去的人，如同法蒂瑪朝聖手冊第一條規定所言，單單的爲祈禱，爲作補贖，爲求聖母醫治神形的病症而去，不能有其他的企圖；除了朝聖的目的以外，若是爲去遊歷，必感大失所望。

在其他的季節朝聖的人就多了，十萬，十五萬，二十萬，在五月和十月來者尤多。

有一位德國學者費羅爾博士（Dr. Ludwig Fischer）曾參加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的朝聖，他親眼目睹當日的盛況，寫道：

「我相信，這朝聖的場面，在世界上是偉大無匹的。一九二五年，我曾參加聖女小德肋撒的列品典禮，當時在伯多祿大堂內有八萬餘人；但若與這裏的朝聖會比較起來，人數還算太少了。我看見那些信衆，爲恭敬至聖童貞充滿了犧牲精神和信仰聖體的信心。」

還有一位耶穌會的神父拉彼爾（P. Luigi Sonzaga Labral S. J.）以特派講演員的資格，曾參

加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三日的朝聖會，論當日的盛況給他的一位朋友寫道：

「我在那裏看到的情景，遠遠地超過了我思想之外。我相信，人的言語，無論是描寫，或是口述，都不能給我們明示當場所得的，動人的感想；這個只有個人親去經歷，才能得到。

我在不久之前，剛讀了費釋爾博士著的一本書，叫作：「葡國的露德，法蒂瑪」。那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在論法蒂瑪事跡，到現在所發表的書中也是最好的。但是自從我參加法蒂瑪朝聖會以後，我應該承認：那書給我的印象與我所見到的事實相差還太遠。

那差別的比例，就好像那書名字所給：露德與法蒂瑪。我會多次到過露德，在盛典之日，也到過露瑪。但是我聲明，不拘在那一個城裏，總沒有見過，像法蒂瑪那樣的盛況。

若以人數而論，露德遠不如法蒂瑪。因為法蒂瑪的環境是有關係的，在每月十三日，特別五月和八月十三日都有大隊的朝聖團，到依里亞盆地；每年如此，人數不特不減，而且逐年遞增。在我參加的那一天足有二十五萬人之多，或許有三十萬，亦不致說。」

伯達樞機主教 (Mgr. Bata) 也得了同樣的印象，那時他是梵蒂岡駐葡大使，他曾領導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的朝聖大會，寫道：

「我誠實地承認，我總沒有參加過，像本月十三日法蒂瑪那樣的盛會。

這無邊際的人羣，都向童貞聖母表示信仰和愛情，熱烈的情景無可描述，他們不分社會階層，因為都自覺是聖母的孩子，聯合一起呼求她，恭敬她，這誠是使人感動涕零的一件事，在人心內留下深刻不可磨滅的印象。

法蒂瑪沒有可引人前去參觀的自然風景。朝聖實是一種犧牲。但是朝聖者的數目仍不斷上升。這原來必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引人到這恩寵聖地，在那裏聖母分施了無數恩惠，在那裏很多的人，又找

着了天主，在那裏生出了一切靈魂的力量，和刷新增強人意志的，保全人修德前進的恆心。

法蒂瑪是葡國幸稱的來源。我確信，在這國家的千餘年的歷史上，公教偉業既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幾頁，聖母必常保護它，必救它於威脅全人類社會的巨險。」

一九三八年慶朝聖者可貴的數目，根據當日報紙記載，統計起來，大約一百餘萬，差不多全是葡國人。同年露德的統計共有朝聖者六五四〇〇〇人，而且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官方發表，每年五月朝聖會，運送朝聖客人到法蒂瑪去的汽車數目：一九三九年便差不多有一萬一千輛以上，一九三八年慶共有兩萬五千輛，運載客人二十五萬，到三十萬之衆。還有的新聞記者和親眼目睹的人說，來朝聖的客人最少有四十萬到五十萬之多。這話說的並不過火，因為還有大部分的人是步行來的。

但是比數目更令人驚奇的，是朝聖人的精神。他們那種善美的態度多有賴於——

萊利亞主教所訂朝聖章程：

一、凡來法蒂瑪膜拜聖母的人應有熱心，補贖和愛人之德的特徵。他們的目的應當為祈禱，為作補贖，為求聖母醫治神形諸病，近來湧來的病人，日漸增多，俱是為呼求「病人之痊」。

二、來朝聖的人應該彼此互助，特別是在路上和依里亞盆地，應該彼此祈禱，在舉行敬主典禮之際，應該虔誠肅穆。

三、凡來此病人，不分貧富，俱應佔前排位置。朝聖的人應給他們讓路並應隨時與以幫助，只要他們需要。

四、朝聖的人，在開朝聖會之際，應該把牆內區域，視作天主聖殿，爲此在內不准談話；若有要事，可以小聲商談。

五、朝聖客人不必向乞丐施捨，更好報告「聖母服務團」，使他們離開聖地。

六、朝聖客人應遵從服務團之指導，好守秩序。不守秩序使天主討厭；守秩序在人多擁擠之際，大家亦能得到滿意的地位，守秩序可與熱心，補贖，愛人諸德並列。爲此希望朝聖客人多加注意。

七、請朝聖客人爲聖教會，爲國家也爲聖母服務團念經，行善功，因該團服務之精神，深令人敬佩。

## 全國性的朝聖大會

法蒂瑪五月朝聖大會，在信友的心目中，是最偉大的奇觀。在大會的前日，大街小弄，公路小道，都充滿了朝聖客人，相似流水一般湧向依里亞盆地。

若是我們站在塵土飛揚下的路旁，觀察朝聖客人，便會疑爲無窮盡的遊行隊，向前進行着；內中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各色各樣各階層的人都有；他們穿着各地的奇裝異服，相似開服裝賽會；使用着各樣的運輸工具：卡車，汽車，馬車，牛車，一應俱全。但是大牛的客人還是步行，有的走過二四小時或四八小時的路子才能到達。在一九三一年的五月，有一個小朝聖團徒步行了三〇〇公里之遙！但是朝聖客人無論是步行，或是坐車，態度總都是端正謙和，在路上念着玫瑰經，或是唱着聖歌，表示着信仰和對聖母的熱誠。

一切交通工具須停留在聖地的門外。那人羣的洪流魚貫進入聖母顯現的小堂內。每人都欲參拜聖母，向她許願或是還願。聖母站在聖堂的角落裏，以慈愛的母懷，笑納她的一切子女；她認得每一個人，她希望見到每一個人。朝聖客人也都認得這慈愛的母親，他們以至誠的信仰，眼中含着快樂的淚珠，向她傾心道情，求她幫助，恨不能立刻爭得她的恩寵。他們總把念珠，和其他的聖物，觸摸到那現靈的聖母像上，以留作身邊的紀念，始能甘心。有的婦女抱起自己的孩子，讓他們親親摸摸那態

像，以為莫大榮幸。

還有許多的男女，往往率領全家，為還愿，為求恩，或為謝恩，繞聖堂繞行一匝，以表示他們的懇誠。這確是一件不小的犧牲，因為在擁擠的羣衆下跪行，有時不免被人無意踐踏，或者有時被碎石刺破膝脛，在路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 燦爛之夜

夜色漸漸地朦朧大地。這多的朝聖客人可到那裏去過宿呢？但誰也不想這回事。他們仍繼續祈禱。他們對這慈愛的母親講不完的話，表不盡的情，他們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若衷，需要她的幫忙。此外還受了那些不能來參加朝聖會的囑托，要代他們許願和祈禱。

十點鐘響了。我們只好摘錄費爾博士的一段話來形容當時的情景。

「我站在依里亞的高處，即是將來玫瑰經大堂的基地，俯瞰這由自然成就的，偉大的圓形劇場。在裏面的人們相似暗淡的，大山環抱的阿爾卑斯湖的波浪，在黑夜的暴風雨中，上下動盪。忽然在這黑暗的盆地內閃明一道光，繼而一百，一千，一萬……無數的光點都明起來了。霎時間這黑暗的盆地變成了活躍的火海。

我們立刻會感覺到：眼前展開的，這幅夜景，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奇觀。如果我們作一個比較：不拘是開羅或是恩席登或是阿且丁以及連露德的燈火都比不上這裏的光海。的確，依里亞盆地五月燦爛之夜，超過了一切夜景。那裏的燭光有一個靈魂，一個祈禱的，懇求的靈魂，而且還有愛情和生命。若是我們問那成千成萬的客人：你們在這荒野的山上，硬的地，冷的夜，提燈度夜，有何意義？他們都異口同音地答道：我們願意在這罪惡的世界上，過一個聖夜。點上我們的燈光，為讚美聖母瑪

利亞和她的兒子耶穌……」

## 提燈遊行

主教的出現便是提燈遊行的開始。這裏的遊行因爲人多地狹，根本不能舉行一個有次序的遊行。所謂遊行者即是大家來同遊動着的意思，與我們所見的遊行絕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態度都肅穆虔敬，令人感動。此外有馬桂茲博士者，站在病人羣前面的台子上，帶着麥克風和八個擴音器，領導全場念經。爲此他們念玫瑰經，雖然人那麼多，而仍能聲調整齊，次序不亂。在玫瑰經的每一端後，以委婉動聽的歌調唱一節法蒂瑪聖母讚詞。公共念經舉行以後，朝聖團又各別分向聖母表示他們的敬意。試想在此寂靜的午夜，成千上萬人們的經聲，歌聲響徹雲霄，形成了一個抑揚頓挫的偉大交響樂，這是如何的動人！

在半夜以前，大家合唱信經，即是彌撒中的 *Credo* 之後，便正式結束了提燈遊行。這些燭光和經聲，使我們憶起了三百年大教難時期的，地洞內讀主的情景，同時也給了沉於罪惡和無信仰的現代世界，一個嚴重的抗議。

有一位馳名的教授，他曾參加了一九二七年的朝聖，看見那種熱烈的情景，感動得流淚說道：「即使聖母真的顯現出來，也不過得到如此盛大的歡迎。」

在半夜的時候，董若瑟主教（Don José）供上聖體，然後用擴音器以懇摯的詩調，向民衆宣講，歡喜玫瑰經的奧義。他囑託教友爲教宗念經，他極關心法蒂瑪，爲里斯本的樞機宗主教念經也爲別的主教教友……念經。在場的教友聽了以後，便爲聖教會大小急事，爲世界，爲各人，本着公教博愛的精神，懇切祈禱。這時依里亞盆地便成了愛的舞台，人稱爲聖人之會，實可當之無愧。

以後朝聖客人分成組，以教區為單位，他們輪流拜聖體；這樣大家都有休息的時間。拜聖體的時  
候，大半的人跪在地上，少數的人跪在他們駛來的車上。

願意辦告解的人們，在解罪法椅之前，列為長隊，耐心地等着，有的等了三四個鐘頭，才能輪到  
• 在夜間只聽男子的告解。

有一天萊利亞的主教已經聽了幾個鐘頭的告解了，在天晚的時候，他離開解罪法椅。忽然有一個  
女子，從婦女隊中走出說道：「主教大人請你看天主的面上，再聽我的一個告解吧！」

「三鐘頭的鐘已經響了。現在只能聽男子的告解。」

「啊，我太可憐了！因為我想領聖體，從早起等到現在沒得辦告解。就這樣的等了一整天……」

「你尚在守清空心齋麼？」

「是，主教大人。」

「公教法律在這裏無效！」主教很受感動地說道。然後他又坐到解罪椅上，聽了那女子坦白也給  
她送了聖體，相這樣的例子尚多不勝舉。

## 耶穌走過羣衆中間

拂曉，先給「聖母服務團」作了彌撒，因為他們以後需要維持秩序和幫助病人。繼而是隨朝聖團前  
來的二百餘位司鐸，分別獻祭。

七點鐘有一位主教舉行大禮彌撒；彌撒中與羣衆分送聖體。盛聖體的兩個聖爵是特大的，有二六  
公分的直徑，可容六千麵餅。成聖體後，由二五位神父分盛於二五個小聖爵內分送給虔敬的羣衆。這  
時整個的依里亞成了天主聖殿。

在彌撒中歌詠團唱了一端美麗的聖體頌詩，凡是聽過的人永不會忘掉那甘飴的歌聲。

聖天使啊，和總領天使

拍拍你們光輝的翅膀，

快飛來同我們歌唱，

讚頌這偉大的聖事。

好像真的實現了，天神們展開翅膀飛到每一個角落裏，參加歌唱。羣衆已沉醉於這美麗寶貴的時刻，以熱烈的敬禮響應歌詠團唱道：

施聖體的耶穌萬歲！

我們將來的父親萬歲！

被人愛而愛人者萬歲！

他們都聚精會神地恭候神父給他們送聖體，費釋爾神父寫道：

「我剛要回去聽告解，有一位婦女用西班牙話向我說道：我們已經等了兩個鐘頭了！請你給我們送聖體吧！」

我相似一個初次拿聖體的青年六品，感覺滿懷的快樂幸福，走上了祭台。這是從那裏來的這種感覺呢？啊，想起來了，因為法蒂瑪是恩寵之地，一切與普通迥異。

我捧着聖體走到羣衆跟前，他們都跪在地上恭候，形成了一個狹道。我開始送聖體；男女老幼都以神聖地期望急領聖體。因為他們看見每人只得了半塊麵形，爲此担心聖體不夠，所以等得急了。我聽見有人小聲喊我：「神父！神父！快給我！」因為他們當中有些整夜沒睡覺或是趕了整夜路程。我嘆服這種信仰！我嘆服這種想領聖體的渴望！神父捧着聖體，耶穌在渴望他的孩子中間走過，

這樣的一幕戲劇，人實在難以形容！我曉得教友中間的那種互愛！在那天送的聖體，據謹慎的估計，起碼在二二〇〇〇以上。」

以後領聖體的數目更多。一九三一年五月，二五位神父在三個半鐘頭內共分送了三三〇〇〇聖體。在全國性的朝聖會上，為感謝天主教葡國於戰禍，五〇位神父共分送四五〇〇〇聖體。

從一九三〇——三三年，在依里亞領聖體的人，根據統計表的記載，共有三九〇一九一人之多。以後逐年增加；一九三三年有一一五九七七人；三四年一二〇八九四；三五年一二七四六二人；三六年一三三五〇〇人；三七年一四〇五〇〇人。

所以費釋爾神父說的很好：「我在法蒂瑪見的最美麗的事情，即是耶穌基督神父的手在衆人和病人中間走過去，他們都滿懷的想念與渴望，在聖體聖事內接待他。」

### 民衆向可愛母后致敬

午時是聖母顯現的寶貴時刻。在這時候可以看見世界上最高尚，最動人的信仰表現。

這時候抬着顯露的聖母態像，再舉行一次大遊行；那態像平常是在顯現的小堂內的祭台上，即是爲病人獻祭的祭台上供着的。四個聖母服務團圍員拾起那像來，開始遊行。前面童子軍開路，這是一樁費力的工作，因爲民衆非常擁擠，好似聖母真的駕臨此地，他們都欲前去，以瞻聖母慈容也同她說話表情。繼之是各地朝聖團的旗隊，再則是神職界，最後是聖母像。大隊向前慢慢進行。費釋爾神父寫道：

「聖母像剛出了地毯便開始下玫瑰花雨，這是我終身沒有見過的奇景。態像及在附近的人，全身蓋滿了玫瑰花瓣，這玫瑰花在這山地裏是不生長的，都是朝聖團自家裏帶來，專爲此時用的；想必玫瑰之后亦特別喜愛這玫瑰花雨吧。」

這次玫瑰花雨我正在看得出神，維斯康德先生叫我注意說道：「你看後面」我向後看去，幾疑是一片雪地。整個盆地由下到上，全體朝聖客人，向聖母懺悔搖擺着白手帕，以示敬意；這成千上萬的白手帕，在陽光照耀之下，像似風中飛舞的雪片，煞是好看，誠然又另是一幕奇景，在依里亞盆地以外是不會見到的。」

「罪人之托！」「病人之痊！」「仁慈之母！」「法蒂瑪聖母！」像這一類的誦句在盆地裏來回反響。有很多人雖然不能擠到態像近前，但是他們的誦句都飛進了聖母的耳內，他們的心是跟着她的。的確，像依里亞這樣幸福的盆地，是不可不有的！古外教人為宣揚惡事，想出了巧妙的圓形劇場，豈不知今日的外教人仍習故習，依然採取圓形運動場和劇場。這無足為奇，因為魔鬼古今相同，他最愛在羣衆上用工夫。

聖母瑪利亞，為顯揚她的光榮，也選擇了一個偉大圓形的劇場。即是自然造成的依里亞盆地。在那地方無數的羣衆向她歡呼致敬，因為她戰勝了罪惡和地獄，顯得了潔白的玉簪花圈；因為她是天地母后，她踏碎了蛇的頭，消滅了一切邪說。

大隊正在向前慢慢移動的時候，朝聖客人便把念珠，聖牌等聖物送上來，求與聖母靈像一觸。他們的意思是後來帶回家去，以作此次朝聖之紀念品。這時我的嚮導魏斯康德先生向我說道：「你看，大家都哭了！每次朝聖都是如此。」是的，大家真的哭了！本來在大衆向聖母靈像搖手帕的時候，我已看見很多人眼裏含着淚。這時，靈像剛送到彩蓬的台子上，我看見不止婦女眼裏流淚，而且連男子，司鐸們，還有兩位主教眼裏都流淚了。如果只看見婦女們哭，殊不足道，但是像這樣普遍的哭，誰能給我們解釋呢？像這樣大家一齊哭的鏡頭，我一生只見過一次，即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在依里亞盆地。

法蒂瑪，這恩寵之地，完全有另一種特殊的風格。法蒂瑪，也只有一个這樣的法蒂瑪！」

## 爲病人獻祭

然後聖母進入病人蓬，裏面滿了各種病人，有臥在輦床上的，有坐在凳子上的。這把靈像按置在祭台上以後，他們都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像。

在彌撒開始的時候全體民衆公唱 *Offertorium*。然後要求教友當同作彌撒的主教精神團結，聯合一起，都按在場朝聖客人的意思，爲罪人悔改，爲托念經的人，獻祭祈禱。以後大家也按這意思公念玫瑰經。彌撒完畢，與每一個重病的人，分行聖體降福；他們在病人蓬內包有另外的位置。一九三一年五月共有病人二六九名；一九三八年有四〇〇餘名，內中二八五名，據醫生診斷是不治之症，有時因爲病人過於擁擠，醫師主任不得已，只好停發進蓬許可證。

聖母服務團男女團員，把病人安置好以後，主教捧着聖體逐次降福每人。他們都極誠懇地注視着，口中念經求耶穌幫助。同時全體民衆也都爲他們念經。在台子上有一位神父——平常是修道院副院長，馬桂茲博士——用麥克風口呼萊利亞主教預定的短誦，比如：主，我們愛慕你！主，我們依靠你！主，只要你願意，就能醫好我！主，你單說一句話，我便痊愈了！救世者母，爲我等祈！病人之痊，爲我等祈！像這一類的短誦，神父在台子上上一呼，下面羣衆便異口同音熱烈地反應。

最後降福全體民衆。繼之還有一個講演也算是臨別詞話。然後把聖母靈像再抬往顯現小堂內，即算結束了遊行。這次拾像的是服務團的女團員，她們得任此榮職，覺得非常幸運。而民衆的歡欣，比遊行開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他們在聽了這日所顯現的奇蹟的消息以後，那種熱烈的情景更無法形容。

## 第四章·奇蹟

### 病人之痊

人對於法蒂瑪聖母的那種懇誠的依靠心，所以能發生，保持和日趨增長的原因，必有第三種重要的因素存在，那便是我們所說的天工。玫瑰之后允許她兒女的新求，這種事實逐漸顯明而且天天有新的證明。

奇蹟在法蒂瑪已成了普通的常事；奇妙的醫愈身體，奇妙的醫愈靈魂差不多天天要有。醫愈靈魂，眼雖看不見，但是關係尤重。

自一九一七年起病人便從葡國各地湧向法蒂瑪去。自一九二六年五月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據檢驗處發表，到法蒂瑪去的病人，共有一四七二五名之多。

但是此外尚有未登記的病人，或者還有不能來朝聖，而求法蒂瑪聖母救助的病人，他們的數目，我們便無法統計了。

在依里亞現在有一座規模宏大的，現代化的醫院；它有兩翼廂房，一邊為男子，一邊為女子。來朝聖的病人住院，很受歡迎，而且有聖母服務團的男女團員作護士，招待極其周到。佩斯（Pereira Gens）醫生是檢驗處的主任，他很受其他醫生們——一部分是聖母服務團團員，一部分是在該處服務的醫生（差不多常有卅人）——的擁護。來朝聖的病人，看過證件以後，再叫醫生來一個澈底的病症檢驗。若是病勢沉重，便給他一張證據，他可以進入病人室或是堂內專為病人預定的位置；在那裏他

可以望午時彌撒也得聖體降福。

費羅爾神父寫道：「在法蒂瑪若是沒有別的好處，至少有以純粹公教精神，對於病人的愛德。這種愛德，尤其對於無救的病人表示得更偉大，更有犧牲精神；他足以說明：在該處，「實有天主之手」。

## 治 療

當然，不是凡列法蒂瑪去的病人，都得到了身體的痊愈；這樣的想望是不合理的。但是差不多一總的人，至少在精神方面都得到了豐富的安慰和聖德；因此他們能甘心負起天主賜與的十字架來，有無數的病人減輕了痛苦，有很多的得了完全的救治。

據「法蒂瑪之聲」雜誌的記錄，共有八〇〇餘病人得了痊愈，內中有患肺病、瞎眼、腦膜炎、肋膜炎、半身不遂，各種瘡症及其他等等不治之病。我們把許多馳名的治療記錄在下面。

### 波特病 (Pot'sche Krankheit) 的痊愈

加維羅二七歲，生於亞道非，在波爾道經商，兩年以來在脊椎和腰部患波特病。他曾經多處求醫無效。一九二五年正月二〇號，視診醫生友森博士論他的病況，在醫生證據上寫道：「經我的一位同事檢驗之後，向他的家庭聲明，病人至多還有八日的壽命。但數日之後他覺着一種非常的減輕，發熱差不多突然退去，癱瘓瘡癒合口；兩腿恢復運動能力，腰部的疼痛停止，他又能下床。一月以後他完全恢復了病前狀態，找不到一點病蹟。」

但是當時他沒有說，這種突然的轉變是在他開始用法蒂瑪聖水和向家屬呼求聖母以後發生的。

## 末期·肺病的痊癒

瑪爾田女士十九歲，生於孔道斯，已婚，住里斯本。一九二二年三月，結婚後三月，開始患病，大量咳血。後來進了醫院，某日她聽說，她患的是末期肺病，她便失望了，她想出院回家，等着死在母親的懷裏。但是她此際忽然想起來了求法蒂瑪聖母。從那時她每天喝一口法蒂瑪聖水也念玫瑰經。她確認自第一天開始，每次念經後，一兩點鐘的工夫，疼痛停止，感覺舒服。但咳血未止，而且有時更甚。如此三個星期過去了，法蒂瑪聖水亦用罄。即在此時疼痛突然消失，總未再復犯，其他一切病像也都沒有了。

## 一個真實的奇蹟

白思德女士廿二歲，生於那瓦斯，三年以來患肺結核症，水壘兼腹膜炎。病勢垂危，奄奄一息；按醫生的主意，已經領了終傳聖事，家人也備好了棺材。但是病人要求無論如何，要到法蒂瑪去一趟。人間視診醫生蒙德斯博士，可否前去。他答：「我以醫生的身份，應該絕對禁止此行，因為病況定要惡化；但我以教友的身份，因為她去求聖母，我則不能反對。可是我不能給他這主意。」

但病人沒有打消自己的主張。終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號極謹慎的，被送往依里亞。這路程為她個人和送她的人，實是一段苦路，因為他們擔心她時時有斷氣的可能。到了聖地也沒有減輕；而且在領聖體降福的時候，病勢更重。

幾點鐘後，他們便踏上歸程。在路上休息的時候，病人忽說覺餓。送她的人便給了她少許食物。

但病人老是不飽，可是他們不敢再給了，因為怕吃的多了，結果不好。病人却忽然談起話來，說笑，唱歌，全無病容，因為她已豁然痊愈矣！這種痊愈是完全反對醫生們的診斷的。她回家後到藥房裏去還賬，老闆見了喊道：

「這真是一個奇蹟！」因為他想她已經死了。

「你不是不信奇蹟麼？」他問。

「我親眼看見了一個真真實實的奇蹟，不容我不信！」老闆答。

## 一位醫生的痊愈

下面的新聞加倍的引起了我的興趣，一、因為事實的本身，二、因為遇禍的主角是一位醫生，即是利維羅博士。因為他是醫生，所以論這事件的非常性，他能審斷的更好。他把事實的經過，曾登載於「法蒂瑪之聲」，現在我把它摘錄在下面：

「我確信，這次我沒有死於非命，完全是賴法蒂瑪聖母的救助。當發生車禍時，我的髌部，鎖骨，中手部折斷了，此外還有許多裂口，傷勢非常嚴重，因為受傷地方是重要部分和流血過多。

那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九號，晚上六點半鐘，在大街上，離加納斯火車站不遠，我駕駛着摩托車以很大的速度，向前奔馳。我正欲讓開一輛大車的時候，突然聽見一個劇烈的爆炸聲，我覺得我被擲在空中。

肇禍的原因是因為車帶和氣化箱的炸裂。此次若沒有奇蹟，我是不會逃生的……因為我是醫生，看當時慘重的情景，我應該說，數分鐘後，即要結束我的生命，因為流血過多而且還無法制止。

我想起了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他們正在離此地不遠的家裏等候着我。我呼號法蒂瑪玫瑰之后，

等著死，我只說：這是天主的聖意！

最可怕的幾分鐘過去以後，我漸漸留意，我並沒有失掉知覺，於是我又有了活的希望，還能見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對法蒂瑪聖母許願，懇切求她幫助我，救救我的性命。

我應該提起來，同時尚有一種巧合。數分鐘後，我的太太也得了我遇禍的消息。她在跑去救護我以前，先在街上跪下，抬起手來，舉目仰天，求法蒂瑪聖母施恩，希望她見到我的時候，我還活著；也對聖母許了願。

我計算一下我的傷勢：右腿兩處折斷。折斷了的脛骨的一端穿過肌肉和皮膚，把褲子和車夫裝撐起來；人在外面都能看到。流血很多，只這一項已能致我之死命。右手腫脹，只要輕輕一動，便有劇烈的疼痛；臂和鎖骨亦然；這一切記號都說明內中有許多的折裂。右眼也向外湧血，當時我想一定瞎了。

有兩個婦女看見我的情景，大動惻隱之心，邊說邊哭著走近我跟前。我求她們要聽我的話：我叫她們作什麼，就作什麼。有一個提著一桶水；我用左手取水洗了右眼，因為我覺著那裏尚在流血。然後我斷定，我的眼並沒有受傷。我叫在我的頭上包束一塊手絹，以減輕流血，因為在顛頂骨上有一個八生地長的傷口，可以看到骨頭。爲止濟腿部流血，一面我求她們撕下一塊褶布來，包上折斷的脛骨，另一面我想用手擗着大腿動脈。

究竟我的太太同着幾位友好來了。他們把我抬上汽車運回家去。請來兩位醫生，他們都是我的同事，開始治療；先消毒，然後用繃帶臨時包紮起來。

我叫我的太太請來本堂神父，給我聽神工，半夜後也給我送聖體。那時辦神工，說的第一句話，至今我還記得：「我不知道，是否我還能活半個鐘頭！」實在的，我確信，我等不到天明。

早晨七點鐘把我架在牀上，坐火車到葛英巴，進了大學醫院。過午一點鐘，醫生巴萊多博士，用X光燈照像後，再正式的給我包紮上。

經骨的一個斷處在地上沾了泥污，尚用一塊破裙布，當作臨時繃帶綁縛着，這時才換下來把小石子和沙粒從頭的傷處取出。

雖然情況如此嚴重，而且極有腐化的危險，但是出乎意想之外，與尋常不同者，我沒有得傳染也不發熱，這使醫界同僚非常驚異。

試想，若是得了傳染，無疑的要引起腐爛，結果須把腿截掉，因為在斷處有一大塊積血，據巴萊多博士估計，內中含有八—十公合之血。

若是我們站在科學的立場，不偏不倚的研究，像這樣重的傷勢，如何能得到這樣良好的過程！我們只好說，不能瞭解；至少這是非常的，太出軌了。我看了當時的一切環境，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奇蹟！我覺得，實在沒有別的，更適當的話可以說。

除了上面的理由以外，還有一個更有力，更澈底的理由，不過現在我還不能發表，因為它太關係我私人的生活。

我已向醫生聲明過，即使截去腿，只要能救命，我便覺得幸運。未料現在我竟完全好了，不殘不跛，又恢復了正常生活也能教育我的子女。

求天主賜我，永不忘掉這個大的奇蹟！

但我還忘了一件事：「即是我在住院的時候，有我的一位友好同事，送給我一瓶法帶瑪聖水；我喝了那水也用那水浸濕過繃帶。」

## 閃電治療

上面述說的那項治療竟無獨有偶。杜亞德先生住里斯本，已臥病八年，只想快死，以求結束他無救的病苦。

他患的是痛性潰瘍兼有別的病苦。他訪問了國內外的名醫，都束手無策，而且病勢日趨嚴重，終至損及精神機能。這可憐的病人異常悲哀，他不願任何人去看望他。醫生已表示絕望。他自說他的信仰已冷了，宗教行爲已無蹤影。但是他尚未失掉知覺，他還能勉力，在信仰上求得安慰。

好在他的太太是一個熱心人；活的信仰給了她偉大犧牲的精神。她日夜在病房內陪伴她的丈夫，作他的護士和護守天使。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號的前幾日，她又到法蒂瑪去朝聖，對聖母許願。她取來了法蒂瑪聖水，沒有告訴病人，便把聖水注於患處數滴。同時把一本「法蒂瑪之聲」雜誌放在病人的床頭上；在這本雜誌上正登載了利維羅醫生痊愈的奇蹟。本來病人已數年不欲看書，這次突然反常，想讀一點書；他便開始讀那本子雜誌，似乎從那時起，他的信仰又復活了。十二月十二號，他求聖母救助他，雖然他仍神智不清，不知怎樣治療自己的病，也不知那醫生是怎樣好的。

「這次我和我太太的新求立刻被允許了，這次的痊愈是閃電治療。」同時他覺着身體和精神都痊愈了。第二天他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又重操他八年來擱止的職業。一月以後他同全家到法蒂瑪去，作謝恩朝聖也在「法蒂瑪之聲」上發表了這奇蹟的經過。

利維羅醫生在報上看到這項新聞以後，很受感動，他便給杜亞德先生寫了一封信；在信上他寫道：「我流着淚讀了這奇妙的治療。我那篇奇蹟的報告，能喚醒您的信仰，能使您歸向天主，這使我知道愉快！這原來也即是我發表那文字的旨思。我希望其他的病人，都知道祈求聖母。我對很多病人，論聖母已經作了宣傳，將來還要繼續宣傳，為鼓勵他們，為堅固他們的信仰，為使人知道，我不堪接受那大的奇蹟……。」

杜亞德先生回信道：「這是確實的，我病着的時候，因為讀了您那奇蹟的報告，我的心神始得了理智與信仰之光，因此我成了能接受聖母那大奇恩的人……今後我們的責任，如閣下所言，應該公然承認我們的信仰，也勉力喚醒別人的信仰，這樣，始不愧是接受那奇恩的人……」

## 「那是自殺！」

馬桂資女性，卅二歲，患了十五年的長期病，最後半年臥床不起也不能動。而且病勢日趨嚴重，食慾全失，只有賴醫生的幫助，才能吃少許的食物。據視診的醫生加維羅表示已無法救治。

一天她聽說，有她的一位同鄉，在法蒂瑪得了痊愈，她於是也決意到法蒂瑪去朝聖。但是醫生禁止，並說，此行實與自殺無異。

而她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號仍到了那恩寵聖地。這段行程，為她簡直是致命刑罰。在法蒂瑪，因疼痛劇烈，兩夜失眠，不能休息，她已在與死亡掙扎。在十三號的早晨，她被抬進病人蓬，等了數小時，已望病人彌撒與領聖體降福。照管她的服務小姐對她說：「你已經死了吧！」

到了中午，聖母靈像抬進病人蓬的時候，這垂死的病人，突然覺着一點無法形容的感覺：疼痛停止了，左邊麻痺了的半身又得了新的生命，也確實能行走了，為此她說，人實在無法解釋。

在遊行完結後，她自己起來，步行到檢驗處去。檢驗處的醫生，加維羅醫生也在場，正在討論她這痊愈經過的時候，進來了別的兩個女子，她們正是因聖母的奇蹟而得救治的馬桂資女士的同鄉，一位叫羅白斯，另一位叫紅妮斯。她們互相擁抱，互相慶幸。在場的人都極受感動。

兩年以後，加維羅醫生答覆(Brotaria)雜誌主筆的詢問寫道：「余得向閣下申述馬桂資女士，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號，所得的救治，是永久性的，殊覺榮幸！」

我們下面敘述在檢驗處相遇的那兩位女子，得的奇蹟治療。

### 由五〇〇餘瘡和胃癌被救治

羅白斯女士家貧，已十年患病。其間身上生了不下五〇〇餘瘡，從頭到腳，體無完膚。後來又加患胃病，醫生束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號她到法蒂瑪去朝聖。在領聖體降福的時候，她熱熱痊愈！十一月廿號加羅維醫生聲明：那以前的病人完全沒有了病的痕跡。

### 腦子生瘡與肺病得了救治

紐妮斯廿五歲，住里斯本。一九一四年五月現出了肺結核的病像。雖各處延醫求治，而病勢仍不免加重。一九二五年加患腸胃病；一九二九年再得頭痛病。據著名的專科醫生判斷：是腦子長瘡，數日之內即可猝死；除了奇蹟以外，實無法醫治。

果然不到兩天，她便得了劇烈的疼痛和風症；癱瘓時間延長四小時之久。診視的醫生表示絕望的說道：若病況不轉，爲了同情心，最好求天主賜她早死，以結束她的痛苦。然而病人却不失望，她求法蒂瑪聖母，同時用法蒂瑪聖水濕了的布放在頭上。因此她又回復了知覺，兩天的工夫病況未變。後來她許願：若聖母賜她病愈，她將到法蒂瑪去朝聖。她述說當時的情景：「差不多是六點半鐘的時候，我覺着我的信仰從未有這樣堅定。我喊我的姐來，求她同念玫瑰經，以光榮法蒂瑪聖母。在開始以前我喝了一口聖水。當時我覺着得了一點不可言傳的東西，忽然大喊一聲……我對圍在床前的家人笑着說道：「你們別哭了，聖母允了我的祈求，痛苦停止，我好了！我剛才的呼喊是快樂的呼聲。」

她也馬上起來跪下念謝恩經。

## 末期肺病得了痊愈

少女桑克斯患末期肺病，在亞爾巴加住醫院。她知道，醫生已一籌莫展，她願往法蒂瑪去朝聖。該地距法蒂瑪雖不足三十公里，但是醫生反對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你去是求死！」

但病人仍主張要去，答道：「我死，你不負責。是我自動去的。」她真的踏上了路程。她的同伴爲她準備了布和水盆，因爲她還不斷的吐血。她在那裏望了病人彌撒，在領聖體降福的時候，她叫一位服務小姐扶着她跪下念經。

剛領了降福，她對護士小姐喊道：「我好了！」

但仍不准她起來走路；人把她抬上汽車去，轉向回家之路。亞爾巴加醫院的職員，看見汽車這麼早回來了，他們跑來，打算接死屍。不料想都大吃一驚，因爲他們看見那少女很活潑的跳下車來，走上台階喊道：「我好了！」實際上她能立刻出院。

數月之後，她經主教介紹進了萊利亞的法蒂瑪聖母學院。院長姆姆因爲怕她傳染別人，爲此叫她一再澈底檢驗身體，但是一切檢驗和X光照像，都不能發見以前的絲毫病蹟；她的肺部完全是健康的。

## 「她死了！」

白地撒女士四二歲，六年住在醫院內，不能下床，差不多完全不能動，最後到了絕望的程度。她

的胃不容納食品，滴水不能下嚥。但是病人却極依靠聖母，想到法蒂瑪去朝聖，可惜因為太窮，出不起路費。

究竟有一位熱心的慈善家替她拿了汽車費。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號，把她抬上汽車；隨行的有一位護士和兩位修女。

到達波爾道城的時候，大家看着，有給她請終傳的必要，她便極謙恭的領了這聖事。她求着，爲天主的緣故，不要把她說回去。

在路上走的時候，她又數次重復了這要求，因為她會數次犯病，大有死於中途的危險。到達聖地後，她入了病院；翌日進病人蓬。在此地又曾數度告急。有一位醫生簡略的檢查她，說道：「她已經死了！」但是照管這病人的女團員說道：「請大夫原諒，她還活着。」——「怎麼知道呢？」醫生問。「因爲有時能覺到她還有一點微弱的脈動。」她答道。

給她注射強心劑亦無用，沒有絲毫的反應。後來到了聖體降福的時候。她一領了降福，好相由睡夢中醒來，又恢復了知覺。她忽的覺着非常的愉快，喊道：「我好了！」她舉手念經：「法蒂瑪聖母應受讚美！」她立時要起來，但是服務團員不許可，因爲怕民衆興奮的號來，亂了秩序；等到遊行結束以後，才可以起來。後來先把她領往檢驗處。

翌年二月醫生格拉加診視後，承認了她的痊愈。在病况表的末端寫道：「現在她能動了，沒有困難也能吃飯，不覺胃疼，沒有一點病象了。總之這一切是忽然來的，按醫學理論實無法解釋。」

## 一個小孩的痊愈

聖母自己是母親，所以最曉得作母親的心理。她知道兒女的死亡，可以給母親帶來如何的悲痛。

爲此她往往在絕望的情景中，聽了母親們的祈求。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號，有一個貧苦的婦女抱着一個又瞎又啞，病重垂死的孩子，站在依里亞的靈泉邊上。那孩子忽然開口喊了一聲：「媽媽！」他拿起頸上帶的法蒂瑪聖牌，驚奇的看了看……便回復了生命。

那母親看見自己的孩子，得了這奇恩，喜不自勝，只有不自主的吻孩子。民衆聽到這消息，異常興奮，一擁而來，以求瞻望和觸摸得了聖母恩寵的孩子。最後有一個人把孩子舉起來，叫大衆看。他本來剛從死的危急中被救，便受了民衆的擁擠。

## 中風被救

高里拉的孩子若望，四歲的時候得了重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病勢轉緊；孩子目瞪口呆，失了知覺，絲毫不動的躺在床上；看樣是死了。醫生說，孩子是緊急中風，不久即要氣絕。幸有一個朋友送來了一瓶法蒂瑪聖水，叫給孩子試用。廿四小時以後孩子又活了。馬上請來醫生檢驗。他想孩子已經死了，可是現在不能不驚異的確定，孩子是得救了，而且沒有任何病象。

## 腦膜炎被救

巴斯道才五歲，是一個極懇誠的孩子。雖然這樣小小的年齡，已經很熱心，尤愛恭敬法蒂瑪聖母。

一九二八年五月裏的某日，孩子突然怪叫着求法蒂瑪聖母，救他於不可忍受的頭疼。父母馬上給

孩子請來了醫生；那醫生爲慎重起見，還同時帶來了三個同事。經過詳細檢查後，他們都一致說明，孩子患的是腦膜炎，同時還有肺，肝等內臟病伴雜着。以後又請來了波爾道的專科醫生，經診視後，他對孩子的母親說：「你不必失望！你可以把孩子托給一個你依靠的聖人。」

這可憐的母親懂得了這話的意思。醫生剛去，她便跑進自家的小經室裏，跪在法蒂瑪聖母雕像前，懇求她保護孩子的性命。孩子仍患着劇烈的痛疼，不斷的喊：「我的法蒂瑪聖母救救我吧！」他吃藥的時候，必先把兩滴法蒂瑪聖水加入藥內，否則他不用。數日以後，他便起床，蹦蹦跳跳去，完全好了。事實是這樣，怎麼好的，天主知道。那位專科醫生本來以爲孩子的病，用自然的法子，是無以救治的，爲此論這次的痊愈，他在巴黎醫藥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不合規的現象。」

## 死 而 復 生

洗爾哇是十八個月的小天使，一九二八年三月得了重病！錫加答爾和氣管枝炎。三月廿七號，得病後半月又添了肺炎症。醫生雖用藥方法，亦不能挽救他的性命。

實在的，孩子已在倒氣，身體發涼。七點鐘的三鐘經的鐘聲爲他的母親好相是報喪鐘。她跪下喊道：「聖母可憐我吧！再給我的孩子吧！」

在這時候——她好相真的得了天上的答復——她想起來了法蒂瑪聖水，這是兩點鐘以前，小孩的代母送來的；平常在這混亂的時候，人很不易想起來。她用手指蘸了聖水，塗在孩子的，已冷了的唇上。奇異的很，孩子睜開眼了。母親以更堅固的信心，把聖水再塗到孩子的額上以及全面部。她覺得她的手所到之處，體溫便恢復了。數分鐘後，孩子已復原也開始說話……似乎沒有病過。請了醫生來；他非常驚訝的喊道：「這孩子經過了什麼變化啊！」

第二天醫生又來檢驗後，證實肺炎症沒有了，但是他不能解釋這種復生的理由。

### 從「黑暗的煉獄」中被救

時間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號。遊行完結。聖母態像已放在聖堂內。忽然聽見外面有呼喊的聲音：「奇蹟！奇蹟！」民衆便從各方擁到病人篷內。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在祭台的左邊，躺着一位少女，名叫康茜珂，十七歲，家住里斯本。患病五個月，四個月不能下床。全身疼痛難忍，另外在肺部與腎部。病勢究竟到了一個嚴重的程度，病人不能忍受任何聲音與見微弱的光。她那悲痛的母親說，她是活下「黑暗的煉獄」。經過三位醫生的診視，他們都無法阻止病勢的加重。最後檢查後發見她在患急性腦症，是不治之病。

家人請了本堂神父來給她行聖事。康茜珂以前沒有領洗。這次領了洗後，又領了臨終聖體和終傳聖事。聖事在這青年的靈魂內，發生了奇妙的効力，喚醒了她依靠法蒂瑪聖母的心。她要求家人許她，到法蒂瑪去朝聖，希望他們不惜花費，因為她要好了以後回來。

六月十二號，用軟床把她運往法蒂瑪去；母親和姐姐隨行。她在這十小時的路程上，受了無盡的苦，數次吐血。

翌日在法蒂瑪堂內的病人間裏望彌撒，領聖體降福。遊行典禮結束後，她的病情沒有改變。聖母靈像抬走了，希望也跑了。

離她不遠有一位神父，看見她痛苦的情景，動了惻隱之心，上前安慰她道：

「你不是希望病好麼？」

「啊，是的。」

「那不必！主子賞賜了你更好的命運。聽着，耶穌是我們的頭腦，我們大家是肢體。若是手臂病了，其他肢體無恙；你想，主子更關心那一個肢體呢？」

「我想，更關心有病的……。」

「所以你想對了！」

病人點了點頭，也勉力隨天主與聖母之聖意。就在此時她突告痊癒。她坐起來，想離開軟床。在一片奇蹟的呼聲之下，民衆一擁攔來。但服務團員不准他們擠得太近。然後先把她領到檢驗處去。

佩斯博士在數小時以前，曾檢查了她的病況，把她列入最嚴重的病人內。現在看見她來，當然極其詫異而感動，向其他醫生說道：

「這怎能使人信爲可能的呢？去的時候，用軟床把她抬去，現在她自己走回來！」

那少女再被檢查一次，作了一個記錄。她在病院內來回的走着，然後進了聖母顯現小堂內，跪在那裏熱切祈禱。在場的人感動的流下淚來。

回來的時候沒有困難。少女坦然坐在汽車上；軟床已成廢物，放在車篷上。她到家的時候，家屬與友好的那種驚奇和興奮的情景，我們可以想像。她的祖母聽見車聲，由窗內望去，看見軟床縛在車篷上，喊道：「我的可憐的孩子，她死了！」哭聲轉回頭來。數分鐘後這老人已擁抱着，她那康健幸福的孫子，她的快樂當然無法形容。

## 誰曾白白的求了聖母

近來所得的許多痊愈中我們現幾個特別顯著的寫在下面。

桑道斯女士一九一七年生於里斯本。自幼左耳患病；雖經過外科手術的治療，仍不免年年加重。

一九三四年經過六星期的專科治療後，結果更壞，四月九號需要進醫院，施行手術。六月十九號，又進醫院在鼻部行手術。八月初，回家繼續醫治，但仍不見減輕。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二號，因患頸骨炎，再行新的手術。八月十一號在耳部與脊骨行手術，在腰部剝孔。不過這一切方法一概無效。以後爲求法蒂瑪聖母，行過九日敬禮，也用過法蒂瑪聖水，病況亦未見減輕。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號病人去參加法蒂瑪朝聖。行路的困難不堪設想。經醫生檢查後，進了病院。翌日望病人彌撒的時候，她的病苦正在嚴重，引起了在場人們的同情。

狄亞斯博士會申述當時病人的情景：「正在進行的時候，有一位服務小姐，跑來喊我到一個病人那裏，說她的情形不好。我馬上跑去檢查，病人已經失神。我想叫她反醒過來，便把水撒到她那汗浸的臉上。我還想叫她坐起來，灌她一點水，但是一觸到她，因爲她還沒有完全失掉知覺，她便疼的叫起來。一位隨行的女伴告訴我道：她已經十八個月不能坐起了。她躺着，我還是給她灌了幾滴水。」

醫生叫把她抬回病院去，但病人哀求着：「讓我在這裏吧！」醫生便走了，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

聖母靈像被抬回顯現小堂裏的時候，病人請女伴幫她坐起，恩寵的時候便來到了。

狄亞斯博士繼續說道：「數分鐘後，我又注意到桑道斯女士，這時她已坐起，繼而輕快的下來歇床走路。這情景當然使人奇異，爲此引了很多的人來看奇蹟。當時我本來想阻止，怕她受不住興奮羣衆的包圍，但我看她走向病院，沒有絲毫困難。以後我在醫院裏又見到她，她坐着，不感覺任何痛苦；。在里斯本她到我的會客室裏拜訪我。我看她完全恢復了正常生活，沒有留下以前的一點病跡。這便是我以醫生和信友的身份，應作的報告。」

馬爾希羅女士是費萊律師的太太。一九二九年因幽門生瘡，開過刀。數年後，也許是因爲生瘡開

力的緣故，引起肝臟患病。每逢病發，便有劇烈的肝疼和頭疼。爲此大家都想，她快不行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七號，她發了昏，醫生一查斷定，她當夜即要絕氣。

同年十一月經X光照像查出，右腎和腸的麻痺，還有盲腸炎。不久更加患那莫炎；本應施行外科手術，但因病人過於虛弱不敢開刀。醫生們，論治好，不敢希望，想法至少可以減輕她的——可怕的痛苦。動脈的機能不斷減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六號——發生嚴重的吐血。身體已虛弱到這種程度，她坐起來無力支持頭的重量；體重只剩三六，五公斤。因爲神經收縮，她不能見光，不能行走，夜間失眠；微小的動靜，便惹起痛苦；吃少許食物，即有厲害的胃疼。此外還時常發生神經病和中風。

她自覺已沒有活頭了。她想到法蒂瑪去朝聖，目的並非求痊愈，她願把她的兩個小女兒，一旦她或死去的話，托與聖母，求聖母保護她們的純潔。但她躊躇不決，她怕，若是她去了，回來不得痊愈，外教人和冷淡人可能因此譏笑聖母。

但是她的神師，不叫她懷疑，反命她往法蒂瑪去求痊愈。並許下，若得痊愈，她爲光榮真福若望布星多。

果於五月十二號首途。病人雖在謹慎照料下，然而長途跋涉，備嘗辛苦。到達法蒂瑪後，被拾入病院；她先喝了一點靈水，眼中含淚轉向聖母說道：「吁！我的天母！我是奉命而來，求你賜我痊愈。若是你願意，爲增加你的光榮你即賜我痊愈。但我寧願把這痊愈，讓與此處的，其他的一個病人。我仍病着回去，繼續患病，直到在樂園裏見你。」

遊行的時候靈像經過此處，發生了一點非常的事件。但這婦女聲明，她不能告訴別人，只能告訴神師。她坐起來舉手對像，眼中含淚，泣着說道：「吁，我的天母！請你收下我的小女孩，我把她托與

你的聖潔。」她說這話的時候，覺着好相從一條纏縛全身的繩索中被解放，自此行動自由。她摸一摸胃和丹田，疼痛全無。她從心裏親切的嗚咽念了三遍這經：「吁我的天母，我寧欲在家裏患病，不欲人得罪你。我是太無用了。」

在她前面過去的人，她一概沒有看見。她只想着聖母像，雖然看不到。在彌撒快完的時候她看見了，那像是供在祭台旁的鑄銅裏的。

她怕，她所覺的力量是幻覺，不願叫週圍的人知道，到了病院裏，她才對她的小女說道：「我相信，我能自己走着上汽車；你不要告訴別人。」

過午五點鐘，她被運上汽車。家屬見她在轎褥上移動輕快，自己蓋好被子；但誰也不想，她已經好了。她的丈夫馬爾希羅博士寫道：「也許是聖母迷着了我們的眼睛，不讓我們因為過於興奮的緣故，攪亂病人的安穩。」在起身以前她又喝了兩杯靈水，她還想吃東西，把帶來的食物，給她吃了，胃口很好也不覺疼。在回家的路上她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她談笑自若，看見朝聖國和別的事物極感興趣，與來的時候大不相同。

五月十四號的晚上，她回到家裏，能吃能睡。翌晨起來，走着爽快不累，神經作用正常。在家人驚異之下她聲明，她需要動作，她要管理數年以來，放下的家務。這時大家才明瞭，她得了奇蹟。不久她完全恢復了體力，也證明那單炎已經痊愈。在十一月廿五號，受檢查的時候，她體重四七，五六〇公斤，血壓正常。醫生雖從未聽說，她得奇蹟的事，但他聲明：「在以前的病況下，科學實無法增高血壓。無論如何她應該感謝聖母，因為只能活着，已是一個奇蹟。」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號，和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號，她到醫生委員會裏去，證明她已完全痊愈。為此教會當局確定此事應在教會法庭中審理。

的確如此。在葡國致命者，真誠若望布里多列聖品的偵查案中，此事果被提起，經禮儀部嚴格考核後，一致被認為第一等奇蹟，以後於一九四一年正月卅號又經教宗承認。

瑪里拉女士五五歲，她的丈夫是工兵隊中尉，住波爾道，自十六歲左眼害病，雖經醫生診治而無效。一九三五年用X光照像發見乳頭癌，病人需經手術。開刀後十天頭便不能動了，再加以劇烈的頭痛眼暈。據醫生判斷，必是內部受損，但是他們不認識病的性質，治愈更談不到。四年之間，雖用盡方法，而病勢仍不免每况愈下；劇烈的頭痛，脊骨痛，眩暈，湧血。後來又添了萎縮與左眼變縮。似乎又需要動手術；這雖然極不容易，但家人寧欲為她從倫敦致請一位著名的專家來施行診療，而成功的希望仍舊極微。

病人自覺，醫界已無能為力，她只好依靠聖母。一九四〇年五月，她往法蒂瑪去朝聖。本來醫生都反對，因為確信她受不了長途跋涉之苦。實際上這段路程確是她的苦路：騎在牀上，頭縛繃帶，不能說話，不能吃飯，兩日之久，還應多次給她注射。她進了聖地的病院，五月十三號，被抬到堂內的病人間裏望彌撒，領降福。她剛領了聖體降福，便對她的丈夫說道：「我要起來。」她的丈夫說：「我看她往上起，我想幫助她，但她已經站起來了，帶著恬靜快和的樣子懇禱的念謝恩經。」

據醫生們判斷，這痊愈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其中的一位不勝驚異的說道：「我不能不承認有一種超越我們的能力存在，我應該向她低首，自認無能。」

我們再提一個奇蹟，這是在教區法庭中受審理而宣判的一個奇蹟。

蘭加巴瑪女士三六歲，是蒙刀瓦的地主，蘭加貴里勞的妻子。一九二五年患肝病，兼患腸痛和黃疸病。不久又得了盲腸炎，需要施行手術。一九三五年病况嚴重：高度發熱，出冷汗，痙攣狀顫抖，劇烈咳嗽，常久疼痛；為暫時減輕疼痛只有不斷注射麻醉劑。後來一再經X光照像，發見在右肺底部

，橫隔膜上，靠近心臟處有積水。疼痛是發源於脊椎骨的第四節和第五節之間。

亞蒙刀瓦，白亞，里斯本的醫生爲病人雖用盡了方法，但効力極微。爲限定積水，不使串通，施行了外科手術，結果更壞。不久該處腫脹，引起強烈的咳血。臥床兩月，後雖稍見減輕，但每隔半年舊病必發，睡眠再現，而且每况愈下。一九四一年正月十二號的犯病最爲嚴重，大家都想，病人的末日將到，遂給她行了臨終聖事。

最後只好轉向法蒂瑪聖母，「只有聖母能救她。」她於是決定參加本教區朝聖團赴法蒂瑪朝聖；爲作一個準備，先自行避靜祈禱三日。以後動身，長途旅行，坐三等火車，設備不周，病人所受痛苦不可形容。車行之際，隨行醫生撒巴玉被請來給病人注射嗎啡針以止痛，因爲她實在忍不住了。五月十三號，她被抬往堂內的病人間裏望彌撒。那時病痛正在劇烈！如同後來她在教會法庭中所述的。當索利亞的主教舉行聖體降福時，她好相受了電擊，病痛立止。她一躍而起，又恢復了三年以來失去了的手足動作。她立時要行走，但因怕羣衆的擁擠，沒有許可她。撒巴玉醫生說，她在回家的道上情景很好；她說笑，她吃喝，她對一切事物感覺興趣，她頭向一總人述說法蒂瑪的歷史。後來那醫生又說：「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號與十三號，我在聖池又遇見了她；這次她參加服務小姐隊裏，日夜爲病人服務，絕無病和疲倦的形色。」她右肺部的積水，藉X光照像，經檢驗的醫生羅德桂資證明，完全消失。

## 注意：

我們在上面所記述的這些痊愈事件，已足證明法蒂瑪聖母，對於呼求她的子女所表示的母愛。在我們中國這廣大區域內，亦不乏熱心恭敬聖母的人，聖母對於她的這些子女，亦必施與了豐富恩寵。

爲此請大家注意，若是有人，因爲呼求法蒂瑪聖母，得了非常的恩寵，可以把它記錄出來，交與本堂神父轉寄給「法蒂瑪之聲」雜誌社，爲增加天主的光榮和發展聖母敬禮，要求在該雜誌上發表。但是報告應合乎以下的規定：

一、得痊愈人的姓名，年齡，生身地點，歷履，信仰情景。

二、病的名稱，性質和發展的經過，爲治療用的方法和所得功效。若是可能的話，最好附有醫生證明。

三、痊愈的詳細情景；用的方法，比如：念經，彌撒，幾日敬禮，法蒂瑪聖水……。若是可能的話附有醫生論痊愈的記錄和本堂神父，或神師，或某一位可靠人的證明。

四、痊愈的結果；身體現況，和奇蹟在本人和他週圍的人心內，所引起的影響。

## 罪人之托

不久以前葡國主教發表了一封司牧公函，內中有言：

「法蒂瑪已成了精神生活的偉大中心。在該處曾發現真的奇蹟，毫無異議，因爲那些完全的，迅速的痊愈，爲自然力量不能成就，藉人類科學無法解釋。奇蹟一語，不止在民間傳佈，而且爲詳細研究事實的學者所宣揚。在該處顯然有天主的手指，他以全能無誤的印證，承認了法蒂瑪聖母敬禮。

但我們仍說：那些痊愈和在各種現世事務上，所得的援救，不是最大的奇蹟；而更奇妙的乃是靈魂所得的恩寵奇蹟。不過這種奇蹟，因爲關於良心與內修生活的秘密，爲此觀察家不能探討，科學家無法研究。

凡是參加法蒂瑪節日典禮的人，他可以看見葡國各階層的人，如何熱烈呼求聖母和欽崇聖體。他

可以看見無邊際的羣衆跪於泥濘中，如何謙恭領聖體。他可以看見沉醉於罪惡者和頑固的無信仰者，如何涕泣流淚，懺悔自新。他可以看見千萬痛苦的人，如何滿心依靠的祈禱，而感動了冷淡人。他更可以在神目中看見國內外無數的人，拾着法蒂瑪聖母像，如何作勝利遊行和在路上與堂內向她屈膝！——他把看到的這一切，同祖國之宗教生活，以前的衰退情景，作一個比較，他必可得一個新世界的印象；他不能不承認，宗教生活的巨浪衝進了祖國人民的心靈；很多人改過自新；很多人復得了已經絕望的生命；很多外教人開風興起，來為信仰的真理作證；很多人又找到了多年來忘掉了的迷途之路；很多人又謙遜，熱切的人又開口重念，以前因冷淡失啞的經言；很多人昨天侮辱和咀咒天主，今天讚揚主名。的確，神聖的洪流已注入了人的心靈！

這是事實，靈魂所得的恩寵，比如在絕望的情景下突然悔改，比病人痊愈更多更妙！有一位法蒂瑪的熱心使徒會說：「若是解罪法橋能夠說話……，在每一個朝聖團裏都有這類的奇蹟。」

## 「我爲何不早來此地！」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號，萊利亞的主教，給了最後的一個病人聖體降福後，忽然有一個衣冠楚楚的青年，跪到他腳前。他是一個病人麼？不，他沒有帶病人證章，他不是病人。當時常有醫生團隨行聖體，以觀察，降福給病人的影響；團長真斯博士問那青年，有什麼事。

他答：「我的靈魂患病，也請給我降福！」

主教受了感動，果然給了他降福。那青年起來，擁抱着真斯博士喊道：「我爲何不早來此地！」  
「我的朋友」博士答道：「現在也不晚。」

## 在這裏學會念經

提燈遊行隊走過的時候，有一羣紳士模樣的先生們，他們來此是專爲看景和招搖；姑着，不脫帶，帶着譏諷的表情。不料想，有一位忽然受了感動，不能自持，不自主的脫帽跪下念經。他的一個同伴問道：「怎麼了，你也會念經麼？」他大聲回道：「朋友，我就在這裏學會的！」他仍繼續念經。他的靈魂又找到了天主。

## 司機成了宗徒

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加斯加西有一位太太想到法蒂瑪去朝聖，前晚先租好一部汽車。家裏的一位僕役，晚間從藥房裏回來担心的說道：

「太太，明天你不要到法蒂瑪去！」

「爲什麼呢？」

「因爲你僱的那司機是流氓。」

以後他述說，他在藥房裏遇見了那司機。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壞人。他說話放肆，明天他還送兩個修女到法蒂瑪去；她們也不認識他，若是她們認識了，一定不要他。

「太太，更好惹不去，因爲那人是一個壞人。」

「因爲他壞，所以同他一齊去。我不怕。我們往法蒂瑪去朝拜聖母；她要保護我們，不受危險，也許她還要可憐那人的靈魂。」

「太太，希望能如此。但據我看，最好辭了他，另找別的司機。」

但那太太沒有改主意。她對於同行女友並不負責，她告知他們，請她們留神已足。但女友們以為她的對，她們依靠聖母的保護。

她們動身了。車行之際，司機的行為並無可非難之處；有時縱然講幾句略帶諷刺的話，但亦不傷大體。

「法蒂瑪速着哩……今天那裏過一個大節日麼？朝聖是很好玩的吧？」

「不，先生。我們到法蒂瑪去不是為尋樂，乃是為祈禱，為作補贖，為領聖事，為感謝聖母施與的恩惠。」

到這法蒂瑪，無窮盡的汽車隊和無數的人羣給了司機一個印像。

進聖地入口的時候，他問道：「啊，這麼多的人！他們在那裏幹什麼？」

「他們來求聖母，他們來還願。你也同我們一齊來吧！我們到顯現的小堂裏去。」

「我固然想去，但這汽車怎麼辦呢？」

「留在這裏好了，沒關係。」她們走的時候，托在車前站的幾個人關心。司機也同去了。

起頭他不說帽，態度也冷淡，但他觀看一切。追我們進了小堂，看見了聖母像，他跪下流出淚來。

「你怎麼了？你不舒服麼？」

「啊，這太美妙了！……我一向很不好」，他嘆息着說。

「這不足為奇。你還沒有見提燈遊行和夜間拜聖體呢；尤其早晨的彌撒，其間這麼多的人都領聖體。可是你也該領聖體！」

「當然我願意。」

「那麼今天你先辦告解吧。」

「是的，但我已多年沒有辦過告解了——我實在不太好！」

「那沒關係，只要你後來好，就夠了；爲聖母什麼時候都可以。我現在去找一位聽告解的神父去。」

「謝謝您！我去看看汽車，馬上就回來。」

「但這些興奮的婦女，想他是藉口推辭；但五分鐘後他回來了。」

「我準備好了。」

他辦告解後，回來的時候眉開眼笑。翌日領了聖體並參加了一切朝聖典禮。他似乎完全變好了。司機回家後先到藥房裏找他的朋友；他們正在等他請酒。不料司機聲明，收回前言，並說在法蒂瑪發生的一切，無法形容，那簡直是一個奇蹟。他希望他們都要到法蒂瑪去，和他一樣，洗而革心，變成一個好人，過新生活。

的確，此後在法蒂瑪不斷聽到他的消息：他成了熱心教友，主日不耽誤彌撒也常領聖體。

## 還 沒 有 領 洗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三號，一位聽告解的神父，看見一個人走到解罪椅前，情景慌亂，似乎還沒有辦過告解。

神父問道：「你有什麼事？」

「神父，我請你給我聽告解，送聖體也領洗。」因爲他不明白，所以就將秩序倒置了。

他說，他是里斯本的商人，他來法蒂瑪是爲散心。但因看了信仰輝煌的表現和對聖體與聖母的熱心，從此他也願欲作一個好教友，如同別人一樣。

## 痛 悔

一個廿七歲的青年，過着貧寒的日子，患病多年。他住在下亞來刀的一個村子上；那裏沒有神父。他自幼受了洗，但是從未受過公教教育。

某日他偶而聽說，在法蒂瑪有一尊靈像；她顯了許多奇蹟。他於是也到那裏去求痊愈。因爲他情況的可憐，當然很易進入病人蓬裏面去。當分送聖體的時候，他想，那就是奇蹟的餅乾，他也像他人一樣，領了聖體。有一個人看見了責備他道：

「你作的什麼事？你不知道嗎，人不告解不准領聖體？你又加犯了一個大罪！」

那青年聽說以後，沒有答覆，便悲痛的哭起來。別人安慰他，他也不聽。以後經一位耶穌會的神父給他聲明：不知不爲罪！也許天主正願藉這無意之錯，給他一個聽公教道理的機會，他才不哭。

大略的給他講了要理後，他辦了紳工，心中充滿了快慰，跪在聖母台前，感謝聖母。他本來是爲求身體的痊愈而來，不料反到得了靈魂的痊愈。他回家以後，遷居到本堂神父住的村子上去；在那裏他可以天天聽公教道理。

## 卅九年沒有告解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三號，還是上面剛提的那位耶穌會的神父聽告解的時候，聽見有人敲打解罪椅

的架子，他望去，看見一個女子滿面淚痕，領着一個男子，也在哭着。

那女子說道：「神父，我的男人犯了大罪，看天主的面上請你聽他的告解吧。」

這人因為看見週圍的人都領聖體，他於是也領了聖體。他的太太看見了問他道：「你怎麼領聖體呢？你辦神工了沒有？」

「那還不容易麼？」

「你幾時辦的？我就沒有見過。」

「你沒聽神父講過麼？凡願領聖體的人應該同他一齊念悔罪經。我已經念了。莫非還需要重念麼？」

他的太太恐怕不妥當，她向一位鄰近的人請教。那人給她說明，單單的公念悔罪經是不够的，人必需詳細告明也得了罪赦才行；否則便是犯褻聖之罪。她把這話轉述給他的男人，她倆便悲痛着走到解罪椅前。

那女子對神父講說，在他們住的村子上，沒有本堂神父。他倆結婚後，卅九年的工夫沒有告解過。

「你想幫助你的男人，但你自己不想告解麼？」

「我們來只是爲還願。」

「那好。但聖母願意賞賜你們更多的恩典。你在這裏跪下。你的男人先來，以後你來。」

他們告解以後，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快慰，他們跪到聖母委像前，念補贖經，很久很久不願起來。他們來是爲感謝聖母賞賜的恩典，不料竟得了更大的恩典，而且是不求而獲。

## 一個工人弟兄的回頭

某某是波家道的一個工人，自幼受過公教教育，人並不壞。後來，因為受了一個同伴的影響，也加入了反動派。他不再盡宗教責任，而且他若見自家的人盡宗教責任，他還動火。若是他拿到了聖物，必定把它撕碎。在主日上他不進堂，不進堂他進酒店，把他一星期的工夫所賺的工錢都消耗了。

結果：家景愈感窮困。他的太太當然是最可憐的；男人作工後，要吃要喝，或是從酒店裏醉薰薰的回來，這都不必說，而且還要受他的虐待。

他們有一家鄰居，是很好的人家，與他們相處還好。某日鄰家的小姐病重垂危，醫藥無效。在危急之際，她求法帶瑪聖母，得了意外的痊愈。那工人一天在街上遇見了她，不勝驚異的問道：

「你還活着？」

「你想我已經死了麼？」

「我聽說，那時醫生都束手了，說你不過還有數小時的生命。」

「不錯，那時情景很不好。但醫生束手聖母不束手。過了明天我要往法帶瑪去感謝聖母。」

「當然你有理由。可是人說，法帶瑪是……神職界的幻想。或者不盡然，那裏反正有點說法。」

這少女看出，她的痊愈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她便乘機想試他一下：

「若蒙先生不棄，請你許我一事，可以麼？」

「當然可以。」

「你想想，不要反悔。」

「沒關係，我既許必踐。」

「我請你同我一齊往法蒂瑪去。」

「真的麼？你不能換個別的要求麼？」

「不，先生，你已經答應了。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好，那麼我就同你去一論。」

他回到家裏，論鄰家小姐痊愈的事，向他的太太說了。

「過了明天我們往法蒂瑪去，你知道麼？」

「你不要發瘋啊，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我不開玩笑。我已許給鄰家小如同去。沒別的話說，我們應該準備動身。」

他們去了。在這恩寵聖地，他看見偉大的人羣，與反動派遊行示威的情景，完全不同。他看見熱誠的敬禮，千萬人的念經唱歌；尤其在夜間祈禱的時候，那種肅穆虔誠的表現。這一切都給了他一個好的印象。

「這裏，的確是有點說法」，他不禁又重複了一遍。

翌日更使他驚異。二〇萬人在遊行之際，與高彩烈的向聖母靈像歡呼他也參加了。在緊張的場面中，他也取出了手絹，如同別人，想向聖母搖擺，但他還有點怕人的心理；他也不自主的流下淚來，他暗暗的把他擦乾。

「先生，你看這一切怎樣？」

「的確有點說法。」

他沒有告解。他念經了沒有，我不知道。但在回家的道上他老是沉思；到家後數日他還是沉思。以後他要發脾氣的時候，他不進家。到了最近的瞻禮七，一反常例，他不再進酒店，他進聖堂去找神

父。

「神父，我想同您談話。」

「請你到更衣所裏去，我們在那裏談話更好。」神父小聲對他說。後來他說：

「我高興，因為神父立刻認識了我。」

他發了痛悔辦了神工，相似一塊大石落了地，心裏感覺鬆快。半小時後他回家裏，向家人報告他的悔改消息。他要求他們恭念玫瑰經，明天同去領聖體。家人的驚異與喜樂無法形容，他們從心裏感謝聖母，至聖童貞瑪利亞。

下月他們同鄰家小姐同往法蒂瑪去，特別向聖母致謝。他們喜歡向人訴說這故事，現在他們的家裏是快樂的，幸福的，在每晚固和主日上家庭團聚之樂，大於同壞人游蕩之樂千百倍。

有人警告他們說：「他還有被反動派誘惑的危險，重墜魔網。」

「我們不放縱他，還要加意防範；下工後我們去接他」，他們這樣答。

### 「請多爲我念經！」

在某一次的朝聖會上，法蒂瑪服務小姐的院長姆姆，正在聖母像前祈禱的時候，走來一位服裝華貴而入時的小姐，附在她身邊說道：「請多爲我念經！」

「好，小姐。」姆姆便開始念玫瑰經。幾個鐘頭以後，她在人羣中又遇到了那位小姐，便笑着問道：「您還要我爲您念經麼？」

「一定，一定！我不知道，我怎麼了……您若是有忍耐的話，我必須向您談心。」

「請來吧！」姆姆把她領到醫院裏去，二人談起心來。她說，她年二二歲，在兒童時代跟着祖母

學了兩端經；從那以後便沒有受過公教教育。她沒辦過告解也不會其他的宗教禮儀。她來法蒂瑪是爲看景。自從踏進這聖地的時刻起，便感覺慌亂，心裏憂悶，需要散心。她不知道，自己應該作什麼……

「小姐，我知道。你應該告解。」

「您說的對。但是我不會告解，怎麼辦呢？」

「那很容易，我教給你。」

已經是十點鐘了。外面開始提燈遊行和夜間拜聖體。到明早五點鐘，七小時的工夫還沒有講完。那小姐總不勝信仰的真理，她不感疲乏；巴不得你能給她講廿四小時才好。

她用最大的熱火，準備了第一次辦神工和領聖體。一種不可言喻的幸福，浸透了她的靈魂。她那一整天，快樂輕盈的，相似一支小羔羊，跟在媽媽後面，寸步不離。她們以後很久的時間互相通信。她蒙媽媽教誨，非常感激，爲此也時常向她報告自己的進步和好主意。

## 地獄 變 地堂

在哥晉布拉教區有一個家庭：父母俱在，還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父母自結婚以來，十七年的工夫，沒有辦過神工。父親脾氣很壞，固執於謬誤的理論。他不准神父走進他的家庭。他以爲孩子們受過洗，領過第一次聖體就夠了，其他的宗教禮儀是不必作的。在家庭中爭吵，咒罵，成了家常便飯，簡直是一個地獄。兒子當然不能成好孩子，而且漸漸的學上了父親的本色。起頭對他父親先還嘴，繼而也還打。

父子二人仇恨在心，兩三年的工夫，不能見面也不能談話。

一天男人病重垂危，奄奄待斃。在這失望的時候他的太太想起來，只有求聖母，她許願：若是男人得了救治，她將徒步往法蒂瑪去朝聖也念一定數目的玫瑰經。

後來果然她男人的病漸漸的輕了。但當他太太告訴他，應該往法蒂瑪還願的時候，他的答復不答氣：

「你爲什麼許這願？我們不到法蒂瑪去！」

她太太仍不斷設法使他回心轉意，但是他動了火，不准她再提。她只好等着，看看將有什麼結果。兩月以後，她男人又病了。

「你看！因爲你不讓我還願，所以又犯病了。」

「又來這一套了。這裏有誰到法蒂瑪去？我就受不了這迷信。」

這次被拒絕後，有她的一位女友來了，告訴她，明天他們全家往法蒂瑪去朝聖，特來邀她去參加。

「巴不得的我能參加！本來我會許願，爲感謝聖母賜我男人痊愈之恩，我應該往法蒂瑪去。可惜我的男人不准我提這事。最好請你今天晚上來，替我說句話。」

晚上女友來了：

「安多尼先生，明天我們往法蒂瑪去，上午起身。希望你能同去。」

「我同去？你是作夢吧？」

「至少讓你的太太和小姐同去。」

他雖然滿心不高興，但是礙於臉面，不得已許可了。

「你們爲我作好一天的飯就行了，以後你們隨意往那裏去，不回來，才好哩！」

已經到了睡覺的時候，母親同兩個小姑娘整理行裝，父親忽然說道：

「你們聽着，我也同你們一齊去。我想看看那裏到底玩的什麼把戲。」

「啊，我的聖母！」女的高興得差一點喊了出來，但她尤其在心內感謝聖母，好相她要叫她的男人回心轉意。

翌日很早他們便同女友一家動了身。她的兒子在後面，不甚遠，也隨着來了；他想看看法蒂瑪，但無論如何不願同他父親在一齊走。

路子相當遠；他們越走越乏。男人動了火，大發脾氣，謾罵不已。他的太太怕叫人看見，笑話，心裏不斷呼求聖母。她勉力安撫她的男人，結果無用。這樣究竟來到聖地。

「怎麼那樣多的人！他們作什麼？」

「這便是聖母瑪利亞的聖地，法蒂瑪。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要參加遊行。你看，那是如何的美妙！」

男人剛踏進聖地的界限，便中風倒地。服務團員把他抬進病院。醫生給他按摩，打針，用了各種教生的方法，一概無效。他似乎是死了。他的太太也差不多失了知覺，抱怨道：「啊，我的人兒他不得聖事就死了。他已經十七年沒有辦神工了。她呼求諸位聖人的助幫，她明替她的男人告罪。」

人把他的太太和女兒領往別處。只留一個服務小姐看守病人。不久那失了知覺的人又醒了，伸直了身體。

「這是死了吧？」，服務小姐在想。

但是那人睜開眼，看了看週圍，害怕的問道：

「我是在那裏？」

「在法蒂瑪聖母病院裏，等等，我給你拿點開水喝。這就要到半夜。明早是否你還願領聖體？」  
小姐裝着不知道他靈魂的情景。

「我：也許：但是我沒有辦神工。」

「請放心，我請神父去，很便當。一切都辦好。」

小姐出門碰到了他的太太，正在哭泣着怨恨自家的命苦。

「太太，你別哭。現在你的丈夫好些了，他要辦神工。」

「我的天主！小姐，你說的什麼？」

「我說的實話。」她略向她述說了事情的經過。

他的太太聽了，喜的流淚，大聲感謝聖母。

「我希望，我的兒子也辦神工，他多年同他的父親不睦！」

「今天在法蒂瑪的人都辦神工。你喊他去，好拉。」

母親在人羣中找兒子的時候，聽神工的神父來了。這為病人誠是一個恩寵的時候，為神父也是，因為他看見悔改的懇切，大受感動。

這時兒子也來了。

「厄瑪乃爾，你的父親正在辦神工；你也得辦神工，我們好能明天一齊領聖體。」

「父親辦神工？」

「正辦着。神父在裏面呢。」

「那麼，你看着好；我也辦神工。」

他辦神工後，調服的相似小綿羊，他願同父親說話。她領他往病房裏去。但他進門的時候，又踴

踏了，手裏拿着帽子，看看脚。

「爸爸，你別生氣了，饒恕我吧！」

父親眼裏流淚答道：「孩子，過來！你該饒恕我，我待你太不好了！」

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給這家庭送來了幸福與和平。

翌日他們都領了聖體，第一次見了對法蒂瑪聖母，天后表示的隆重的敬禮。他們想，他們是進地堂。

他們覺得這恩寵聖地難捨難離。法蒂瑪已深深入了他們心內，下月他們又來了，專為感謝聖母賜與他們家庭的幸福，也特別謝了那位服務小姐。

## ……及我等死候……

有很多的人，活着的時候，遠離了天主，不料想在臨死的時候，藉法蒂瑪聖母仁慈之手得了善終的恩典。我們下面記述二三個行事。頭一個是從一封信上摘錄的，那信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塞士巴爾地方寫的。

賴「法蒂瑪之聲」月刊和聖地裏的靈水，我們看到，許多病人痊癒和罪人回頭。

我會把那靈水送給了一個患肺結核病的無信仰者。他只在政府當局，沒有按教會的儀式舉行了結婚典禮，他不曉得什麼是告解。現在來到了末日。他喝那靈水，第二天便辦了神工。以後他的婚配也補行了教會儀式。兩天後他死了，帶着活潑的信仰，真誠的熱心。在場的人都極感動。

瑪利奧桑道斯，三五歲，住波爾道，患末期結核症。但他不願辦神工，尤其不願見神父。

有一位熱心的太太，想救他的靈魂。二月十三日她充滿了依靠心，把這臨終者托與法蒂瑪聖母之手也許下，若是病人自動要求領聖事，將來她要在報上發表。

在同月廿號的早晨，並無人提醒，病人果然自動要求請神父來。他辦了神工，含着痛悔之淚領了臨終聖體。內心清潔，平安和祥的辭別了世界。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號，巴西國，巴希亞地方，安多維耶拉公學副校長，寫了信來，記述法蒂瑪聖母在該處分施了很多恩寵；我們摘取一件寫在下面。

一九二八年有一位老先生進了葡國醫院，他的三個孩子在我們學校裏上學。在某一個主日上，我們在小堂裏念經，向法蒂瑪聖母行九日敬禮。以後有一位神父講道理說，若是病人在臨死以前，拒絕領臨終聖事，我們求聖母，她還能施與有效的援助。正在講道理的時候那老人的大孫子，走到我跟前，求我給他一個法蒂瑪聖母聖牌；他拿去好給他的祖父帶上，因為那老人不願意領臨終聖事。我答應了他的要求，給了他一個聖牌。那孩子便飛跑到醫院裏去。講道理以後，我請素人念一蠟經，求着這篇道理這次能够應驗。

結果，應驗得意外的快。半小時以後，醫院裏來了電話說，有一位神父，同那老人頗有交情，去看望他的時候，他自動要求神父給他行臨終聖事。領聖事後，便安然逝世。

## 在 傳 教 區 內

奉獻給法蒂瑪聖母的第一個堂口，是墨西哥古邦高監牧區的一個會堂，這會堂是聖神會神父建立的。

聖母對這會堂寬大施恩寵，教務異常繁榮。為培植本地神職班已創辦了修道院。大堂成了新教友朝聖的目標，每月為仿效法蒂瑪總舉行敬禮聖母的典禮。

第二個是中國澳門教區的一個會堂，這會堂創辦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號。

第三個是在卒魯地方，本篤會神父管理的一個會堂。一九三一年史倍德主教行了奉獻典禮。

第四個是納利德包地方的一個會堂，經本篤會院長亞孟創立的。兩月以後，便有了一個殉教的烈士。

在墨西哥還有兩個教區也奉獻給了法蒂瑪聖母。此外托與法蒂瑪聖母的會堂尚多，我們不能盡述。

## 法蒂瑪最大的奇蹟

法蒂瑪聖母顯的最大的奇蹟，最顯著的也給人印像最深的，即是葡國的轉變。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六日，葡國革命後六個半月，成立了新政府，頒佈了新憲法。立法院長在無神派的總會議上，當法國無神派的代表面前聲稱：「這新憲法施行三年以後，葡國的公教主義便可以徹底肅清，同時國家衰敗的主要原因也可以除掉。」

為求那法律收效，為實現那預言，在葡國便發動了嚴重的教難；教民下獄，充軍和受各類的酷刑。當時情況至為淒慘，有一位共和黨員，叫榮貴拉者，看見了國家所受的損害，他說那位立法者實是國家之罪人。

卅年後第二代的人來到了，按那佛人的意見，公教主義應該沒有了。實際上却大為不然。公教青年正在里斯本興高采烈的開籌備大會，以準備慶祝法蒂瑪聖母顯現和教宗，吾天主教的雙層銀慶節。

女青年會得了優先權，她們到法蒂瑪去把聖母顯靈的態像，運來里斯本，以作開會的主席（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十二日）。

## 里斯本的慶典

四月七日聖母靈像自依里亞盆地動身，被供在國防部特備的汽車上，又有國防部派的衛隊沿途護送。在所經過的一五〇公里的長途上排着不斷頭的勝利遊行隊。路上撒滿了花，相似鋪上了花氈。在大路兩旁五到十公里以內的民衆都跑來夾道跪迎。形成兩道人牆，每到一城即有教會和文武各機關所派之代表出來歡迎。汽車前進很慢，多次需要停住，因民衆都願一瞻天后慈容，向她歡呼致敬。在所經過的城鎮中亦不乏無神黨，他們的大本營是里斯本，數年以來即從該處展開排教宣傳；現在連這些人也拜倒在聖母的膝下了。

四月八日晚，態像抵達首都里斯本。在近郊的大平原上擠滿了人；他們佇立數小時之久，以待貴賓駕臨。態像一出現，整個里斯本都沸騰了，人人跪倒聖母足前，向她歡呼致敬，熱誠禱告。這是一個不能形容的場面。態像在民間過去後，被抬進一座新建的，奉獻與法蒂瑪聖母的大堂裏。聖母在此處駐節四日，受了五十萬子女的膜拜。

公教青年會開會之際，會場裏充滿了熱心和宗徒心火的精神；情況之盛，爲前所未有。在帝國廣場爲公教青年舉行露天彌撒的時候，分送了一五〇〇〇聖體。

而四月十二日的黑夜，尤爲參加的人們所不能忘。有一位西班牙神父寫道：「論這日盛況，應立碑留念，使這信仰發展，永垂不朽。當時在郊外平原上擁來的人民滿坑滿谷；里斯本首都的市民全體動員了，再加上外來的觀衆，數目大約有五〇—六〇萬之譜。大家小聲祈禱的聲音，相似海鳴。當聖

母靈像經過之時，全體民衆向她歡呼，祈求，鼓掌，唱歌，哭泣，流淚，一總的人：熱心的，冷淡的，看熱鬧的都流淚了；只有無信仰的人不流淚，不過無信仰的人當時在那地方是沒有的。他們流着快慰，愛情，悔罪之淚……夜間火把遊行，十點鐘開始到早晨四點鐘回堂終止，但民衆仍不散去。因為預定聖母態像到五點鐘要離開首都返回法蒂瑪去，爲此他們都願等候與聖母送行，再求她最後的降福。」

「這次的信仰表現，印像之深，情況之盛，在葡國歷史上可謂空前。按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相信確是如此。」

## 全國性銀慶大朝聖會

此次舉行慶典，其他重要項目尚多，比如在葡國全國各地聖堂發動傳教宣講——只在首都一地，在六〇餘座堂內同時舉行——銀慶典禮自五月三日——十日，完全在活潑信仰與深刻熱心的氣氛中進行；而五月十三日的全國性的朝聖會，情況尤爲隆盛。

那日因爲缺乏運輸工具和天氣不好，——也許正是聖母願意叫人多作補贖——而前來法蒂瑪朝聖客人當然減少，但仍不下三〇餘萬衆。他們大半不憚辛苦，不畏風雨，徒步行來。其中有公會會員九千人，包含大學生中學生。他們仿效古時羅馬朝聖團的遺風：一看到聖地，即跪在泥濘中恭誦玫瑰經。他們在聖母靈像膝下許愿，「他們願作百分之百的完全教友，不惜任何犧牲，即或犧牲康健，甚至生命，亦所不惜。」以後他們習謁來法蒂瑪朝聖的主教們，表示他們在基督的苦路上願作先鋒，在宗徒事業上願效犬馬之勞。

這班青年人因着這不屈不撓的精神，勇往直前的英雄作風，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爲此在回去

的路上，所經各村大受民衆歡迎。

## 兒童節目

在五月十三日的法蒂瑪大慶典中，沒有各別的兒童節目。但是以後選定了五月內的末一主日和九月十三日，爲他們是向聖母表示孝愛的日子。

五月卅一日，主日，這日各地聖體軍全體集中起來向聖母致敬，獻上他們的神寶，爲感謝，爲贖罪，爲祈禱和平，爲宗座念經；又重行奉獻與聖母無玷聖心的典禮。在里斯本三千聖體軍，在有歷史性的聖喬治宮內開會，——那宮內的一切都爲紀念十字軍——樞機宗主教自任主席，主持奉獻典禮：

「至聖童貞瑪利亞，你給法蒂瑪的三個純潔兒童，啓示了使罪人悔改和挽救世界的秘訣：即是應作主動犧牲，和自願接受天主賜與的苦痛，爲補償天主，耶穌聖心和聖母無玷聖心所受之凌辱。而今我們獻與你的神寶，亦包含了你所要求的一切：祈禱，領聖體，千百次的犧牲。你尙有何願耶？法蒂瑪聖母啊，此其時矣：你只向耶穌進一言，全世界即得挽救！」

我們將我們的心同着生命，靈魂和身體一齊奉獻與你；再將我們各人的這奉獻，把整個葡國的心奉獻與你。請你收納吧！」

以後兒童向聖母獻花，以像徵精神的禮品；再向教宗致敬；呼口號：「爲和平而奮鬥！」以激勵小軍人；拜聖體；最後降福兒童和全城，畢會。參加這純潔無罪的兒童們的會議，真好相置身天上，與天使爲伍，忘却了這罪惡，死亡充斥的人間。

九月十三日，兒童先進堂參加宗教儀式，以後出堂用花裝飾十字架。那些十字架是在一九四〇年葡國本土和屬地同慶百週紀念日上重立的。

## 聖母的冠冕

與法蒂瑪聖母製戴冠冕運動的發起，便是葡國新時代開始的徵兆。與聖母加冕一事，係由女公進會於三月十二日，即教宗加冕紀念日所提議，立刻受到各方的熱烈應響也開始進行。在報上並沒有登載任何啓事，而捐款却相雪片飛來。大家一聽到這個消息，爲向聖母表示懇誠的孝愛，便不分貧富，爭先恐後的慷慨捐獻；尤其窮人更爲踴躍，他們獻出所能獻的一切，始能甘心。比如有人說：「這是我唯一的金器，牠應該獻與聖母。」「這是我死了的女兒留下的紀念品」，「這是我從軍兒子的第一個戒指；聖母保佑他。」「這以前是我父親的，他常帶在手上，現在我把它獻與聖母。」還一位女僕獻上她的項鍊，眼中含淚說道：「這是我爲我女主人的痊愈所許的愿。」總之這次有無數的珍品；結婚戒指，項鍊，家庭紀念品，結婚禮品；獻與了聖母。爲此教宗說的有理：那冠冕與其說是由金子和寶石，到不如說是由純潔的孝愛和偉大的犧牲作成的。

里斯本的第一流銀樓，承辦這藝術的工程。它不怕損失，拒納其他的委託，叫十二個最能幹的工匠，經過三月之久，聚精會神，專忙這一件工程。冠冕鑲嵌着極高貴的，重一二〇〇格拉木的寶石，內有金剛石九五〇支，重七五加拉特（量寶石之單位）；粉紅寶石一四〇〇支，重二〇加拉特；珠子三一三支；大翡翠一支，重一，九七加拉特，還有一三支小翡翠；碧玉三三三支，紅玉一七支，瑪玉二六〇支，紫玉一支，藍玉四支；共合珠子三一三個，寶石二六五〇塊。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顯現二五週年紀念日上，與聖母舉行加冕典禮。萊利亞的主教，在舉行開幕典禮時致詞中說，如果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平安之后願意這大戰，早日停止的話，我們定能等到平安的日子舉行這加冕典禮……。

這一切都是二五年來所經過的，澈底變化的，一種外面的標記。實在的，葡國大大的變化了，前後若出兩人；正如葡國主教們，在二五週年紀念上，發表的告民衆司牧公函上所說：「若有人在二五年前閉上眼睛，現在睜開，他便不認識葡國了。」

## 葡國道德和宗教的復興

論葡國國家和政治的復興，我們不欲多談，因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但願提起更有關係的道德和宗教的再生；在學校裏人又說天主的名字，苦像復懸於校舍，宗教課和宗教生活再度開放。替以前國教分離的法律，現在是與教廷訂立的友好條約和論傳教區的協議。葡國又恢復了古代的遺風：人民俱有十字軍的精神，盡忠公教，不負傳教使命。

## 這復興應歸功與聖母

玫瑰之后聖母瑪利亞降來葡國，幸臨法蒂瑪福地。自此以後，她想盡方法，完成使命，敲每一個門，進每一個家庭；差不多她沒有被拒絕過，因為人都知道：母親所在，兒子耶穌必然隨之。

今日在葡國全國大小堂內都建立了法蒂瑪聖母祭台，或至少要有一幀法蒂瑪聖母像。在很多的地方每月十三日爲光榮法蒂瑪聖母舉行彌撒，公領聖體，念玫瑰經，供聖體與聖體降福。此外或者每年至少兩次，五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過顯現紀念日。的確，在葡國已開始了生氣勃勃宗教生活的春日。

里斯本的樞機宗主教，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的演講中會說道：「法蒂瑪對葡國和全世界，並沒有完全宣傳他的奧秘。如果若人說，對葡國啓示的奧秘，不過是對全世界尙未啓示的奧秘的一種

徵兆和抵押而已，這話說的並不太過。」

## 直 到 世 界 的 邊 涯

法蒂瑪聖母敬禮在葡國以外，發展的亦異常迅速：首先在鄰國西班牙，從那裏已有很多的熱心教友來法蒂瑪朝聖；在比國，荷蘭，瑞士，意大利，瑪爾脫島、奧國、德國、匈牙利等國，有很多的忠心地點，由那裏開始推廣和促進法蒂瑪聖母敬禮。已有很多人手持法蒂瑪刊物和法蒂瑪通訊等報。在波蘭的大尼老教區，為光榮法蒂瑪聖母，於一九三七年曾召開聖母大會，有三—四萬公教烏克蘭人參加。在海外許多地方，比如：南非洲，西非洲（小地方從略），印度，新加坡，中國，日本，巴西，美國，澳洲等地，為光榮法蒂瑪聖母，建築了大堂，小堂，經堂或祭台。聖母在各地大施其母愛的祝福，而她的子女都報以感激和孝愛的誠心。為此葡國主教們，在致民衆的司牧公函上說道：「從世界的極遠和偏僻地方，從美洲，澳洲，中國，印度甚或從蘇聯把捐獻，托求，感恩：寄來法蒂瑪。一言以蔽之這都是對法蒂瑪聖母感覺興趣，依靠和靈忠的證據。無疑的法蒂瑪聖母佔據了葡國，或者能說，她更要由此開始佔據全世界。」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教宗比約第十一位在羅馬祝聖了一個精緻的法蒂瑪聖母木刻像，這是葡國著名木刻家德地的藝術作品；那像供置在羅瑪葡國學院內——新建的法蒂瑪聖母的小堂裏了。像那樣的聖母態像，已經在很多的小堂內，和私人經堂內，受人供奉。

法蒂瑪聖母御施恩之使命而來，不止是為葡國，好相露德聖母不止為法國一樣，她乃是為整個世界。諸位留意了沒有？聖母的顯現與蘇聯的革命黨有一種巧遇：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俄國革命軍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後一個月，列寧和特羅斯基在彼得格勒發動革命。同年十一月七日包爾雪維

克在彼得格勒——數日後也在莫斯科——慶祝革命成功。他的目的是想使俄國，墨西哥，依伯利安半島以及全世界都得到解放。

革命戰爭發動以後廿七天，聖母第一次顯現，在革命成功前廿五天聖母末次顯現。

在東歐的極端正燃起了革命戰爭，在西歐的極端，戰勝魔鬼的天后顯現。

她給吾人指出了惟一得救的道路：即是作補贖，避罪惡，尤其要避邪淫毛病和無恥的時魔裝束。她懇請吾人要每天虔誦玫瑰經，它是開天主寶藏的鑰匙。她促使吾人要敬禮她的無玷聖心也把世界奉獻與這無玷聖心。

## 第五章：聖母無玷聖心

### 敬禮——贖罪——奉獻

若是我們回顧聖母的顯現，當時的情景，以後的結果和對世界的關係，便能一目了然，法蒂瑪是聖母無玷聖心的奇妙顯示；她那聖心燃燒着天主的愛火，充滿了同情和母愛垂青於可憐的，罪惡的人類。天主的愛浸透了聖母的全體。爲此她在第一次顯現的時候，即要求世人爲罪惡作補贖，在末次顯現的時候她更明白的說：「他們不應再侮辱主子，因爲他被侮辱的已經太多了。」她關心天主的尊嚴因罪惡而受損失，所以她勸人躲避罪惡，爲罪人作補贖；這也即是她在法蒂瑪顯現使命的中心。

聖母那對人類的同情心，和母愛是偉大的，因爲她在永福的天際，看見了在現世和來生威脅吾人的災禍，便不安於心，她想拯救吾人，並督促吾人勉力自救——因爲人可以自主——因着祈禱，補贖，避惡，行善以求免於那災禍。爲幫助我們的貧弱無能，她又給指出了方法，即是念玫瑰經——這是開天主寶庫的鑰匙，恭敬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和奉獻與這聖心——它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天主與靈魂之間的和平担保。

在顯現的過程中，這啓示便越發顯明了。

當天神顯現的時候，準備孩子們爲接受將來聖母的顯現，提起聖心將施恩寵的計劃來，便把耶穌聖心和聖母聖心聯在一起了。

聖母在第一次顯現的時候，已要求孩子們，行刻苦，作補贖，爲補贖人類辜辜負義，使聖母無玷

聖心大為難過的罪惡。

在第二次顯現的時候，那女子指給他們一個被針刺包圍的心。孩子們立刻認出，那是要他們作補贖和賠償的聖母聖心；並沒有人解釋，他們也曉得，因為那像已經說明了一切，又因為那美妙的女子以前提過，為作這次顯見的準備。

## 首瞻禮七和奉獻世界

繼而是第三次顯現。這次顯現的內容最為豐富，主要重點即在敬禮聖母無玷聖心。聖母不特重申前令，要求人作補贖，而且指明，人應該敬禮她的無玷聖心，尤其在每月首瞻禮七，那日，如同預防的方法，人應該特別舉行恭敬聖母聖心的敬禮，因此很多靈魂可以得救，和平可以保持，或是恢復。把世界和X國獻與聖母聖心，在其他的一切功效內，尤其可以加速世界和平的實現與X國的回頭。

那三位小牧童經過顯現以後，生活為什麼有了轉變，在這一方面，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釋。他們自從得了這天上的消息以後，便成了恭敬聖母聖心的理想模範；他們懇誠的愛這聖心，多次談論牠，呼號牠，為安慰牠，為補贖牠所受的凌辱和謾罵，他們擴大克苦的範圍。小雅琴更得了天主另外的光照，他澈底也正確的理解那天上啓示的意義。露茜用還話給我們肯定的說明了主子的意見：「雅琴在進醫院以前對我說道：『不久我要進天堂；你留在人間，為告訴人，主子願意在世界上創辦聖母聖心敬禮。若是你到了應該說話的時候，請你不要躲閃！你告訴一總的人，天主要藉聖母無玷聖心分施聖寵，人也該因這聖心求天主的聖寵；耶穌聖心，聖母無玷聖心都該受恭敬。人應求聖母無玷聖心施與和平，因為主子把和平托給她了。』」

## 關於五連續首瞻禮七聖母許了極大恩典

聖母後來的談話，把以前的加以補充，尤其對於怎樣作補贖，怎樣舉行奉獻，有所指示。但這些指示，我們還不能完全發表，我們只發表第二部分，大家已應該滿意。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號聖母抱着耶穌聖嬰在一塊雲彩之上，發現與露西。聖母手指那團着針刺的聖心；耶穌也手指那心說道：「你要同情這慈悲的心，牠因人類的辜恩負義不斷的受着痛苦……」聖母又說道：「我的女兒，請看我這團着針刺的心……不知恩的人類，因着辜恩負義把牠傷透了。最底限度你要設法安慰我……凡在連續五個月的首盡禮七上，辦神工，領聖體，念玫瑰經，與我聚會，即是默想玫瑰奧義，是為我補償的意思，歷十五分鐘之久，那麼我就許給他們，在臨終之時，援助他們，為得救必要的聖寵。」

兩月以後，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號，聖母抱着耶穌又顯現給露西。這次耶穌鼓勵她，宣傳聖母無玷聖心的敬禮，雖然有神父為難，她因着聖體的幫助，都應該勝過。露西問耶穌，是否人應在首盡禮七辦神工，或是在那一主日內，不拘那一天，辦過神工也够了？耶穌答以够了，只要他帶着領受領聖體也按着上面說的意思就夠了。

## 聖母無玷聖心敬禮的主要成分

一、每天念玫瑰經，論這一條聖母提過六次之多；

二、每首盡禮七舉行敬禮，如同首占禮六對耶穌聖心一樣，念玫瑰經，領聖體，為補償的意思念經，行一次或兩次克苦（最後的一條很重要，不要忘記！）

三、五個聯續的首占禮七舉行敬禮。辦神工（如同上面說的，在那一主日內，不拘那一天，辦過神工都可以，但是要緊帶着領受領聖體）為贖罪領聖體，默想玫瑰經奧義一刻鐘，確定是為恭敬，安撫聖母無玷聖心也為牠作贖償的意思。默想玫瑰經奧義；默想一端或數端；不念玫瑰經，但選出一端

作默想，或念着玫瑰經，遂端默想。五個聯續的首瞻禮七敬禮，若重復三次，共有十五個首瞻禮七；那麼每次默想一端奧義正合適；

#### 四、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

法蒂瑪聖母明明的要求，把世界，特別是×國奉獻與她的無玷聖心。但是只有教宗，以公教大家庭父親的資格，以擁有乾坤全權基督代表的資格，能舉行這奉獻，因為基督把全世界的，以他的寶血所救贖的靈魂都托與他的照管了。教宗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卅一日，即是在顯現的廿五週紀念日，舉行閉幕典禮時，果然把世界奉獻與聖母無玷聖心了；於同年十二月八日於伯多祿大堂又重行奉獻一遍。對於至高的主宰，我們應該表示無限的感激，因為他在這世界多難的時代，按他預定的奧秘計劃，施與我們這樣非常重大的恩寵。

最重要的一步已經完了，但為得到聖母所許的全部功效，次要的一步也必須要作。因為天主的聖寵雖然都是有効的，但是必須我們的合作。

繼教宗奉獻了世界以後，還應該推廣宗徒事業，把教會的，和國家的個別團體，相主教區，本堂區，家庭以及個人，都奉獻與聖母無玷聖心。再者耶穌聖心願欲與他的聖母聖心同被恭敬。徹底瞭解奉獻的意義，和這樣完全自覺的生活也是要緊的。高斯達連樞機主教在奉獻他的教區的時候，曾說道：「恐怕我們的奉獻只是無價值的言語，沒有同實際的奉獻，聯合起來——即是把完全的自主權，身心和生命奉獻與天主。應該記住，口裏念念奉獻的經文，還不是奉獻；而真的奉獻乃是在聖母的特別保護之下，實現教友生活程序和執行正式的責任。」

## 聖母聖心敬禮的歷史

聖母無玷聖心的敬禮在聖教會內不是新創，乃是根據聖經。聖經上多次指明聖母聖心，為救世奧義的寶庫（路二，一九與五一）；又說這心對於天主充滿了愛情和感激（路，一，四六），對於人俱有同情的管照（若二，三）；說祂同耶穌聖心一齊受了致命的刑罰（若一九，一五，路二，三四），也提到過祂的純潔無瑕，祂的信德，謙德和其他的德行（路一，三八和四五；豆一，二二）。

教父們對於這寶庫，也曾加以研究。在他們的著作內，不難搜集關於聖母聖心的言論，他們都歌誦祂的優點和無比的聖德。

在中世紀的聖義學家內，和以後的聖人，神學家，神修家內，不乏恭敬聖母聖心的人，如同恭敬耶穌聖心的人。

但是聖母聖心的敬禮被插入聖教禮儀，却由聖猶德一六〇一——一六八〇開始。聖人充滿了愛耶穌聖心與聖母心的愛火，為這愛火所迫，在天主的光照之下，給聖母聖心首創敬禮；為此聖人應算這敬禮的發起人，導師和宗徒。一六四三年，在慶祝第一次耶穌聖心瞻禮前十年，聖人同他的修士已經過聖母聖心瞻禮；而正式的加入禮儀的慶祝，則在一六四八年開始。

從此以後很多主教允許，在本教區內，施行聖母聖心敬禮。教宗對於這敬禮，曾表示贊助與嘉許，不過還沒有下一個決斷。而且相反的，一七二九年耶穌會神父加利非呈請禮儀聖部規定耶穌聖心與聖母聖心瞻禮為全聖教會瞻禮，而這請求被聖部駁回。

後來楊森邪說被戰勝以後，這兩個敬禮便擴展起來。當然耶穌聖心敬禮先列入禮儀。一八五六年比約第九世規定耶穌聖心瞻禮為大雙典瞻禮；良第十三世提陞為頭等雙典瞻禮。耶穌聖心，在良第十三世舉行奉獻世界典禮之際，曾大受光榮。迨比約第十一世發表「最慈悲之救主」通諭時，耶穌聖心瞻禮成了禮儀中的最高級瞻禮。

或有人說，聖若瑟跑到前邊去了，因為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卅一日，他被宣布為全聖教會的主保，他的瞻禮成了頭等帶八日節的瞻禮。那也是對的，但在這段時間內，聖座為聖母無玷聖心，作了兩件重要的措施：一、是比約第七世（一八〇五）准與請求的修會，和教區過聖母聖心瞻禮；二、是比約第九世（一八五五）准可聖母聖心彌撒和日課經，但仍限於一定的地區。

其間聖母聖心敬禮，日趨擴大。有好些修會團體選擇了聖母聖心，或是同着耶穌聖心，為該修會斷斷之名稱；相這樣的修會團體，在一九世紀，不下廿單位之多。為比能說，聖母聖心敬禮繼耶穌聖心敬禮之後，在教友們中間，的確有了很顯著的位置。

贖罪的思想，在一八世紀，加利非神父雖曾一度熱烈的提倡過，但起頭的時候並不明顯；到了近年却得了強大的反響。為此康伯納寫道：「時候已經迫近了（不是先知亦可預知）贖罪思想要成為這敬禮的主要部分。」果然應驗了，即是在法蒂瑪聖母顯現的時候，贖罪思想發展到了頂點。

這敬禮在教友間傳佈愈廣，奉獻世界與聖母聖心的願望亦愈切。奉獻與聖母聖心的典禮，在聖教會內，已是古來的習尚。聖猶德即把這典禮列為聖母聖心敬禮的主要部分。真福格里寧蒞聖役會極熱心的促進了這思想。

在公教信仰活躍的時代，許多國家和城市爭相受聖母仁慈的保護。匈牙利的聖王史德芳（九九八—一〇三八）宣佈聖母瑪利亞為「匈牙利之后」。葡國在牠第一位國王的時候（一一三九—一一八七）即自稱為「聖瑪利亞之邦」。以後於一六四六年訂立正式法律，恭奉無染原罪聖母為本國主保，同時並許下與這天后每年要納五〇克魯撒道斯（*crusados* 十字軍時代的幣名）金幣的稅，而且誓守此規，始終不渝。法國於一六三八年，奧國於一六四七年，波蘭於一六五六年，經牠們的國王分別奉獻與聖母。在意大利自謂為瑪利亞之域的城市多不勝數。

一九〇〇年以後奉獻世界與聖母聖心的運動日趨展開。因為人總以為把世界奉獻與耶穌聖心還不夠，必須再奉獻與聖母聖心，加以補充，才算圓滿。

一九〇〇年耶穌會神父德加浦斯，在陶魯賽的總主教祝禱之下，發起這運動；他在羅馬呈遞一份，經數百友人簽名的呈請表，要求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一九〇六年，在李治德樞機主教贊助之下，再給聖座呈上一份呈請表，此次簽名的信友七〇七八四五名之多。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二〇年猶德會的總長製訂了徵詢意見的新簿子，在短期間內便有很多主教，神父和教友簽了名。差不多每次開聖母大會時，都決議加強和擴大這運動。一九三〇年在露德開的大會，熱烈的許了，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的願；願文由在場的主教撰成，以後轉呈於教宗比約第十一世。其間奉獻教區的典禮更屢行不絕。

一九一四年召開國際聖體大會的時候，「無染原罪聖母之城」呈請教宗比約第十世允准，他的代表在大會上奉獻世界與聖母聖心。但教宗答以，舉行這純粹瑪利亞性質的典禮，在聖體大會上，更好地加以保留。

不料天主的照顧，願意藉着法蒂瑪聖母顯現，以督促這奉獻的實現。

聖母在顯現的時候，表示的要求，鼓勵了葡國主教們，奉獻自己的教區和祖國，與聖母聖心；這時無神宣傳，正在開始加強活動。這奉獻，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的朝聖會上實行了，又在一九三七年全國性的朝聖會上，為感謝聖母救葡國免於內戰之恩，隆重的重行了奉獻典禮。同時葡國的主教們，因為聖母施與葡國奇特的恩寵，又救葡國於內戰，為此充滿了喜樂，與對聖母的感激心；他們公上教宗比約第十一世的一封呈請表，要求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庶幾因此四面楚歌之世界，或能免於大難，基督之和平，因聖母之轉旋，在基督之國內，終能奠定。

在法蒂瑪顯現廿五週紀念日，重行奉獻典禮，是重要節目之一。在開幕（五月十三日）與閉幕（十月十三日）典禮時共舉行兩次。以後向教宗比約第十二世，也上了呈請表，請求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以上那些歷史的過程，對於今日奉獻的實施有了極大的影響。大家知道，基督代表的行動，不以私人啓示，而乃以神學爲其標準。不過能有一也實在多次有過一教宗論某事的決斷，根據高尚動機，被認爲合法，適時而需要的時候，那促成決斷的最初提議，或末次鼓勵，往往因着天上非常事件的滲入，而得到充分的證明。一九〇〇年奉獻世界與耶穌聖心即是一個例子；這是由於葡國波爾多地方的一個女修院院長所提倡而促成的。

論目前的事件，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在神學原則上，是無可反駁的。那原則，與良第十三世，在奉獻世界與耶穌聖心時，所發表之通牒（*annua scriptum*）完全合調。爲加速奉獻的實行，除了教友的請求以外，尤其目前人類，遭遇的困難，有所幫助。這些困難日趨嚴重，致使真理，正義與博愛的和平，能拯救世界於困難的和平，若沒有天上特別的恩寵，已經絕望了。爲此現在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採取一個新的步驟，藉聖母的轉求呼籲天上的援救，因爲天主把他寶庫的輪匙托與她了。而法蒂瑪顯現廿五週慶典的閉幕，便是天主照顯賜與的，久爲世人所熱望的，實行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的好時機。

還當注意的，即是在歷史發展與最高神牧的措施間的聯絡，亦不可忽視。

最後，面對今日的悲劇，和將來不測的變化，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迫上我們痛苦的心頭：即是將來，誰可以拯救我們呢？無疑的，不是政客의 狡辯，不是領袖的詞令，不是銀行家的金條，也不是軍人的武器。單單的天主自己能拯救我們！然而我們必須投奔聖母無玷聖心的庇護。聖母在法蒂瑪說過，

只有她能援助我們，因為她能在天主的慈悲面前，為我們奔走；她更以和平的担保人自居，向我們正式的許諾：「我的無玷聖心要勝利！」在我們這方面呢，為幫助聖母無玷聖心得到勝利，對她的使命，我們應該與以慷慨的協助和呼應才對！

### 奉獻世界與聖母無玷聖心誦

至聖玫瑰之后，進教之佑，人類之託，天主聖戰之常勝將軍。我今懇切伏爾座前，堅信定邁爾之慈憫，領受爾之恩寵，並目前患難中及時之助佑。斯匪因我之功，蓋我卑微，不敢言功，實因爾慈母聖心之無限仁愛。

瑪利亞無玷聖心！際此人類歷史慘痛之時，不僅將飽受苦難，流盡聖血之耶穌之奧體聖教會，託付於爾；更將因利害而交惡，恨火燎原，致成爲自身罪惡之犧牲者整個世界，一併奉獻於爾。

懇爾大動慈悲，哀此物質與道德之淪喪；幾許痛苦患難，幾許父母兄弟夫婦之愉悅；幾許無辜兒輩之筑筑無告；幾許青年之橫遭挫折；幾許肉體之慘酷殘殺；幾許靈魂之慄慄危懼；更有無數靈魂，茫然彷徨乎永生喪亡之危途！

吁！仁慈之母，請爾轉求天主，早賜和平！尤賜驟轉人心之恩寵，及準備調停並確保和平之恩寵！和平之后，爲我轉求，賜此千戈擾攘之世界，以民衆渴望之和平。亦即其於真理，公義及基督仁愛之和平。不寧使于戈化爲玉帛，抑且賜心靈以和平，俾在方域瀟憂中廣傳天主之國。

懇爾庇蔭無信仰心者，與被困在死影中者，賜之和平。俾藉真光之啓牖，在普世唯一救世主前，與我等同聲歌頌：「天主受享榮福于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地」。爲彼或因誤會，或因失睦而分裂之民族，特爲昔日曾敬慕爾聖容者。懇爾亦賜之和平，俾重歸基督之一棧一牧。

懇爾賜天主聖教以全面之和平，完全之自由；挽回新外教哇物之狂瀾；堅勸信友貞潔之愛好，善度教友生活，熱心傳教，俾敬奉真主之臣民，德業日進，數量日增。

吁，我等之母，普世之后！憶昔曾將聖教並普世人類，奉獻於爾子耶穌之聖心；所有願望盡屬與彼，使作人類勝利之象徵，並救授之朕兆。今日亦一併奉獻於爾及爾無玷之聖心；俾賴爾慈愛，輯爾庇蔭，促進天主神國之勝利；並使天下萬民，平息天主義怒後，同聲讚頌爾為殊祐者。爾後普天率土，均將以光榮摯愛並認識耶穌聖心之熱情，興爾世世歌頌「我靈感頌天主」；蓋惟因耶穌，人類方獲真理，生命與和平也。（節錄曙光）